

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高雄獎

小說組

散文組

新詩組

台語新詩組

## 眺望新時代的高雄風景

二〇一七年的打狗鳳邑文學獎，各家好手的作品，可謂皆擁有一個共通處，那就是濃厚且新穎的時代性；從囊括高雄獎與新詩首獎的〈52 赫茲〉，到小說、散文、台語詩各類得獎傑作，皆深刻表述出高雄的地方精神的深與廣，從自然生命、城市生活乃至高雄人的生存哲學，刻繪出一幅氣勢恢弘、又細節深美的高雄風景。

若有人問道：高雄究竟是一座甚麼樣的城市？高雄人可以驕傲地挺起胸膛回答：高雄是一座既古老又新鮮的城市，一座重視地方美學與生活質感的宜居所在，也是一座文學氣息濃郁的文藝之都

舊名打狗的高雄，從工業重鎮與港都重心，經過五十年的轉型與求變，如今，高雄不僅保留了珍貴的歷史遺產，在臺灣史的發展脈絡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人文與藝術層面，我們既珍惜過往的豐厚基礎，也重視要開拓獨特的時代新局。因此，在高雄，我們可以欣賞宏偉的港埠吞吐著落日與浪潮；可以置身熙攘的市都心享受現代化的繁華便利；更可以透過歷史的厚度去積建知識的美舍，拾握文學的健筆書寫高雄的記憶和高雄人的獨特性情。

回顧高雄的文學傳統，自日治時期起便奠定下堅實的基礎。如小說家鍾理和、文學運動者葉石濤、詩人余光中等，這

些早期的文學家與文化人，為高雄的文學土壤累積了豐盛的營養，後續滋養著一代代創作者的筆墨，在舊土上綻放鮮卉。如巴代、蔡素芬、李進文、孫梓評、王聰威、凌性傑、胡長松、楊佳嫻、夏夏等，這些青壯世代的寫作者們，皆對高雄懷抱著深厚的情份、擁有特殊而真情實感的在地經驗，並將此注入寫作者的筆端，形塑出高雄獨有的地方書寫風貌。

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作品集，集結了眾多文藝創作者們嘔心瀝血投入的成果，我們得以一次又一次驚喜地看見，各種屬於高雄的過去與未來的生動面貌。這些來自高雄和各地方的寫作者，以文學性的字彙描繪我們日常所見的高雄風土，以及即將可見的高雄未來學，從平地一字一句地砌積、打磨，最終築構了一座富涵高雄在地美學的文字高塔。

在廣袤的文學原野上，新生的文學活力已盛壯萌芽，描畫著一幅幅人心與土地交融的動人風景。至今已邁入第七回春秋的打狗鳳邑文學獎，也代表了生活於島嶼與海洋之上的高雄人，正雙腳踏著繁華過往與嶄新前景，以美好的文字和在地的書寫，透過眾多優秀的寫作者集結合力，召喚並引領著我們凝眺新時代的大埠風景。

高雄市市長

陳菊

市長序 003

## 多元敘事的地方美學

人們生活的環境，如時空累積的層層岩脈，岩層中的人事變化，便是提煉文學純度之處。而在高度現代化與都市化趨勢下，文學作品更展現出對於城市生存狀態的思索、性別的梳理，以及被置諸時代急流之外的小人物的生命情境。

本屆打狗鳳邑文學獎，吸引各方寫作好手，以其最優秀與感人心志的作品，為高雄的人文地景與自然風景，實踐了文學的美與真。今年參與角逐的作品共有六百一十三件，其中的傑出作者和優秀作品多不勝數，能獲評審青睞獲獎項並集結成書加以出版實屬殊榮。而最高獎項高雄獎，由獲獎的十二件作品中，再討論、遴選出唯一一名獨得榮譽之作，可見得獲得高雄獎的作品，是最能深刻傳達出這塊土地特色的上乘之作。

本屆高雄獎暨新詩首獎，此次由王怡仁的作品〈52 赫茲〉奪魁。在汪洋中獨游的巨大鯨魚，發出唯有自身才知傾聽的音頻，被命運的孤獨包圍，卻懷抱著廣闊的自由的靈魂，反證出自我存在的意義。而本次新詩組作品多注目於南方，傳唱來自鄉土的交響詩，呈顯沉靜詩心，期望未來優異詩篇不斷連綿湧現。

本屆散文組的作品呈現出散文最可貴的本質，個人生命以城市地方為脈絡，書寫生活中種種憂喜悲歡，讓心與心藉

著文字相互貼近。陳馨妍的〈空谷・幽蘭〉，描寫都會女性的生存處境，以及城市生活中種種微細的體感細節，陰性書寫的特殊風格，使其榮獲本屆散文類首獎。小說組主題相當多元，在美學技巧方面，也是多音交響，眾聲喧嘩，呈現一場繽紛繁美的文學競技。張蠟雪的小說〈豪宅裝潢中〉，書寫一齣小人物們的都市荒謬劇，襯托出生存於城市的黑色幽默哲學，榮獲本屆小說組首獎。台語新詩組作品亦徹底發揮其語言特色及在地風格，多以地誌結合人物為主軸，透露對土地的深刻情感、貼近社會脈動。首獎作品陳利成的〈記念戰爭俗和平記念公園〉以親土親人的在地方言，展現出台語本身的語言活力，以及在詩歌語境下獨創的詩意。

打狗鳳邑文學獎至今已邁入第七個年頭，我們盼望，透過文學的不輟耕耘，將高雄的在地特色與人文性格，透過寫作者們神妙的筆鋒，無論描寫港埠古城或現代生活，皆能為擁有古老傳統與當代新意的這座城市，以文字描圖，拓為繁美的人心風景。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局長序 005

# 目錄

## 高雄獎

- 010 王怡仁 〈52 赫茲〉  
018 高雄獎評審會議紀錄

## 小說組

- 042 首 獎／張羸雪 〈豪宅裝潢中〉  
070 評審獎／沈信宏 〈今天天氣真好〉  
100 優選獎／夏靖媛 〈濃紅色玫瑰〉  
122 小說組評審會議紀錄

## 散文組

- 146 首 獎／陳馨妍 〈空谷·幽蘭〉  
158 評審獎／沈信宏 〈負責吃的人〉  
170 優選獎／梁評貴 〈朽木〉  
182 散文組評審會議紀錄

## 新詩組

- 212 首 獎／王怡仁〈52 赫茲〉  
220 評審獎／毛毛弗斯〈我缺席的人生〉  
226 優選獎／游書珣〈永夜調〉  
232 新詩組評審會議紀錄

## 台語新詩組

- 268 首 獎／陳利成〈記念戰爭佾和平記念公園—寫予台灣老兵許昭榮〉  
274 評審獎／柯柏榮〈打狗風雲〉  
280 優選獎／陳正雄〈食夢 è 獸—讀葉石濤作品集〉  
288 台語新詩組評審會議紀錄





# 高雄獎

高雄  
獎

---

# 〈52 赫茲〉

王怡仁



---

### • 作者簡介 •

王怡仁，身分證開頭是「Y」的台北市人，血液裡面有凱達格蘭的基因，現住大肚山左近；從事廣告撰文特約工作。曾獲聯合報新詩評審獎、菊島文學獎新詩獎、浯島文學獎新詩獎、磺溪文學獎新詩獎、打狗鳳邑文學獎新詩獎……等，作品等待結集。

### • 得獎感言 •

52赫茲，一隻鯨魚；牠孤獨，  
但是牠——畢竟有自己的聲音。  
在太平洋之濱的島嶼台灣，與在島嶼邊緣寫詩的我，  
似乎都有某種相同的處境——一種命運的無形扣連。

我們要唱自己的歌，撞擊黑暗的礁岩，讓世界聽見。

謝謝高雄，這個文學大港；也謝謝評審們，那麼善意的眼光！  
這首歌——還有人聽見。那麼，我要再開始編製新的曲子了！  
謝謝大家！希望我們還可以在更大的海洋——彼此看見，那時  
我也還會記得，繼續為你唱歌！

泡沫，能為大海再多說一些什麼？  
我不介意——活得比任何質數還孤獨  
我知道「52 赫茲」還不是我族最高的音頻……  
也不計較在那被海染藍的隱形的長鬚上  
人們的臆測必然挾雜著一種莫名的同情與好奇

金陽在白晝將我騰舉，藍月在暗夜  
又將我壓制……深情，為何不是  
另外一種蔚藍？破冰船的傾軋聲  
不時犁過我的胸膛，5 度 C 的淚水中  
我清楚地感受 有一種我慢慢熟悉的  
痛；浪遊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島  
近一萬個與北太平洋等重的日子  
難以被波濤證明，我知道  
孤獨與自由共用相同的肺臟

在臭氧與極光的罅隙，你看  
滿天都在滴漏……無論離海多近  
月光照亮的琉璃瓦片無法承接我的歌聲  
是的，我也有自己的母音與旋律  
對冰山與陸地無邊的吟唱，低低的  
就好，簡單卻也自成一種飛逐的賦格  
可以感受鬱藍的寂寥與壯闊  
直到那些天地無解的 成串音符  
擱淺成被濤浪一再撫慰的細沙

認識我的 或許只是天空的  
一點白或者大海的一粒鹽……我還是  
要唱——用「52 赫茲」丈量世界的景深  
在比我的年紀還老的海溝深處  
一群聒噪的磷蝦與一艘無聲潛艇剛跟我  
擦身而過，我知道我必須與深水炸彈  
與流刺網 與天地最孤獨的藍 和解……  
仰躺在無人可以探測的海溝  
傾聽星星在銀河叮叮噹噹的迴響：  
所有的猜測都說 我的寂寞就是  
海的寂寞，卻沒有人仔細聆聽  
孤獨與自由其實相互指涉；甚至  
沒有任何鰓鰓與鱗鱗知道：  
這喜悅與痛楚跟我慢慢地貼近  
水滑的脊背就要比月光透明了  
我還是要繼續唱歌  
直到山脈起伏 碎為浪沫  
流血的腹肢還可以在月光下  
層層為你攤開風景

歌聲是我化石不了的甲骨文  
我唱 藍色最高的詠嘆調  
哪怕祇剩周身斑駁的藤壺與茗荷介與我共鳴  
我是一顆深海難測的浮石  
他日 將死 為島  
讓大海無邊收藏

註：

52 赫茲鯨魚 (52-hertz whale) 是一條在太平洋出沒，發出不尋常聲音的鯨魚。由於其叫聲的頻率 52 赫茲，比起任何已知品種的鯨魚都高很多（藍鯨的頻率為 10-39 赫茲；長鬚鯨為 20 赫茲），因此科學家認為牠的叫聲一直無法被其他鯨魚接收得到，所以亦稱牠為「世界上最寂寞的鯨魚」(The world's loneliest whale)。——網路維基百科

高雄獎的評選，由各徵件組別的前三名混合評選，各作品獲得前三名已相當優秀，再一起評比，確實需經一番深入的討論，並將「高雄獎」的意義考慮進來，選出可以代表城市，無論是就地景或城市情感，或任何的寄寓，足以和城市之大氣謀合，當然最終仍要訴諸文學性。

將台語新詩、華語新詩、散文、小說一起評選，縱使文類不同，表現技法不同，但這不構成評選上的困難，文學的形式得有思想的結合，在評選會上，除了討論技藝，思想也是最後相當重要的決定因素，畢竟文學的目的在情感的打動，作品能在其使用的技巧上適切傳達思想情感，得到多數共鳴，就是成功之作。

新詩〈52 赫茲〉便是在評審多數贊同的情況下，獲得今年的高雄獎。

發出音頻 52 赫茲的這條鯨魚，叫聲無法受同類傾聽，在大海中顯得孤獨，作者傾力書寫 52 赫茲鯨魚面對孤獨的態度，描述這條鯨魚相當能與命運自在相處，具有悠游的姿



態，因而也獲得一種無拘無束、自在從容的自由，或說從寂寞中反身更意識到自己的存在。

作者的詩句優美，比喻與情感意象隱含暗喻，可延伸釋意，這是詩的美麗意境，明巷裡有暗影浮動。雖是鯨魚的個體吟唱，觸及的空間與思考層面卻壯濶。所以，〈52 赫茲〉是孤獨的自我、是自在流動的意識、是靜觀周身處境不愠不怒的大海浮沫、是無邊大海的一座孤島、是化為天地間一縷悠悠的存在。

評審寄望這首詩表現出的壯濶氣象與深層的孤獨體會，及其隱喻可以成就「高雄獎」的氣度。歷年的高雄獎，曾選出小說、散文等作品，今年由新詩獲得，也同時勉勵了各文類作者——高雄獎的質感是由作品的質感肯定的，無論哪個文類，都有機會藉作品本身的質感得獎。

## 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高雄獎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2017/10/15（日）16:00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出席評審：蔡素芬、李志薈、曾貴海、胡長松、凌性傑

列席：文化局 - 陳美英、林美秀、陳媠如

《聯合文學》雜誌 - 周玉卿、溫耘安、王巧惠

紀錄：黃子柔

攝影：劉子嘉

### 議程：

本屆高雄獎由每組文類的三件得獎作品入圍高雄獎，總共有 12 件，請每位評審投兩票，投票的結果得票 3 票 1 名，2 票的 2 名，1 票 3 名。如表列：

類別	作品名稱	複審得票數
小說	〈豪宅裝潢中〉 (李志薈、凌性傑、胡長松)	三票
新詩	〈52 赫茲〉(曾貴海、蔡素芬)	二票
小說	〈濃紅色玫瑰〉(曾貴海、凌性傑)	
台語新詩	〈食夢 e 獸—讀葉石濤作品集〉 (蔡素芬)	一票
台語新詩	〈打狗風雲〉(胡長松)	
散文	〈負責吃的人〉(李志薈)	

- 一、推選主席：評審委員推舉蔡素芬委員擔任會議主席。
  - 二、請各委員討論本屆入選高雄獎作品
- 主席與評審討論後決定由一票、兩票、三票作品的順序開始討論，最後再進行作品決審投票。

### ◎一票作品討論

#### 〈食夢 è 獸－讀葉石濤作品集〉

**蔡素芬（蔡）：**葉石濤寫台灣文學史綱，是第一個把台灣意識提出來的人。他對抗政治主權的意識很明確，對台灣文學留下非常重要的意見。作者熟讀葉老的作品，從其作品裡面去發想。寫出葉老的精神，寫他對文學的堅持、對台灣意識的思想。以台語文的朗讀來說，這篇寫得蠻優雅的。我看了幾年的高雄獎，希望可以選一篇對高雄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能在高雄獎入圍作品看到有人寫葉老讓我很心動。想請教在座各位的看法。

**凌性傑（凌）：**我這次兩票都投給小說作品，原則上我一直期待可以從台語詩或新詩選出高雄獎。可是，這幾年看了一些文學獎作品，發現新詩跟台語詩出現一種得獎腔，它會藉由某個事件或某個人物來創作，這樣比較不容易看到寫作者的個性。這一次的新詩跟台語詩得獎作品，特色是依託在某一

個作家或某一個事件上，看不出寫作者自己的個性跟個人獨特的筆調。這點讓我有點遲疑。

**胡長松（胡）：**這首詩寫了袂 bái。其實我 kap 凌委員講 ê 全款，我認為家己的精神 kap 思想，mài 借歷史上逐個人攏知影 ê 來寫。這首詩已經介入葉石濤 ê 作品。假使作品有倚名才討論家己 kap 葉石濤先生 ê 互動按呢就真好。若是佇無註明作者名 ê 比賽，無法度看出這個詩人本身 kap 葉石濤先生 ê 互動是按怎？甚至嘛有其他 ê 評審講「按呢寫，著獎是毋是較方便？」。翻頭來看高雄獎，伊已經毋是干焦 leh 看作品 niâ，凡勢咱愛斟酌 ê 是敢有法度藉這個獎揀出一個有才情 ê 人。這是我 ê 看法。

**蔡：**我覺得這是切入觀點的問題，如果要表現作者的個性，寫作時是採取一個客觀或是主觀的態度。如果是客觀的態度，有沒有把他的精神寫出來？或是寫一個地景有沒有把人文性或是歷史上的事件寫出來，好反映出這個地方？同樣的，要客觀描述這個人，反而必須保持一個距離，避免侵入它。這篇其實有他自己的觀察，從他的作品裡面他整理出對葉老精神的肯定。我把這篇看成是一個比較抽離自己但不是沒有關連的一個客觀敘述。

**曾貴海（曾）：**葉老是很熟悉的前輩，他的思想、作品也

有很高的評價。不少人會寫鍾理和、賴和、蔣渭水或楊逵，如果寫了都得獎，以後的作家就會照這個方式去寫一些已經在歷史上定位、得到評價的前輩。這樣會產生過度的文本交會。這樣文本的借用，就是把過去的已經發生的事情重複再講一次。我們希望一個人寫了作品能讓人相信他所寫的事情，或是有新的創作。文本過度使用可能產生一些抄襲、複製。所以打狗鳳邑文學獎幾年下來有一個默契，這樣的作品不管多好暫時比較不考慮。剛剛主持人講的觀點我同意。但是像這個情況我會避開選，以免變成一種寫作慣例。

**李志奮（李）：**兩年前我也擔任過評審，我比較希望詩有機會得到高雄獎。詩受限於篇幅，在這樣的比賽裡面稍微吃虧。今年不管是台語詩或是新詩，成績都比兩年前來得好一些。尤其這兩首台語詩，包括〈打狗風雲〉，文字都非常有力。基本上我同意前面三位評審所談的。當然不一定寫名人就會摒除在得獎的考慮之外，而是他有沒有辦法突破那個格局？創造性有沒有辦法出來？我們比較期待可以看到這樣的作品，寫葉石濤有沒有辦法有不同的格局，或是有其他創造性的精神出來？今年比以往更向前邁進，這部份至少是一個正向訊息。

### 〈打狗風雲〉

胡：其實我 ê 心內有一點仔礙 gioh（不舒坦），我個人感覺上好 ê 台語詩並無選入來佇今仔日 ê 會議內底。我一向真向望（ng-bāng）台語文學佇咱高雄在地得獎，有這個獎就有基礎佇遮，這點我足感謝。第二部份，我確實真期待台語文學有一工得著象徵性、代表性 ê 高雄獎。這 má 我代表台語新詩組 kā 大家講這首 ê 優點 kap 缺點。伊 ê 好處是伊 ê keng-keh（格局）誠大，伊 ê 台語誠順。伊 ê 缺點是伊有點出問題毋閣結論 siunn 弱。閣來，伊有一寡細節攏無寫出來。譬如講內底講著馬卡道，但是伊無經營馬卡道彼个形象。第二，四百冬 ê 歷史一下仔就過矣。雖然對五十 tsōa ê 詩來講，遮長 ê 歷史有較硬（ngē），總 -- 是上起碼愛寫一寡細節。細節起造一个詩 ê 形象，詩是一種形象 ê 思考，當你有這個物件詩會展現著較好。這是伊較可惜 ê 所在。最後，若欲作一个高雄獎，伊敢有法度去 kā 這個物仔 khng 佇「對後一代重要，會使代表打狗文學」？這部份我會較保留。

曾：我對這篇比較沒什麼看法。從 1554 年林道乾柴山平埔夜奔開始，四百年歷史本來可以寫一首很長的史詩，卻縮成七行，不管再怎麼厲害的人也沒辦法寫出較反省的史觀和文學。作者必然會面對一個問題，所寫的內容一定會漏掉什麼東西而不完整。比如，去年我擔任評審曾談到「改變台灣最強、最大的事件就是美麗島事件」，但是這樣有建設性、有反抗性的美麗島事件沒幾個人寫。這樣一比，有時候會覺得再

等一下是不是會有更好的作品出現？

**蔡：**葉石濤那一首的詩句我覺得比較順暢易讀，它有一個節奏感。不管是寫歷史或地理，以詩詞來講它有一定品質。在我的觀念裡，它有詩意存在。然而這首短詩要容納這麼多的歷史顯得太空泛了點。什麼都想談，沒有一個突顯的重點。而且它的用字是不是有點太嚴謹、講究？以致於有些字不知道口語該怎麼讀。

**胡：**有个人伊用字較雅言、較屬文言文彼个系統ê時，你會感覺伊ê用字較罕見。

### 〈負責吃的人〉

**李：**我其實在〈52 赫茲〉跟這一篇之間猶豫，後來我選了散文。這一篇是三篇散文裡面最質樸的一篇，沒有太多技巧，文字也很樸素簡單。可是它在主題的控制跟節制內斂上面做得很好。題目是〈負責吃的人〉，裡面談到很典型的台灣女性在家庭裡的處境，負責張羅一切，而先生就是飯來張口。題材非常小，可是整篇文章作者寫起來怨而不怒，又有一種嘲諷跟淡淡哀傷在裡面。這篇的控制不會太張牙舞爪，其他兩篇散文可能缺點更多。某種程度它點到了台灣家庭現在很重要的新問題，年輕人為什麼不願意踏入婚姻生活、生小孩？

在這個觀點上，我支持這件作品。

凌：這篇有它的優點。它的題目刻意說出一個雙關，表面看起來不太設計，其實它經過層層設計。題目〈負責吃的人〉，第一個就是負責準備食物的人，第二個就是負責把食物解決的人。這樣子的一群人其實都是家庭的成員。他刻意地把妻子對丈夫的抱怨用比較輕鬆的方式去處理。可是，我覺得會這樣寫應該是積怨蠻深的。第一行「我們都是負責吃的人」，最後一行「我們，都是負責吃的人」這樣的斷句方式其實效果不大，很是可惜。如果作者願意再挖深現代女性角色的扮演，還有她在家庭中那種宿命的抱怨，這一篇會更精彩。

## ◎兩票作品討論

### 〈52 赫茲〉

曾：〈52 赫茲〉這首詩是最近新詩裡面比較完整的一篇作品。它主要談鯨魚，基本上談到孤獨與自由這樣的主題，孤獨與自由是相互指涉的。它整個語法結構非常暢順，語法的密度也夠。它所表達的東西也非常清楚，修飾詞稍微多了一點。第二段、第三段它強調牠有「自己的母音與旋律」。我想這篇作品談來談去最後談這個鯨魚象徵台灣。我們常常說海洋文學跟台灣性，鯨魚一般在這個符號來講，牠象徵著台



灣、台灣性。第二段說牠繼續唱歌「直到山脈起伏 碎為浪沫／流血的腹肢還可以在月光下／層層為你攤開風景」，這是一種抵抗。最後一句話雖然好像太直白「他日 將死 為島／讓大海無邊收藏」。我覺得這首詩基本上寫台灣的象徵性意象，而且牠是孤獨的，牠跟周遭的關係就像台灣的孤立議題一樣。在國際社會裡面沒辦法進入聯合國，沒辦法成為一個真正實質性的國際社會的成員。這首詩裡面討論的雖然是一個要追求自己自由的鯨魚。這個在想像裡面跟台灣狀況是一樣的。也許我的想像跟它意象的隱喻可能有出入，但是我的想法是這樣。

**蔡：**曾醫師談得很仔細、深刻。文學本來就會因個人情感不同也有不同的想像，文學作品不管被讀者怎樣延伸，只要能延伸出來都是可以成立的。這一首我看得比較單純，我覺得它在寫自由，寫那種孤獨跟自由之間的差距。他所用的詞相當地美。牠最後回到命運自在的一種狀態，牠必須去接受孤獨跟自由。孤獨的時候你也得到一種「自由」，因為這個時候比較深刻能夠了解自己。我覺得他這個心境鋪排得很棒。即便最後一句寫得太直白，這個句子還是很美。「他日 將死 為島」，死了之後牠就是大海的一具很大的軀體，像島一樣的「讓大海無邊收藏」。這整個意境是進入一種很自由的自我。我喜歡這一首內在的質感。但是它有些地方寫得有點浮濫，「孤獨與自由其實相互指涉」，「指涉」這兩字講得太明反而失去味道。

凌：今年我讀到很多關於 52 赫茲的作品，可能這題材源自魏德聖的電影〈52 赫茲，我愛你〉。這部電影出來之後，很多人就開始用「52 赫茲」這個形象來寫詩。跟 52 赫茲有關的詩的詮擬，好像成了朝向一個單一探討人類自由跟孤獨的命運，渴望集體但是自己又孤獨的那種存在的狀態。本來詩應該有很多不同的詮釋方式。但是目前看到現在，所有作品都變成只有單一的操作面向。這是我對這篇作品有一些猶豫的地方。

胡：若是 mòi 考慮性傑講 ê 彼個問題，這首詩是最近看過誠有看法 ê 一首詩。毋閣我對這首詩有一寡疑問。假設 kā 這首 ê 海翁比喻做台灣，佇詩內底其實無佗一位明確指出這部份。顛倒 kā 伊 ê 命運、規個比喻 ê 過程寫甲較 sing 生態性 ê 訴求。若提來比喻台灣，伊 ê 訴求就毋是干焦生態性、環境按呢 niâ，可能會有一寡歷史、政治 ê 部份。毋過伊若親像 teh 迴避這個代誌，抑是伊 ê 比喻較深，深甲我不敢 kā 伊 kap 台灣遐清楚連起來。閣來，伊有一寡詩句寫 siunn 重，像「孤獨與自由其實相互指涉」。老詩人袂有這個問題，但是對一個有才情 ê 詩人，有時陣咱會感覺毋通寫 siunn 多遮爾白 ê 物件。頭一個問題會牽涉著作者寫詩 ê 態度。佇這 má 這個時代，你 ê 物件 kap 台灣連結敢會有危險？是按怎欲閃避？作者 ê 態度敢是 teh 顧慮啥？

李：我很喜歡這首詩，這是一首好詩。當初在圈選的時候考慮的點也跟性傑一樣。因為看過電影，也知道那個主題，很猶豫是不是要因此把它排除在外？剛剛幾位說的我大都贊同，我反而覺得不一定要把它從鯨魚跟台灣島連結在一起，而是比較開放自由地看待它。他對於孤獨跟自由的一些意象，挑明這些意象自然而然地連結到台灣的意象，這樣的態度去處理也許會更海闊天空一點。它在文字控制上的確有一些失當的地方，但是我願意支持這一首詩。

曾：我覺得這首詩它的獨立性蠻強的，敘述很完整的，結構也蠻完整的。如果說它逃避某個議題的話，我覺得沒有那麼逃避。像第一段說「也不計較在那被海染藍的隱形的長鬚上」，每個人都有他的意識形態跟政治立場。被染藍了，這個大海是藍色的，你就在裡面被染藍了。它有兩面性，一個是染，一個它本質是藍色。為什麼寫染藍？這個象徵性要怎麼去解釋？解釋到這方面可以詮釋得通，不然作者寫這些就沒意義了。還有第二段「藍月在暗夜／又將我壓制」，他存在著反抗性，所以我自然就朝一個「把鯨魚比擬為台灣」的方向去思考。

凌：我也喜歡這首詩它的完整性跟它分鏡的設計。至目前為止，看過各種對 52 赫茲的處理方式，它是非常成熟的一篇作品。這個作者應該是熟讀各種文學的創作者，他的作品裡面

藏著一些比較小的典故。譬如說「比質數還孤獨」，其實是出自一本書名叫《質數的孤獨》，接下來「丈量世界」也是一本書的書名。到最後藤壺的形象，它可能是來自於朱天心《三十三年夢》裡提到的那個藤壺的意象。作者幾乎把他熟讀的東西都用上來了，然後他用自己的方式，讓〈52 赫茲〉變成他個人的作品。如果要給他建議的話，我會建議寫作的時候盡量避免使用維基百科，可以用比較有自己個性的敘述方式去談 52 赫茲到底是什麼。基本上我願意支持這首詩。

### 〈濃紅色玫瑰〉

凌：這一篇我把它當作成長小說來看。〈濃紅色玫瑰〉的題目很強烈，倒是可以直接叫紅玫瑰就好。或者是用一個更反諷的方式，取個更俗一點的篇名，搞不好更能夠接近他要講的鄉下女孩的成長遭遇。作者一直連結女性月經的形象和玫瑰花的形象來寫這個少女的成長。不曉得是不是作者刻意把時空背景設定在高雄岡山這個地方，他把跟高雄的連結性也做得蠻好。

曾：這是一篇女性成長小說，在意識上它有一個女性的書寫。談到女性在受迫歷史中的體驗，月經不被當作 nature 的反而被大人認為是骯髒的。這個玫瑰因此被雕成一個次等、有點負面的東西。這種對於自覺受迫者的敘述裡面也談到她

命運裡面有一個男性霸權的存在。這篇有個隱喻，全篇小說的最後提到當校長的祖父與當老師的祖母獲得「功在杏壇」的匾額。然而，身為教育者怎麼會把孩子教育成這樣？這裡反諷現今教育制度、教育的內容、教育的方式是錯誤的。這篇另一個主題是身體的自主。然而，這篇最重要的主題還是對於教育的批判，但是著墨的太少。所以，看不到實質對教育的批判是什麼？即使祖父講到今日教育發生大問題，也沒有講出教育哪裡有問題？在主題建構方面不怎麼強。

**胡：**這篇小說我家已誠恰意。伊寫ê議題包含女性對父權ê一種諷刺，閣有伊 hông 侵犯ê運命。這篇小說凡勢無輪票數閣較濟彼篇，佇人物ê捏塑抑是心理狀況ê描寫這篇攏較幼路。若這點，伊有優勢。另外一方面，這是一篇自然主義ê小說。自然主義小說強調人按怎予命運ê苦難哲牢 leh，哲到一種根本無法度喘氣ê處境，這部份伊寫著誠好。我認為作者是一个足有才調ê寫作者。自然主義小說通常倚佇較弱勢、較受迫害ê階級，這款人物當然較無法度講出啥物大道理，這是必然ê。這款人物若講出大道理，會形成敘述理路ê死結。我認為這是作者ê選擇。這點毋是偌大ê缺點，通常這款小說是予咱一个現代ê寓言。佇欲選擇佗一个作品做得獎者ê時陣，無定著咱會去考慮規个時代ê文學潮流。伊這個是較諷刺ê物件，佇我個人ê看法，伊ê文學表現較接近冬天。近來ê文學表現較倚春天、夏天，這類型ê文學定定

出現「咱一定會成功」、「英雄」這款充滿向望的象徵。這是兩種無全的文艺潮流。咱敢有可能選出一個較冬天的作品？我個人認為這是一種文艺潮流的選擇。

李：其實這篇小說的優點很明確，不過有些缺點也蠻明顯的。譬如這是一篇很典型的成長小說。然後使用了經血、玫瑰、女性成長…這些素材，這樣的題材非常常見，就是一個女性的成長史。對於創作類型比較新穎的比賽，我會希望鼓勵一些比較有創意的作品。當然這篇的人物情感方面可能是幾篇作品裡面寫得最好的，然而以小說的內容來看，它的感染力、結構上的處理仍然不太能說服我。它的發展太過流水帳，如果作者能適當裁剪，這個小說的力量可能會更強一點。

蔡：這一篇小說有它的象徵意涵，比如說用濃紅色玫瑰，這個小女孩自己長成一個帶刺的玫瑰。為什麼？她十歲的時候遭性侵，因為這是一個教育背景的家庭，她把這件事壓抑成自己內在很大的傷痛，因此長成帶刺的玫瑰。這裡面寫意的象徵很好，十歲是經期還沒來的時候，她的性侵發生在經期以前。等到經期來了之後，她才發展成女人，她對身體的自覺愈來愈高，對她來講並不是一種喜悅。當她自覺到自己是女性的時候，更容易想到性侵的傷痛。還有她跟父親感情不和、吵架，所以每個月的經期流血她當成是把父親家的遺傳、基因排除掉，我覺得這點是作者小說命名的來源。但

是，就創意表現來講，它並不新穎。小說中使用的元素在其他小說裡都曾看過。而且，作者語言觀察的角度也沒有特別的個人風格，只是敘述了一段情感、敘述了自己的內在以及所有事情的過程。整個小說卡到創意的問題。既然是文學作品，有時候我們仍希望簡白的文字也能有一些意境，這裡比較看不到意境。

胡：有當時自然主義小說仔這方面較食虧。毋過若是這個作者會當繼續寫二十篇、五十篇自然主義 ê 作品，累積落來成果就不得了。其實這 má ê 作者攏毋敢寫，但是咱嘛需要這款作者。

### ◎三票作品討論

#### 〈豪宅裝潢中〉

胡：這篇實在有夠笑詼！真濟冬毋 bat 讀著彼爾笑詼 ê 小說矣。我先講優點，這篇小說外表是一個黑色笑詼識古喜劇，毋過伊內底其實是對地產資本主義 ê 批判。伊 ê 觀察蓋深入，敘事理路嘛真清楚。他外表 ê 描寫猶無像〈濃紅色玫瑰〉這款對環境、角色 ê 捏塑，毋閣伊對角色 kap 個性 ê 描寫真好勢。無定著黑色喜劇無遐爾講究這部份，但是人物 báng-gah 化（卡通化）這部份做著真好，人物 ê 性格活潑特

殊。這篇文字內底有一種溫情，雖罔是 teh 批判猶閣保持感性 kap 趣味。假使咱若期待欲選出一個好作家，這部份是一個好作家難得 ê 特色，這點是我對這個作者較期待 ê 所在。伊 ê 故事識古內底保留真實性，嘛顯出現今高雄 ê 人文命運，閣寫出南部青年對未來經濟 ê 不安。這個作品對社會現況 ê 觀察嘛會通予主政者警醒。總 -- 是伊 ê 弱點在佇作者對環境的描寫無遐幼路，báng-gah 化 ê 人物較袂強調寫實 ê 形象，凡勢這是小說類型造成 ê 影響。另外這篇小說無的確真適合拍片，作者敢是製片人？伊敢願意長期投入寫小說 ê 工課 (khang-khuè) ？或者是這干焦是伊完成電影劇本 ê 一個過渡？會有這款疑問，是因為有個電影工作者會 kā 一個作品做幾仔個產品。假設作者願意用這款 ê 作品繼續寫小說，毋是干焦當作拍電影 ê 過渡產品，按呢 ê 文學工作者值得咱來期待。

凌：就一個讀者來看，這篇小說有種「如果在台北過不下去就回高雄炒房」這樣一個說笑的設計在裡面，同時也傳達出這一代的人想買房子渴望過安穩生活的共同願望。然而，讓熱心的管委出現在發現斷臂現場顯得不太合理；把工地發現的斷臂製成裝飾的雕塑，這部份也顯得沒什麼說服力。在情節上作者可以設計得更合理一點。整體來說，我很喜歡這篇小說，它讓人感受到閱讀的樂趣，而且很享受在其中。



李：這一篇小說最大的優點是非常地順暢，有一種幽默反諷的表情。它觸及了台灣當代社會某些議題，炒房的議題、影視產業的議題，或是一些社會現象，比如富人包養小三。裡面談到建築工地的勞工跟有錢人住豪宅這樣的生存處境的問題。它在結局上是採用一種比較喜劇、荒謬喜劇的調性，也是一種悲憫、哀矜勿喜的一種調性。我對它比較大的疑慮是它格局有點小。從這個討論裡面，我反倒想要對〈52 赫茲〉拉票一下。也許大家可以考慮一下讓新詩有機會得獎。

蔡：這一篇小說讀起來像在看一個娛樂通俗劇。它採取的語言很順暢，整個節奏很明快。但它的設計比較淺，有一種表面取巧的聰明。這個房子裡面發現了人的手臂，他們並沒有做法律上的處理，就這樣取巧地裝飾成一個藝術品。我們可以說這是小說所作的諷刺。然而考量到現在要選的是高雄獎，小說的高潮正好描寫一個投機取巧的行為在高雄發生。就這點而言，我覺得這篇並不適合選作高雄獎。而且，這篇的人物比較扁平，一篇好的小說裡面當然也會有扁平的人物，但是應該要有一個裡外衝突較俱備的主要人物來反應人性。我傾向選擇一篇有厚重感的小說作為高雄獎，這種書寫上帶有一些作弄成份的作品，比較不符合我對高雄獎的期待。

曾：主持人講的我基本上同意。由於我職業的關係，對這隻手很感興趣。這個作者很會講故事，他故事講得非常有趣。

故事情節裡面有一隻斷掉的手臂。屍體是有氣味的，如果可以被風乾、沒有腐爛而且完整，這在醫學上是奇蹟的奇蹟。從醫學角度來看，邏輯上是不通的。而且這隻手是小說進展的重要連結，我覺得這部份是一個相當大的敗筆。另外，在資本主義市場中工人斷了一隻手，好像發生這樣的事大家都把它藏在心裡，也沒有處理，沒有被流傳。就像剛剛志蓄講的斷臂因為資本主義市場埋葬在那邊。但是若照情節推敲起來又不太合理。這篇小說的厚重性、高雄性，以及本身文本的結構產生了一些問題。如果要代表高雄，這幾個部份還是有缺點。

### 三、決審投票

評選方式：主席與評審們先就一票作品提出附議，附議後兩票以上作品最入決審。〈負責吃的人〉、〈打狗風雲〉、〈食夢獸—讀葉石濤作品集〉等三篇作品無人附議。〈52 赫茲〉、〈濃紅色玫瑰〉、〈豪宅裝潢中〉進入決審。每位評審勾選一篇，過半數的作品得獎。

類別	作品名稱	曾貴海	蔡素芬	李志蕃	凌性傑	胡長松	總得票	獎項
新詩	52 赫茲	1	1	1		1	4	高雄獎
小說	濃紅色玫瑰				1		1	
小說	豪宅裝潢中							

主席宣布 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高雄獎由〈52 赫茲〉得獎。





# 小說組

2017 年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總計有效收件一四〇件，篇幅從千餘字到數萬字，整體觀之，展現一幅繁麗的星圖。

首先，小說的主題相當多元，包含親情、愛情、主體思辨、生死思索、性別認同、歷史記憶、土地情感、社會關懷、文化反思、政治嘲諷……等等；其次，在小說的美學技巧方面，也是多音交響，眾聲喧嘩，無論是素樸寫實、現代主義、魔幻寫實、後設敘事……，甚至好讀好看的通俗劇場都有。這是一場文學競技，但又不僅止於文學競技，寫作者不只是在炫技展演，他們努力為不同的主題，尋找最適切的說故事方法，從而構織出一張繽紛繁美的故事地圖。

關於港都高雄的前世今生，當然也是這些作品中最鮮明的主題之一。或者是在地人寫在地，寫高雄的自然景觀、傳奇故事、歷史圖像，或者是異鄉人寫高雄，從不同的視角，以旅者的陌生化眼睛，凝看高雄，素描高雄，讓打狗鳳邑文

學獎的故事圖繪，展現出南方獨有的色澤與氣味。

小說組的複審過程，由彭瑞金、蔡素芬、李志蕃、李維菁、楊翠五位委員投票，產生十六件複審入圍作品，進入決選。十六件決選作品各有千秋，主題豐富，有親情追憶、婆媳關係、政治嘲諷、地獄遊記、未來小說、動物小說、都市荒謬劇、天才成長史、鄉俗小民生命姿顏、節奏明快的通俗劇場等等。

決審會議上，五位評委首先交換評審標準，得到基本共識。評委一致認為，一部好的小說，必須具備幾個條件，首先是主題明確清晰，說故事的方式與主題能夠合宜搭配，具有可讀性；其次，敘事結構、情節安排具有緊密度與節奏感，能營造吸引讀者的敘事韻味；再者，人物角色形象立體鮮活，人物關係的經營深刻合理；最後，敘事語言自然、靈活、精準、不矯作。

經過逐篇詳細討論，相互說服，幾輪投票過後，最後從十六件複審入圍作品中選出三篇，完成2017年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的評選工程。三部作品，題材和手法迥異，見證了打狗鳳邑文學獎的多元美學。

〈豪宅裝潢中〉是一部都市荒謬劇，年輕影像工作者們過得苦哈哈，決心炒房賺點錢，他們合力買了一間公寓，以獨特的美學天賦裝修，卻從牆上掉出一隻乾枯手臂，後來決定將手臂製作成雕塑藝術品，小說中充滿各種都市荒謬劇、恐怖小說的元素，而小說中的「手臂」，則具有雙重效果，先是恐怖小說的基本裝置，其後蛻變成荒謬小說的核心元素，通過反差，產生有趣的敘事效果。〈今天天氣真好〉則既是未來小說，亦是現實諷刺小說，以孩童視角觀察「未來」世界的破敗，（其實「未來」不遠，只是「現實」的時間延遞與變體而已），環境嚴重污染，山與樹消失了，連「書」也幾乎絕跡，人們活在謊言的虛構世界中，活在「今天天氣真好」的假像中，有一點意志想去探求真實的人也消失了。小說以孩童視角，犀利地揭穿這個謊言迷宮。〈濃



紅色玫瑰〉則又是截然不同的主題，小說中的「濃紅色玫瑰」，有幾個象徵意涵：生理女性身分、帶刺性格、長期沾帶的身體病痛，以及因為親情傷害與性侵害而長居久住的心理創傷；小說從月事初潮寫起，結尾則是祖孫和解，文字具有詩意。

三部小說，三個故事題材，三種敘事手法與美學風格，有如三稜鏡的三個側面，繁複交錯，映照出 2017 年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的豐美故事圖景。

小說組首獎

---

# 〈豪宅裝潢中〉

張龔雪



---

### • 作者簡介 •

目前是台灣藝術大學的影創與數媒博士生（重回校園的感覺好奇妙啊！），一對孩子的父親，市民馬拉松跑者，文學創作，影視編劇。

### • 得獎感言 •

接到電話時我驚了一下，希望沒嚇到打電話來的承辦人，因為「黑色幽默」的故事類型，其實在各種徵文發表報刊並不討喜(但我很喜歡)，能被接受，對我而言簡直是不可思議，謝謝主辦單位辛苦辦理比賽，然後，我會好好利用這筆錢準備拍片(還有付一下眼前的幼稚園學費)。

「妹妹……妳知道嗎……」

當這棟住宅大樓的老邁管理員，在電梯內手拎著一串鑰匙，抬頭看向我的時候，我看著他抬頭紋，深得像地震園區展覽的斷層，我的腳稍稍退了一步，試圖與管理員拉開一些距離，我試著親切笑了笑，反正女生就是有這樣的好處，只要微笑就能改變氛圍，我們社會稱之為「禮貌」。

「這個社會最有用的，就是女生的禮貌。」這是阿劭教我的影視美術職場入門第一課，在都是男生為主的職場，女生要記得總是微笑；小秋也說，拍片的時候若是遇到不開心的事反而要笑，笑會把職場烏事變不見，特別是拍片現場烏事一堆，妳不笑，根本做不下去。

雖然年紀都要三十了還被叫「妹妹」，有點隱藏不住的喜悅，但我還是假裝沒聞到管理員身上的汗味，我明白這味道融合各種苦度的汗酸，我在電視台或片場的電梯中，常遇見這樣的氣息，那是熬夜翻班、連開十二小時的責罵會議，與各種現場疲勞交疊而成，複雜到難以言喻的氣味。

只是我沒想到，電梯門關上時，這位帶我看房，看來彷彿像枯葉一樣萎縮的年邁警衛，從一樓上升到十五樓的短短電梯時間內，竟然對我進行了業界所謂的「電梯 Pitch」，在短短的時間內，就能把一個故事說完，引起聽眾強大的興趣。

「……妳要買的那個房子啊，之前齣，是買給那個年輕小三的房子啊，那個女生真水喔，我看過幾次，就好像有一個唱歌的女明星一樣——但是那天喔，妳知道嗎，小四和小五

和小六一起來抗議，大家都說為什麼妳有房子我也要有，大家集體鬧自殺，一起打電話給那個老闆——鮑，妳知道那個老闆吧，做電子的啊，沒辦法啊，如果我有錢，我也想多討幾個——驚死人喔，她們在中庭打架，頭髮抓得亂七八糟，還把小四的假髮抓掉，原來她禿頭啦，摳憐啦壓力大會禿頭我也是這樣，後來那個小三的衣服還被抓掉，光溜溜在路上跑，整個馬路上的人都轉頭過來看差點撞車，管委會生氣也沒辦法，一直罵我們警衛，拜託，我們怎麼可能介入人家的家務事。她們在門口推來拉去，那個老闆的大老婆就開一台賓士來了啊，她來了後，每一個小三小四小五小六都像小朋友放學排路隊，大老婆一個一個給巴掌，啪啪啪每一個都有份。後來那小三就搬走了，可是妳知道嗎，那個小三鮑，之前有時候會回來，站在樓下一直抬頭看，嘴巴不知道在唸什麼……晚上也這樣……甘佻鬼咧……管委會看到又罵我們警衛，拜託……關我們屁事喔……又不是我叫她來的……」

短短時間內，我眼睛瞪大，耳朵豎起。這故事有裸體，有外遇，有抓假髮，有驚悚如鬼的盯視，還有八點檔婆媽劇最愛的「甩巴掌」，這是我當影視美術這麼多年，陪開電視台編劇會議時最常聽到的建議：「收視率又跌了——今天輪到誰被打巴掌？」

電梯門開了，管理員嘰嘰咕咕說個不停，直到他從口袋內掏出一串鑰匙。「妹妹，到囉。」我仔細看，這只是一層四戶的普通公寓，鐵門也沒有什麼洛可可豪華裝飾，我屏起氣

息好奇，被管理員說得生動又激烈，這樣金屋藏嬌的屋子會是怎樣的屋子，裝潢多麼淫靡，多麼酒色財氣，畢竟我的工作電影美術，之前都是按照劇本去營造出「想像中的現場」，我也是第一次見識到「真正的現場」。

只見管理員轉開鑰匙打開門，我深呼吸，推開門走進去，沒想到這房內看來意外簡單，說是給小三住，卻也沒有什麼想像中的豪華裝潢，看起來乾乾淨淨，是極度簡單的日本都會風，比我們拍片常拍的「國宅」看起來乾淨一百倍，床是 IKEA 買的，因為拍片太常看見 IKEA 家具，我一眼就認出來型號與尺寸；書櫃一整片牆，裡面的書還沒處理掉，法律、歷史，文學，《地球四十六億年來的基因庫變化》，《二次大戰後的世界經濟》、《語言戰爭與社會進化》，感覺自己都讀不太懂，好像來到誠品的閱讀菁英展示區。

「妹妹……妳真的要買嗎，這間要買還要等人來整理喔，產權什麼的……妳清楚嗎……都是我們管委會啦，說什麼不給仲介帶看，累死我了……」

管理員打量屋內的許多角落，我能聽出他到底有多不耐，但我暫時不想理會他，他沒注意到我靠向那片落地窗，推開窗，一道海風撲向門內，我聞到海的氣味，和我老家感覺很像，只是吹過我老家的海風多了蘊霧的氣味。十五樓不算很高，我之前看多二十多層樓的房子，卻都沒有這一戶的視野好，能看見遠方的八五大樓，兀自在穿透雲的陽光下矗立，海上的渡輪劃出白色波浪，好愜意。

深呼吸，吸著夾帶海風的空氣，不知道為什麼，看房子這件事情，讓我覺得好愉悅。在這間屋子之前，我已經看了幾十間屋子，彷彿在各個角度觀賞這座城市，看著不同角度，高高低低的八五大樓，彷彿過去從小到大熟識的這座城市，因為我換個角度閱讀，而變成另外的樣子。

我拍下一些屋內照片，上傳阿劭馬上說「讚讚讚」，小秋馬上說「要了」。我想應該是定了，這麼好的房子怎麼會留給我，或許這就是某種時空的夾縫之中，剛好給我們這些年輕人給撞見吧。一這樣想，我突然放鬆索性坐在地板上，抬頭看向窗外的藍天白雲，好慵懶。看得這老管理員覺得好詫異，怎麼會坐下在別人的屋子內，他不知道我心中大石底定。

其實，這房子的氣質不錯，就算這間以前是給小三住的房子，如果是當自己家一定很不錯，只可惜，這是「過路屋」，但我不在乎，躺賴在這屋內，非常滿足。

※

我們的美術班的頭，阿劭總是說，影視美術這件事情他再也幹不下去。「來找些好賺的吧」，小秋也說「轉行吧！」、「回家養蝦吧」、「來炸雞排吧！」。這種轉行話題，每天都在影視圈內不斷流傳，畢竟我們總感覺這行要垮了，面對中國的資金攻勢，面對本土市場的萎縮，小秋每天都在臉書上抱怨她「要死了!!!」，喊得底下幾十個同業不斷點

讚說好，不管是攝影組，美術組，製片組，場務組，大家不約而同全都說：「這不是人做的工作。」

的確，若精算時間和投入成本，影視的現場工時實在不是蓋的，換算時薪，比去便利商店上班還低。許多成功人士都說「青年啊，你們要踏出舒適圈」，但是有時候想，身在拍片地獄中，往左邊或往右邊，又有什麼差別？

但我想，我們是不是可以除了抱怨之外，找一些專長之內可以作的事，還好，有心之人總會遇到啟示。

「做電影美術的，算不算就是會做裝潢啊，我爸是木工師傅，美術做的事情和我爸做的事情好像。」

那天，高職實習生娟娟，在我們工作室脫口而出這句話時，阿劭看著我，想了想：「差不多啊，做裝潢——對啊，差不多啊！」

小秋也皺著眉頭看向娟娟再看向我，點點頭。「對啊，裝潢有什麼難，我們每天都——」

這一個問句問出口，彷彿讓我們這小公司內突然降下神諭，大家都想清楚些什麼。

在台灣，影視因為分工規模小，一個人身兼多職什麼都會，製片組小到買便當，大到與政府交涉調來直升機在天上飛都行；在我們美術組，從身上的小紋路小刺青，到一座古老的宮殿，只要有錢，都能變得出來。

阿劭學歷很高，雖然我們都一樣是大學畢業，但我認為阿劭學歷就是比我高，因為他是法國巴黎第八大學讀電影，



聽起來很屌，但他在片廠髒話沒停過，他說台灣髒話是回來台灣以後因為工作需要用髒話溝通才練成順口溜，他在法國生氣時說「梅噶」。

當年其實他不是要學電影，他高中畢業就當兵，退伍後壯遊到歐洲，到了巴黎時覺得很美，塞納河左岸咖啡館，右岸狗大便，阿劭走在右岸連續踩到狗大便氣死了，根本去塞納河右岸玩踩地雷，「梅噶」merde 就是狗屎，就連當地的路人也一直喊。

後來阿劭旅行中，遇到一間法國人開的餐館，他想學到「藍帶」廚師，但是藍帶師傅以為他是發瘋觀光客，就根本不想理他，他就去隔壁韓國人開的餐館作泡菜煎餅打黑工，下班就去韓國老闆開的跆拳道館練腿練腳練身體。說是練，其實是充當小朋友的假教練，因為就是要亞洲人面孔，才有很會打跆拳道的感覺。

阿劭實在任勞任怨，我想，我這代台灣人就是亞洲限定的神奇寶貝「大蔥鴨」，要被作成烤鴨了還會自備蔥。韓國老闆替阿劭申請工作簽證，阿劭練著就練到黑帶，法國其實治安不太好，有一次他上班路上，在窄巷中遇到一起搶劫，他俐落幾腿就踢得搶匪流鼻血落荒而逃，那位被劫的路人，是第八大學的電影系老教授，他本來以為自己逃不過這一死劫，沒想到死之前竟然遇到台灣李小龍，啊噠——幾腿，教授感動莫名，就請阿劭吃飯，看法國能看到的「最好的電影」，結果教授請阿劭在電影院裡看的是侯孝賢的《戀戀風

塵》，好奇怪，在巴黎看侯孝賢特別好看，阿劭就下定決心，在法國讀電影，回來後也不想當導演，一心想當美術。

「在電影內實踐人生，法國人都這樣，生活在美感之中，美術才是電影最重要的事。」回台灣後，阿劭經過歐洲美感的薰陶，很多廣告都找他作美術，因為這樣最有歐洲味，台灣人很吃歐洲味，代表高級。

每次當阿劭重複說著這段過往時，我都是崇拜看著他，畢竟就算是唬爛，這故事也唬爛得太緊密，而且法國人就算說髒話「波爾蝶」，聽起來彷彿也有波爾多的葡萄酒香，阿劭總是對那些業主說著「波爾蝶」，聽來十分優美。

其實，要不是阿劭的那教師退休的爸爸，在阿劭大學畢業，暑假回鳳山時突然腦溢血死去，阿劭才發現，其實父母不在時才沒心情遠遊，孔子都亂講，父母健康才敢到處玩，阿劭後來就在台灣待著了。

公司的另外一個前輩，小秋，她在美國舊金山藝術大讀影視碩士，小秋學的本是養魚，本來想接爸媽在路竹養草蝦的魚塭，八八水災那時候讓爸媽賠慘了，池水上漲蝦苗大逃亡，她陪爸媽拯救魚塭幾年後，看著水車每天轉，小秋終於受不了，自己一個女生都二十八歲了還沒追過夢想，於是辦貸款跑去舊金山去，讀完書那年三十歲，小秋想放逐自己，在美國流浪到很多地方去。

小秋總是和我在熬夜時，紅著眼睛等換景的空檔，說不膩這段奇妙的回憶。

當年她一個女生三十歲，流浪到美國的印地安人保護區，印地安人的男生大多都很帥，每天喝酒迷迷茫茫，小秋住印地安人的破民宿，她說流浪很久後，內心會產生一種奇特的唏噓寂寞，覺得自己很飄搖，腳踩不到地，被風一吹就像風箏一樣被吹起來。

有一天，小秋在很憂鬱時，在印地安人的民宿內打開電視，看到電視裡面非洲正在舉辦慶典，慶典中的圍觀黑人土著之中，有一個人穿著台灣援助的衣服，腳上穿著一雙藍白拖。

小秋說，這是她人生之中最震驚的畫面，她絕對沒有看錯，雖然只有一轉眼，她還擦擦眼鏡，確定畫面中最邊緣角落的那個土著的確穿著藍白拖，就這樣，小秋那個晚上失眠，後就回到台灣來了，因為找幕後工作，和阿劭在一個案子合作後，就留在台北。

我上台北時，發現這兩個高雄人合開電影美術工作室，土不親人親，我就加入公司一起作影視美術。我後來也發現，影視圈內到處都是這樣的人，常常休息吃便當時，每個人都和我說起他們曲折離奇的生平，彷彿做電影的人，人生也像電影，只有像我這樣在台灣念影視出身的人，人生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波折，每次和她們聊天，我都只能當聽眾。

「……不如，我們來炒房吧。」當那天翻班，連續工時24小時的黑眼圈阿劭喝了三罐機能飲料後，對我們說出這句話，我沒太驚訝，彷彿終於等到這一刻。

「炒房……也要有錢炒啊……」小秋唸了阿劭幾句，阿

劭趕緊解釋，我們來買下房子，透過我們電影美術等級的美化，高於市價 20% 以上賣出去，有可能吧，這樣子最可行，反正當美術都是賣服務，賣給業主，和賣給下一個買房子的人又有什麼差別？

小秋聽了，好像靈光閃過似的，也點頭稱讚說：「是啊，反正都要死了，死在左邊和死在右邊，又有什麼差別。」

這些話實在有道理，我點頭深思，加上阿劭的計畫很簡單，如果要「變更結構」，那必須要送審，在不變動任何結構下，我們以影視美術的專長，讓屋子整體感覺變美。學影視美術的人都知道，人是感性的動物，美感就是錢，雖然台灣的街景多麼醜，但是家裡絕對不能醜。只要設定好族群喜好的風格，不管是翻新做舊，找各種風格的道具與家具，只要付得出製作費，我們都辦得到。

但是要在台北做這件事情，成本太高，隨便公寓都是千萬，我們的現金太少太難做到，我們打量後，決定回到我們三人的家鄉高雄，在這裡經營好後，說不定就可以永遠脫離電影圈。「立足高雄，放眼台北。」阿劭手叉腰如是說。如果我們能在高雄創業成功，我們又何必到台北來被虐待，我們決定一起用青創貸款的方式，成立一間專營電影美術，但是實際上是二手屋美術的工作室。

我們都明白，因為這件事情聽起來太奇怪，必須先建立好模式，有了第一個作品後，我們就能單純賣房子的設計服務，作出第二個，第三個……這實在比做電影美術有成就感。

我們三人合資，第一次成為「老闆」，貸款下來戶頭那天，我才理解到電影即人生，我們所做的這些，其實和拍電影沒有差別，即將開始我們這副業，這個案子一定要從頭就做對。以電影美感來說，有各種條件前提，首先 VIEW 一定要好，以往拍片勘景 VIEW 不好也沒關係，反正綠幕 KEY 上去。但是人住的屋子不能 KEY，屋外風景爛，未來美化過的屋子，若是只能拉下窗簾沒有夜景，那「感覺」和「價錢」也一定跟著打折扣。

我找了許多屋子，透過許多訊息，也找了房仲，聽聞最近房價還在高檔，沒想到消息轉來轉去，突然發現有屋子市價六折賣，六折耶怎麼可能，我追問這消息來源，一位老邁的待退房仲，他手上的物件全是凶宅和法拍屋，這屋子該不會是凶宅？老房仲是我爸小時候一起種蓮霧的玩伴，爸過世那年，告訴他要好好照顧我，我總想他不會坑我們年輕人，我調查凶宅網後，確認沒有記載成為凶宅。

「這是問題屋，以前屋子有奇怪的問題，所以才會這樣，通常還要處理一些有的沒有的，才會這麼便宜喔，妹妹啊，要買要小心喔。」

老房仲語重心長，儘管要買要小心，但是六折耶，我怎麼可能不去看房，我在高雄曬著太陽跑，回報公司後，阿劭在電話中大喊：「管他有什麼問題，六折，又不是法拍屋，不是凶宅就好啊，我知道凶宅銀行貸不到款啊！」

小秋在跑景的路程之中，傳訊息來。「還會有什麼問題，

會比拍片的業主還難搞？」

那天後，我回到台北，和阿劭和小秋一起開始發想設計，要如何加質感賺到 20% 以上的屋價，要地中海還是美式，還是日本京都禪味十足，光是這些想像，我們就爭執不少，卻也高興不已，每個人都拋下手上那些改了 N 次的景圖，在公司討論到天亮，阿劭拿出了多年來他當電影美術蒐集的許多道具，檯燈，雕塑，整個看起來很老歐洲。小秋也列出自己有的各種電影道具的照片，我們打算把倉庫裡的多餘道具出掉，清倉又賺錢，一舉數得。

能創自己的業，內心無比滿足，當我高興辦理過戶的那天，原屋主的委託人是個律師，不是房仲，與我約在這棟大樓樓下的便利商店，他穿著西裝，蹣跚著腳等待我到來，他滿頭白髮但是轉過頭來臉卻十足年輕，讓我看著他的臉，感覺到有些詭異。少年白律師似乎被下了封口令，我問什麼都不答，只和我說，六折賣出，是因為希望快點解決，簽約。

我蓋下印章後，律師離開的三十秒間，我的電話開始急叩，因為我正在整理文件，漏了電話，一接起才發現有許多通，比業主還業主，讓我緊張接起電話，原來是管委會。

「妹妹，你是新屋主嗎？」電話中那聲音十分低沉。「是……啊。」我小心翼翼回答，卻聽到電話中那聲音在打嗝。

「妹妹，我佻你講喔……」

管委會那邊說，一直希望找到人能夠處理這間屋，因為自這棟十五樓屋子之下的一到十四樓都會漏水，管委會之前不斷

發訊息給屋主，問題這就是小三住的，管委會根本聯絡不到屋主，直到最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排路隊那天，一切才揭曉。

一想到屋子才剛買沒幾十秒，就遇到急叩的管委會，內心不免忐忑，但還是必須出現，等阿劭小秋下午匆忙搭高鐵來高雄後，我們三人趕緊去開會，白髮的主委斜著嘴出現，看起來臉好像特殊化妝的北野武，我和阿劭小秋三個人不約而同看著他不會動的左臉，想著要請哪一位特殊化妝才能做出這種效果。

主委不是請我們去主委室，他看著我們一眼，眉毛動了動，大拇指比著外面，我們三人吞了口口水，感覺很危險，沒想到他拐了個彎，帶我們去我簽約那間 7-11 喝啤酒，我坐回了早上和律師簽約的座位。

大白天的主委就買了幾罐台啤放桌上，他喀喀喀每罐都開，好像預告每罐都要喝完，我和阿劭和小秋面面相覷，看主委喝了幾口後，深呼吸一口氣，彷彿要預備說出什麼讓人不安的消息。

「少年欸……之前無法處理，那老闆藏了很久啊……我們怎樣都聯絡不到……開玩笑，聯絡到的話那小三就破康了啦，我懂啦……如果是我也這樣啊……」

主委啤酒一口一口咕嚕後，他笑著看我們，好像龍貓的笑，笑得露出白齒最後面那顆我都看出是金牙，他的 POLO 衫遮不住他的胸口露出的那一塊刺青圖樣，那是一隻龍，但是尾巴的部分沒有填色，讓我看了職業病好想拿筆塗滿。

「少年欵，修水管這件事情……就拜託啦。」主委笑著交代完畢，我點頭說好，主委想要握我的手，我趕緊把阿劭的手推向前去讓主委握，阿劭還笑得出來，等主委離開後，他和我說主委的手黏黏的，他洗手了三次，那黏感洗不掉，附著力很強。

主委的潛台詞是，只要不是大老闆當屋主，這就好處理，要處理樓下的漏水，就要打我們這層樓，一名抓漏的師傅三十分鐘內就來了，迅速到讓我和阿劭小秋都怔住，拍片再精實，都沒這麼有效率。

我們在屋內，看師傅拿著像聽診器的設備，緩緩在牆面上移動，彷彿要監聽牆壁對面那戶人家，我們三人感覺到不對勁，抓漏師傅搖搖頭，拿著麥克筆在牆面上畫上一個圈，師傅請我戴上耳機，我戴上師傅的耳機，就像收音 BOOM MAN 都會戴一個耳罩式耳機，聽到咕嚕咕嚕滴答滴答的流水聲。

「你們怎麼這麼晚才修，聲音很大。」師傅捲起線，開始收工具。

「那個……我們才買這間屋子……」我面對收線的師傅說。「還不到一天吧。」

一天兩字說出口，師傅一聽，臉色一變。「是喔……喔喔，原來如此……我找主委領錢去。」

「難怪。」我和阿劭和小秋面面相覷，難怪這屋子只要六折，也沒有仲介想碰，除了漏水之外一定有別的事情，但是卻沒有人和我們說明，難道因為我們看起來是台北人的關



係，難道前屋主和主委之間，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

唉，我們也不過就是想賺一筆，工程期一長，我們就等於少賺，但這也沒辦法，或許我們真的把事情想得太簡單，這世界上，還有許多事情比拍片還難。

※

我和阿劭和小秋開會討論後，覺得現階段還是要好好面對，我們打算同時間作好美術，同時間也把這漏水的問題解決，只是漏水應該還好，只是那主委的臉讓人想到北野武，總讓我有點懼怕。

其實原本的日本都會風格也不錯，但是太知性了，我們投票，決定把整體的色調下降，成為歐洲精品風，目標是針對小小貴婦女性的知性之家，海景與歐洲。

「想像一下，來到了羅浮宮，裡面全都是知性的展品，彷彿一瞬間帶你穿越時空……」阿劭馬上開始畫景圖，好萊塢派到台灣的工作，阿劭都沒這麼勤勞過，我們在網路上貼上了我們用3D製作的景圖，彷彿法國某個小小美術館，馬上就聽到同業好評，看樣子勢在必行。

至於漏水這問題，阿劭和小秋見多識廣無所謂，其實修水管走水電，對我們美術組來說根本不是問題，我們和管委會的主委說明，修水電一點都不難，主委那天就跟著我們進入屋內，看我們準備設計的圖面。

「干若猴咧，這你們會設計喔。」主委笑著，眯著眼看著我們手上的 3D 設計圖，又看著一堆修理工具，準備要來止水。「你們要自己修嗎，怎麼可能？」

主委一說完，阿劭兩手一攤。「已經知道漏點了，把管換掉不就好了嗎？」

「幹，你是水電師喔，看無出來喔！」

的確，阿劭打扮看起來像嘻皮，就是不像水電工，阿劭熟練地去把這間房的總水管給關掉後，看著抓漏師傅標定的牆面位置，拿出破壞機開始打牆，馬上主委電話開始響起，只見主委電話打回警衛室訓斥後，大家都怏怏。我們看到這通電話後都想，只要和主委攀好關係，往後的事情都好辦。主委看我們逐漸將牆面管線孔清出後，主委也逐漸微笑。只是水管嘛，換水管有什麼難，做美術的人是水電加上木工加上泥水工——

沒想到，這片牆被破壞機嗒嗒嗒打裂水泥後，破裂的水泥之中，冒出了一股冰涼寒氣，露出管道間的水管，阿劭又繼續打牆要清出良好的視野換管線，直到這碎裂的牆面之中，突然掉落了出了一隻手。

人類的下手臂，手肘之下的……一隻手臂。

那一瞬間，彷彿慢動作，我們現場四人都止住呼吸，手掉伸出牆後，比出「八」的手勢卡在牆上，因為太過於突然，阿劭手中的破壞機停不下來，打到了那隻手的食指，食指被破壞機打斷，滾了幾圈掉到我腳邊。

畢竟是「手」，儘管我做過各種怪物，動物模型，還是會驚訝。

起初我一直以為主委是黑道，斷手斷腳應該看過不少，沒想到他面色青筍筍，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我心想，這隻手如果是真的，沒有臭味，不可能，人類的屍體很臭，這一定是惡作劇，我緩慢地靠近那隻手，戴上手套，撿起地上那隻斷掉的部份。

的確，是人類的手，我看見了皮膚毛孔，也看見骨頭，不可能有這麼精緻的模型，影視模型通常用各種方法躲鏡頭，這個「道具」毫不躲——「那就是真的」，我嚇得大哭出聲，把斷指一丟，拋給主委，主委怕得手揮舞，手指被他拍了幾下，落入了他的 POLO 衫胸口內，只見主委像蝦子跳啊跳的，把那手指頭從衣服中抖出來。

「嗚——」我嚇哭了，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見屍體，近在眼前十公分處，儘管過去做過許多屍體模型，都不如真的屍體那一眼震撼。

阿劭抓著頭髮，快要把頭髮抓到禿頭。「怎麼會有手！」阿劭看著主委大喊，主委也不知道該怎麼辦，說不出話來。

「我查過啊，這大樓在建的時候沒有發生過這種事啊！」小秋拿著手機不斷蒐集各種資訊，手指迅速到彷彿有了殘影。

主委這才說起，「聽說」這棟大樓在灌漿的時候，「好像」有一個灌漿工人從很高的頂樓處被風吹下去，「據說」身體被鋼骨尖銳處切碎，打爛，「可能」散落在這棟大樓裡面灌漿

處，但是這聽起來根本不可能，是附近房仲放出來打壓房價的鬼故事，從來沒人當真過……沒想到……

「還是有人放進去的？」小秋逼問主委，主委面色難看。「不知道……」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我擦乾眼淚，情緒理智回復一些，腦中突然想著我們還為此開一間工作室，還辦了青創貸款，以後該怎麼辦，我再度鼓起勇氣靠近那隻手，手臂上似乎還有刺青的模樣，一隻萎縮的右手斷臂，正好從手肘關節那邊卡住，屍體的氣味看樣子是風乾被壓抑……

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做美術的人都或多或少做過屍體，屍體有各種型態，乾燥的最難說服觀眾，所以製作人通常都會說：「妳就給它做爛爛的，上面帶血的那種……觀眾才會喜歡啊……」我回神了，遇到這種怪事，正想要拍照，上傳到 FB 上，和大家說我們遇到了什麼，但隨及被主委給制止，主委一雙眼睛彷彿中邪一樣看著我們。

「這件事情不能讓別人知道……」主委深呼吸幾口氣，這事情這麼重大，主委回過神來，隨即把門給關上。「這大樓一堆人掛賣，如果你們屋子弄好，高價賣出，可以拉抬整體價錢，但是現在……」

斷人財路者皆殺之，我們都有看投名狀，我們三人不禁面面相覷，深吸口氣，

「說得也是，我們是六折買，到時候變凶宅，就要四折賣，甚至三折，變成凶宅還沒有貸款，我們負擔不起……」

阿劭和小秋仔細分析過利弊後，與我認真說起，小秋又拉我到一旁低聲說：「整棟大樓有二十層，每個賣的人都被搞掉二十趴的話，那個主委一說出去，我們要怎麼離開這裡……」

我深呼吸幾口氣，盯著那隻乾燥的人類的手臂，被打掉食指後的手掌仰天，彷彿在和我比著中指。

※

「誰說買這會賺錢的！」誰知道會出這種狀況，阿劭和小秋和我，三人在屋內互相生彼此的氣，話說回來，要怎樣不會生氣，但是儘管氣，也只能氣自己，誰知道會出這種事情。

氣歸氣，事情還是要解決，在整夜吵架氣話說完後，我們三人決議，原本的施工繼續進行，油漆壁貼全部繼續，我們將燈具全部換過，燈具通常都是身份的象徵，放燈的地方旁邊放的木櫃子，通常都要有弧線照型，十八世紀老歐洲過度裝飾，連沙發背後靠牆看不見的地方都會有花紋。

其實，所有的工作原本都想要發包出去，台北的工作也賺，高雄的工作也賺，這下子出現這隻枯手後，只剩三個人能做，那隻手的事情不能給其他人知道。加上主委三不五時就出現在我們樓梯間，彷彿在監視我們，我知道他不斷搜尋著手機，看有沒有我們放出去的消息，但是我們怎麼可能會說出去，一說出去就是百萬元以上的跌價，我們沒有這筆錢

可以損失。

我們工作一直迴避這隻手的位置，畢竟，沒有人想要先去解決「他」，直到我們將原本預定好的家具，電影二手道具，從台北的倉庫請貨車運下來後，裝修工程最後的最後，我們才想要來解決這隻手。

阿劭，小秋，和我戴上口罩，拿著放大鏡仔細看著這隻人類的右手臂。我想過這隻手怎麼會出現在這裡，如果「他」沒有腐爛，以我做美術研究過屍體的知識，不是風乾就是皂化，目前看起來應該是風乾。

這隻手當初應該是掉下後，貼在管線間沒被發現，因為酷熱的水泥間，或是大樓間造成風口，造成的高溫和脫水效果把水分帶走，最後成為了木乃伊一樣的手，最後才意外封存在此處。

我們三人仔細研究著這隻手，就像研究著美術道具一樣仔細。

「等等，我們一直用屍體來想，會不會原本就是錯的，如果這隻手的主人沒有死的話，那這隻手就不算『屍體』了不是嗎？」

阿劭思索了許久，對我說出了這麼有哲理的話。

「可是……你能確定嗎？」小秋皺著眉頭。「這消息一出去，記者知道的話，到時候大家都來拍照，不管是不是屍體，這間房不用賣了……」

更何況，對我們從事影視的人來說，知道劇情之中的

「冰山理論」，或許整棟大樓之中，還有其他散落的身體部份……

「如果我們將那隻手給敲碎……從馬桶沖走……」阿劭說得嘴唇顫抖。

「這樣的話，那主委會懷疑我們怎麼處理，該死……早知道就不要找主委來看了。」小秋打槍阿劭，提出建議。「不然將它給包垃圾袋丟了……」

阿劭打量那隻手，深吸口氣。「如果……被清潔隊發現的話怎麼辦……算是棄屍嗎？」

「可是你剛不是說不一定是屍體嗎？」小秋又問。

討論到這邊時，我們轉頭看著電腦中的景圖，牆壁中突然傳來聲音，我們三人倒吸口氣，暫時停止呼吸，屋內無比安靜，我們三人緩緩轉頭看，看到那隻手時，我們三人低下頭，不敢話語，那隻手隨即掉下一些，喀啦一聲，彷彿我們內心所想都是錯，我們三人嚇得彈起來，卻忍住喉嚨不敢大叫。

「沒事，沒事。」我們屏息，看那隻手垂下來了一些，只是磨擦力問題。

看著那隻手的中指，不知道為什麼，我總覺得這隻手知道我們心中在想什麼。

那風化後凹凸手臂該怎麼處理，看著主委每天都在屋外徘徊，我想不解決主委這件事情也不行。那日，我們請了主委進了房，小心翼翼地戴著手套，將那隻手給「請」了下來。

來，放在報紙上。

小秋隨即把房間門關上，碰一聲。「你們要做什麼？」主委轉過身，看著被關上的門，彷彿是小時候被黑道圍毆會有事情。

阿劭拿著塑鋼土，開始替這隻手給抹上去一層。小秋也戰戰兢兢，接著替這隻手給抹上質感後，阿劭看著主委冷冷說起。

「現場的人都要抹，特別是你，主委，我知道你有三戶在掛賣，我們放消息出去你就馬上跌五百萬，怎樣。」

看阿劭威脅黑道北野武一樣的主委時，主委不會動的臉頰在流汗，我突然覺得阿劭比我想像中的帥，去過法國果真不一樣。

想逃的主委手收回來，看著我們三人的銳利眼神，他也無法退卻，為了房價，他只能硬著頭皮，把塑鋼土抹上去那隻手。我看著主委抹上去後，那緩緩鬆口氣將手伸回的神情，猜想他年輕時，大概也不是太大尾。

我撿起一旁的食指，將「食指」放回去他原本該有的位置，又比回了「八」，不是比中指後，我心底安穩了些，再用塑鋼土抹上去這乾燥的下手臂。阿劭逐漸用塑鋼土，將「他」給包覆起來，愈上愈厚，直到將「他」完整包覆住後，我們三人各自喃喃阿彌陀佛，耶穌，玉皇大帝保佑我，只有主委不發一語坐在沙發上等待，就像在片場的業主，坐在螢幕邊等著看螢幕，還有人招呼茶水，有冷氣吹。



要符合金屬質感，還要做舊，稍微噴出銅綠，這是我們的專長，我們將這支風化的手，製作成了一隻銅手雕塑，再打造了一個檀木底座，這是台北買的台灣深山盜採高檔貨，我們將手給「安裝」上檀木底座，阿劭和小秋不愧是見多識廣，在國外走闖過。我看出，這是生於瑞士的雕塑家，「賈柯·梅蒂」的雕塑風格，世界最高價的「步行者」就是長這樣。

我腦中閃過，這是最高級的快乾塑鋼土，最高級的美術色料，最好的台灣電影美術人員所做的質感，我心想，或許這隻手在活著的時候過得並不好，不然不會在大樓灌漿，還被切斷，但不知道為什麼，被我們認真打造成為藝術品時，我的內心，竟然生出一些寬慰，好奇怪。

※

阿劭解決了大樓漏水問題，把管線換過後，我們把牆面補起，整個裝潢解決後，看著那「手雕塑」的我鬆口氣，或許只要不比中指，就沒有覺得這麼攻擊性。

因為我們頻繁去和管理員借水間鑰匙的緣故，我與管理員愈來愈熟，我後來才知道掛六折賣的理由，並非什麼需要處理，也不是什麼漏水問題。

「那個大老婆喔，就是要賤價賣掉這間屋子，讓那個小三氣死你們知道嗎……她也不讓房子賣回去給那個小三……所

以才叫那個律師來處理……」

「是喔！」我聽著倒吸口氣，女人何苦為難女人。

「所以主委才這麼在乎，如果六折賣掉以後，旁邊的屋子就會剩六折啦，可是其他住戶也不想買這小三的房子啊，妳知道嗎，人家大老板，大家怕麻煩啦，怕又惹出什麼不好的，所以主委才會和那個律師協調後，要找一戶投資客來裝潢以後賣掉……看你們要賣掉了我才說的喔……你不要和別人講喔。」

我深呼吸口氣，有些忐忑，其實好怕房子賣不掉，但我們的屋子消息才剛好，馬上就有人接頭問起，我的手機電話響起，「我想看房子……」電話中那個男聲的聲音聽來中氣十足，但我不知道為什麼，經歷過這些後，接到電話變得會恐懼一下。

那日，我獨自面對這情景，阿劭和小秋坐在樓下 7-11 等待。車牌號碼都是 8 的賓士三百停下，一個穿西裝的中年男士，帶著一個穿著低胸禮服的年輕女生，兩人打扮好像要去參加金馬獎走星光大道。

一看到她時，當初與我接頭的警衛深吸口氣，警衛和我動眉頭，輕聲說時，我這才知曉，那位小三「回來了」，與她和那位老闆搭同一個電梯時，警衛眼神不斷看向我，我知道警衛怕又挨罵。電梯門要關起時，主委手伸進來，把電梯門給叫開。

「歹勢啦，我主委啦，關心大家一下。」

「哇，這麼周到。」這位老闆高興地拿出名片，主委看到名片時倒吸口氣，又是某個大老闆，這小三怎麼這麼行。

短短電梯往上的時間之中，我看見警衛與主委的表情都不太對勁，我只能再深吸口氣。我小心翼翼地打開門，裝潢變得彷彿美術館，警衛瞠目結舌，主委也點頭稱是。

「哇，有夠水！」主委稱讚起屋內的裝潢，喃喃轉頭間看到一旁的金屬手臂，我瞪著主委，他轉過頭去，額頭上都是汗。

屋子內很多複製畫，很多展品，小三看著這屋子，我仔細看她的臉，和我差不多年紀，一身名牌，鼻子看起來有去做雷射和打肉毒桿菌，藝人我看多了也多少會分。我突然想著，其實她很搭配這屋子，她用她的方法在這個世界活著，那不就是人類的裝潢。

「好美！」小三終於說話，看著屋內喊著好美，隨後她走向那片復古的金色窗簾，拉開窗簾，看著遠方的海景，八五大樓正好在太陽下，她和我第一次看房子的時候一樣，看著窗外風景喃喃自語。

「哈尼，我喜歡這裡。」小三轉頭微笑，逆著光影，我突然了解為什麼阿劭和小秋都說要笑，笑容就是有殺傷力的武器，這聲哈尼就等於下訂金，那老闆解下西裝，就要掛在那「手」上，我想到他們未來回家掛鑰匙的時候，就會掛在那隻手上，但我趕緊接下了西裝，彷彿僕人，替老闆掛在那隻手旁的牆面復古掛鉤上。

老闆在小三稱讚後，快速把屋子買回去，我們加價二十  
趴賣，加稅金，那老闆都買單。「這小意思，謝謝你們把屋子  
弄得這麼美。」

成交那天，主委使著眼色，要我們離開，我想我們也不  
會再回來。

過戶手續完畢，帳戶金額也確認，彷彿這幾十天疲勞，  
只是那個老闆戶頭中的零錢而已，只花不到一個月，我們戶  
頭的確多了一筆錢，但卻沒有任何開心的感覺，我突然感覺  
到小秋所說的，她覺得身體輕飄飄像風箏的感覺。

我們坐在計程車上，看著窗外的八五大樓遠遠變小，我  
突然想起，我終於和阿劭小秋一樣，從此多了一個奇怪的人  
生故事，或許可以和實習生吃便當時說起，然後看她們瞪大  
的雙眼，怎樣都不肯相信。

我們沿途默默無語。還沒到高鐵站前，計程車停在路邊  
等紅燈時，我們看見一個人賣玉蘭花，他敲敲窗，我們本不  
想理他，但是看見他轉過身，沒有左手臂。

雖然「那隻手」是右手，我們還是叫司機停下來，一人  
買了一串玉蘭花。

「一千元不用找。」我和那賣玉蘭花的先生說，中老年的  
他，笑得比高雄的太陽還開朗。

我們不約而同，把玉蘭花放在鼻頭聞著香氣，我閉眼享  
受香氣，輕聲說了聲「波爾蝶」，敬我們這輩的青春人生，  
Fuck off。

這篇小說以流暢的文字和豐富的想像力，演繹了一場極為精彩的，台灣現實社會的荒謬諷刺劇。故事描述阿邵、小秋和敘事者我三個影視美術所組成的炒房團隊，裝修時意外從牆內挖出一隻斷手，因而引發一連串光怪陸離的房價掩護戰。當中觸及的議題包含：毫無前景的影視產業、房市之投機操作、富人包養小三、勞動階級與有錢階級之間的生存處境等問題，可謂舉重若輕。

難能可貴的是：這樣荒謬的情節發展，在作者的生花妙筆之下，取得了強大的說服力。當鬧劇結束，一切回歸冷靜與理智之時，毋寧是哀矜勿喜的。那是牆上透出的縫隙之光，小說展現悲憫情懷的動人時刻。

小說組評審獎

---

# 〈今天天氣真好〉

沈信宏



---

### • 作者簡介 •

1985年生，高雄鳳山人，現居前鎮，任教於高雄市立龍華國中。高師大國文系、清華大學台文所畢業，現就讀於中正大學中文系博士班。曾獲新北市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林語堂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等。目前努力在工作家庭與學業的夾縫間前行，還好有文學和我純真可愛的兒女藏匿在我的眼角，否則這世界險惡破敗到讓人無法直視。

### • 得獎感言 •

我喜歡居住在高雄，和這個城市在一起很久了，有很多想對他說的，有很多想為他用文字記錄的，沒想到卻是這樣一篇小說被看見了。高雄已經不是我小時候那樣乾淨爽朗的模樣，抬頭仰望時不再是跳入一片燦藍的池水那樣舒暢，反而像是滾入腥臭黏膩的蛛網。我喜歡我的孩子在高雄長大，但他未來的天空可能常是憂鬱的，學校裡每日標舉的旗色將決定他是否能在草地上奔跑，口罩是他們共通的微笑與表情，他們還會在午睡之後一起過敏、一起打噴嚏。希望這小說裡的每一件事都不會發生，高雄天氣永遠這麼晴朗炎熱，海天永遠湛藍，撐開世世代代高雄人廣闊的胸懷。

我已經知道這一切都是騙人的。

我看向窗外，可以借用媽媽的口氣說：「今天天氣真好！」，因為霧霾沒有像布偶裡的棉花一樣填滿所有街道，沒有罩住隔壁棟大樓，還看得到我的好友李佑安家裡的藍色窗簾，但小安已經不住在那裡，我不知道他搬去哪裡。

我已經快要小學畢業，六年來班上陸續有很多同學轉學離開。每轉走一個，我都會跟爸媽說，想問他們知不知道為什麼，但他們每次都不回答，只一直告誡我：「聽老師的話，管好自己，爸媽要工作賺錢，絕對不能轉學！」

我看向我房間裡一箱箱的玩具，是爸媽買給我的，他們每個禮拜都會買一個新玩具或電動遊戲片給我，他們不知道我已經不玩玩具或打電動了。

我想看書，看大人們看過又藏起來的書，我曾經偷到一本，卻已經不在我這裡。我現在只能看課本、學校的指定讀物，還有爸爸每天晚上會讓我用他的平板電腦讀政府發行的報紙。

我已經寫完今天所有功課，天色越來越黑，每一扇窗都像被一隻手摀住，因此透出窒息般的失焦光暈，像一團團飄飛的鬼火。

如果一直看著窗外，會覺得自己也被空氣裡密集的微塵撞擊，溶解成一團色暈，在無邊無際的霧霾裡漸漸蕩開。只有扭頭看向室內，所有事物才會找回自己的輪廓與線條，所以我們都被逼著躲回室內，用各種機器抽淨髒污，找回自己



的形狀。

外面已經全黑了，我在窗面上照見我自己同樣陰暗的臉，我想起我小學開學典禮那一天在家裡興奮地準備出門的樣子。

我記得那天爸媽看起來很緊張，他們明明已經去學校上過很多次課了，好像去聽什麼「新課綱」的內容，因為今年是第一年推行，看他們有時下班回來累得眼睛都快張不開，還得帶著筆記本和鉛筆盒去學校上課，真是非常有趣，原來我要上學會讓他們這麼辛苦。但我還是希望他們臉上能和我一樣有開心的表情，才不會將緊張傳染給我。

「新課綱」應該是一門很難的學問，所以爸爸媽媽才必須這麼辛苦，但他們都不讓我看上課的課本和筆記，說我看不懂，我瞥見過幾次，的確密密麻麻，寫得又急又快，字行都像拼歪的積木，傾斜軟倒，一整片灰濛濛的，像窗外的景色。

「今天天氣真好呢！」媽媽打起精神微笑地看著窗外說，因為看見媽媽微笑所以我的心情變得更開心，我跟著看過去，真的是好天氣呢，竟然看得到海邊的工廠一根根的煙囪正排放著濃煙。但是再遠視線就掉進一團棉絮裡，反正那裡大概就是海吧，海水很髒，小孩子不能靠近。隔壁小安住的大樓也能看得很清楚，但有時風吹來一團霧氣，敲得窗戶沙沙作響，隔壁大樓就只剩下隱約的輪廓而已。小安是我幼兒園時的好友，我們要上同一所小學，小安也正準備去學校吧，我看時鐘已經七點半了，趕緊把衣服穿好。

「配合我們開學的好心情呀，對吧，睿睿。」爸爸笑著拿口罩給我，還幫我戴上護目鏡，確認我脖子上掛著空氣清淨器，也戴上有出風排塵功能的盤帽，才幫我拿著書包準備出門。

開門之前，媽媽確認我書包裡有水壺，還有一大包衛生紙，才把門打開，她自己先鑽過微敞的門縫，在門外打一個好大聲的噴嚏，我聽見她不悅地抱怨：「大樓的空氣清淨機是不是沒有定期維修，害我鼻子又開始不舒服。」

爸爸趕緊戴好口罩，檢查我的口罩是否貼緊我的臉，跟著鑽出去，再把手上的口罩拿給媽媽，「就叫你出門前要先戴好口罩。」

媽媽拉著門把，將被爸爸擠開的門縫壓得更窄，我看見她白色的口罩塞在上邊，聲音糊糊地催促我，我出來時書包卡住一下，媽媽趕快把我拉出來，「不快一點髒空氣都跑進去了！」她的聲音沾上濕濕黏黏的鼻涕，但媽媽不想在外面擤鼻涕，因為得拉下口罩，那對她來說比鼻涕黏在臉上更恐怖。

爸爸媽媽看起來很緊張，他們開車的時候一直竊竊私語，提醒彼此不要忘記這個或那個，我看著車窗外，比家裡的窗外景色更昏暗，車燈從四處穿射過來，想要照清霧氣迷茫的路口，要等到燈光越來越近，我才能看清楚與我們擦身而過的車是什麼顏色。路燈一路亮著，我才能看到我們前後都有車，紅燈感應顯示在我們的擋風玻璃上，車子自己慢慢煞停，我發現今天不是爸爸開車，是自動駕駛模式，難怪爸爸可以一直轉頭跟媽媽說話。這也代表我不會遲到，如果爸

爸開車，總是又慢又危險，他的臉幾乎要貼上玻璃。

「爸爸，你有設定八點以前要到學校嗎？」

「有，不用擔心。」

我拿下口罩，過濾過的空氣推擠進我的鼻孔裡，媽媽也早已拿下口罩，一再擦乾她流不停的鼻水。媽媽說那是身體在排毒的反應，雖然麻煩，但很必要。有時我沒戴口罩也會這樣，媽媽說我的鼻毛長得比她還長，代表我的身體比她的更能隔絕外面的空氣，儘管媽媽每天都要我清鼻屎，睡前還要我仰頭給她檢查，但是我不喜歡，那東西又黑又黏，挖出來時會拔斷幾根鼻毛，痛得我眼睛直滲淚。如果媽媽發現我弄斷鼻毛，她還會因為捨不得而生氣。眼睫毛也一樣，我的眼睫毛長得又長又密，所以她禁止我揉眼睛，除了塵粒可能會磨傷角膜之外，也能避免保護眼睛的睫毛斷掉。

學校門口就是一個地下車道的入口，車道側邊和上面一直吹風，要吹掉車上的灰塵，最後經過一個黑暗的隧道，四面八方先噴來強力水柱，再噴出巨大的氣流吹乾。出隧道之後就可以停車，一個警衛先生拿著亮紅色的指揮棒站在入口指揮，他看起來非常忙碌，眼睛和頭不停轉動，口罩和制服都被汗沾濕，護目鏡蒸上一層霧氣。下車前媽媽提醒我戴上口罩和護目鏡，我們一起走進一個大房間，裡面有很多拉簾式的更衣間，爸媽換上一套從家裡帶來的衣服，我則是換上新制服，然後將沾塵的舊衣裝進衣袋中，再走到下一個放滿鐵櫃的大房間找一個空櫃鎖起來，我想把口罩和護目鏡都一

起鎖進去，但媽媽說口罩要一直戴著。

「誰知道別人身上有沒有很多灰塵？」媽媽嫌惡地說。

電梯口有一張校區平面圖，我看到我們所在的活動中心右邊有一棟建築物，旁邊有小朋友在翻書的插圖，建築物的名稱被一張與平面圖相同底色的貼紙蓋住，我從微翹的邊緣偷偷撕開，發現那是一座圖書館。

我跟媽媽說我想去圖書館，學校發的教科書我早就看完好幾遍，媽媽在我很小的時候已經教會我注音符號，我認得非常多國字，可是最好看的還是圖片，裡面藏著很多故事，書頁都被我翻到沒辦法像新書那樣緊密地合攏。我問過爸媽家裡有沒有別的書，爸媽說現在除了課本已經沒有再印書了，如果要看書，學校裡應該會有。

爸媽聽我這樣說同時皺眉，還不可置信地瞪著那張平面圖，媽媽說我們得先去開學典禮，而且還告誡我不能自己在學校亂跑，否則警衛會把我抓起來，去哪裡要先問過老師。

我們搭電梯到地面上的活動中心參加開學典禮，門口有老師拿著手持式空氣檢測儀掃描每一個進去的人。掃描我的時候，我調皮地看著媽媽作勢要取下口罩，正被另一台機器檢測的媽媽狠狠瞪我一眼，我知道她要我不亂動，這樣會增加數值，而且儘管有嚴密的管控措施，她還是不放心，因為那些灰塵太細小，肉眼根本看不到。檢測通過之後，老師向我們打招呼：「今天天氣真好！」，爸媽也熱烈地回應相同的話。進會場之後，好像身處在即將上陣殺敵的軍營裡，大

家都全副武裝地戴著口罩，露出肅殺的眼神。沒有一個小朋友像我一樣興奮，滿臉笑容連口罩都遮不住。

開學典禮時校長講好多話，他先是精神飽滿地向大家問好：「今天天氣真好！」，再提醒我們是否帶齊上學要帶的東西，包括口罩和護目鏡、一套進學校之後要換的衣服、眼鼻沖洗器、消毒的洗面洗手乳，還有大容量的水壺。這些媽媽早都替我準備在背包裡，不是家裡常用的那一套，而是全新的，有的還有我喜歡的卡通人物，我已經迫不及待想要用鋼鐵人的眼鼻沖洗器，噴水時還會有發射光束的配音！

校長還提醒家長一定得用汽車接送，絕對禁止機車，因為小孩禁止在戶外活動。我以為機車已經被淘汰，因為每次我從車窗看出去都只看到汽車，但媽媽向我解釋窮人還是會偷騎，因為政府沒有嚴格取締，反正是自己找死。校長還對家長說了很多出入清潔、定期健康檢查、保持心理衛生之類的事，因為不是對我們學生說，我就不怎麼仔細聽，而且也聽不太懂。

我抬頭看見天花板上佈滿風口，一塊塊網罩切割出無限衍生的幾何圖形，還發出不懷好意的低吼好像要將我們一網打盡。看著看著校長好像就躲在其中，準備張大口將我吸入，被他帶著靜電或什麼負離子的舌頭舔淨之後，再被他吐出來，成為一個乾淨的人。

最後校長說當學生最重要的原則就是「管好自己的事就好」，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任務，我們就是要專心學習，成長為

一個對國家有貢獻的大人。除了學習以外的事，都不用管，國家和政府都已替我們安排妥當。

校長說完之後把麥克風放在桌上，滾動間發出間歇的高亢鳴聲，逼逼又啾啾的，好像突然被施魔法而有生命似的，我彷彿聽過這種聲音，在我很小的時候，那時我可能正從燥熱的午睡中醒來，那聲音夾雜在窗外刺目的光裡。

我腦中一直存有這個模糊的記憶聲影，不在我房間的窗戶，也不在爸媽的房間，總之那種燒灼眼睛的亮度不可能出現在這個灰暗的城市。那聲音也不可能出現在爸媽常用音響播放的音樂裡，我很確定那不是室內會出現的聲音，它是清亮的，卻又稍微被風吹鬆了原本的緊緻。我似乎還能聞到窗外那束強光從床墊裡冒出來的熱氣。

難道我小時候房子的窗戶能被推開？聲音、光亮與空氣能在室內外自由流動？不像現在的窗戶僅是一堵把我們困在室內的銅牆鐵壁。

我想不起來我在何時何地留下這個記憶，當我的視線與聽覺一再被眼前厚重的窗戶阻隔，我漸漸以為那只是我當時殘餘的夢。

但這聲音實在太熟悉，我忍不住好奇地問媽媽：「這聲音是不是很像我小時候聽過的……」。

媽媽臉色大變，我知道她一向討厭我問起這段回憶，她嚴厲地斥責：「你想像力太豐富了吧，那就是麥克風的雜音。」

我當時以為媽媽一定聽過，畢竟她的記憶比我豐富，是

因為她遺忘了？還是她缺乏想像力？還是她正在說謊？

開學典禮就在校長說完話之後結束，老師們催促我們趕緊進教室，我便把這念頭當成錯覺甩出腦袋。跟爸媽告別之後，我跑進人群裡，要走往地下一樓的樓梯之前往回望，人實在太多，我已經無法確定爸媽本來的位置，他們如果試圖搜尋我，一定也找不到，我和一大群新生身高和穿著相似，又都只露出一對眼睛，我們真像是電玩遊戲裡可以無限複製重生的小士兵。我想和身邊的人說說話，一起從容地走進教室，但大家腳步急促，眼睛直勾勾地正對前方廊道的盡頭，根本看不到旁邊正扭過頭欲言又止的我。

到地下一樓之後有一條長長的廊道，可以通往教學大樓，沿路牆壁畫上很多圖畫，夾雜著適合我們的玩具或電動廣告。我記得有一張畫好多支工廠的煙囪，裡面噴出來的不是煙，是滿天空捲飛著的紙鈔。下面有一排工人的面容，戴著工程帽和口罩以外的臉都堆滿笑意，上面落下幾個大字：「工業第一，振興經濟」。其他海報畫著洗手和洗眼睛的步驟，這些幼兒園老師和爸媽都教過，我已經非常熟練。我應該能像最後那一張圖裡的小朋友，整裝備妥所有武器，如口罩、護目鏡、消毒噴液等，準備對抗室外無形的空氣怪獸，雖是無形但圖畫仍是為它勾勒不規則的輪廓，有一顆又大又圓的黃眼睛和長滿利牙的豔紅大口。

我走進我的新教室，玄關設置了風幕機，強風從頭頂沖灌下來，幾乎快吹掉我的口罩，風卡在頭髮裡，髮型變得蓬

鬆立體。腳邊有一整圈的抽風系統，斜傾扇葉裡的黑洞急著要吃掉所有灰塵。推開另一扇門才真正進到教室，老師嚴肅地拿著手槍般的空氣檢測儀站在門邊，確認每個人的數值後才能坐下。

等大家都進教室坐好，老師又提醒我們許多校長說過的事，還叫我們將清潔必需品都放在桌上讓他檢查，他是個細心的人，走到每個人座位旁邊時會拉開他自己的口罩，俯身在我們頭頂，輕輕吸一口氣，我知道他在檢查是否殘留室外空氣的臭味，因為那最容易附著在髮上。然後他會將臉湊到我們眼前，仔細觀察口罩的顏色，如果他皺起眉頭就會拉開口罩檢查內裡，有幾個同學的口罩被他發現沒有每天更換。最後他叫我們伸出手，如果指甲尖端有白色的部份，他會拿筆用力地空戳我們的手幾下，叫我們回家立刻剪乾淨。

老師原來這麼嚴格，被他精細地檢查一輪之後，大家的身體都縮得比剛進來時小上許多，眼神和耳朵不敢離開他身上一秒，怕漏掉什麼重要的內容。但他說不用記得他，因為他只是政府和學校所有規定的執行者，每個班級的老師都會做一樣的事、說一樣的話，他說我們也不用記得太多同學，因為我們需要花全副心力去記得課本裡的知識，維持好自己的身體健康，沒有時間投注太多情感在老師和同學身上。

「今天天氣真好！」這是老師這一節課說的第一句話

「管好自己的事！」這是老師這一節課說的最後一句話。果然跟校長和其他老師很像，他們的身影好像全部重疊在一



起，每次回家若我試著回想老師的面貌，都只能模糊地想起他銳利的眼神，像黑夜鏡中某些角度才會折射的反光。

仍有同學不遵守老師的規定，像總是偷偷不洗眼睛的許依晴，每天早上進教室和午睡前都得沖洗眼鼻，即使大家都不愛沖眼睛，因為怕被老師發現，也為了自己的健康，大家都會忍著不適沖完，我一直以為大家都有確實做到。後來老師定期檢查眼鼻時發現許依晴的眼皮裡有結石，老師才知道她只沖鼻子，沖眼睛時故意不裝水，只噴空氣，因為她眼睛小又近視，常常沖不準，而且她用的是舊式手動的沖洗器，不像電動的有較柔和的水柱，也不能自動掃描眼珠大小與範圍。

記得那時老師檢查到之後，教室裡的空氣瞬間凝結，老師抽出口袋裡的消毒液對著自己的手快速噴了好幾下，再叫全班同學一個一個過來看許依晴的眼睛，她一直哭，老師逼她自己撐開眼皮。輪到我看時她一直眨眼睛，眼珠上整片濕氣不停被她擠擰出來，我什麼都看不到，困惑地望向老師，老師用力拍桌，許依晴的手指和眼皮才一直發抖地露出裡面黃黃的小顆粒，但一下子又被淚水淹沒。

之後許依晴就不再出現，她抽屜裡的東西很快被清空，她是第一個消失的同學，沒人問起她，老師也不解釋，我猜她去醫院治療了，爸媽也不想回應我的猜測。

後來有兩個同學因為盪鞦韆而消失。從教室窗戶可以看到學校外面一片霧濛濛的，雖然大多被黃土覆蓋，但仔細看

能發現中間有一個紅色的圈，那應該是跑道吧。現在的跑道在體育館二樓，跑道邊有一圈欄杆，欄杆下面就是籃球場，不敢想像跑道怎麼會蓋在外面，爸媽說如果迫不得已得去室外得戴上面罩，家裡的櫃子裡有，我試戴起來又重又醜，好像一隻巨大的蒼蠅，而且呼吸變得更吃力，汗一下子就滲滿整臉，怎麼可能戴著面罩去外面跑步？外面還有一個鞦韆架，兩個鞦韆孤零零地一動也不動，風來的時候可以隱約看到它們在煙塵裡顫抖。

外面為什麼會有跑道和鞦韆？我問爸媽，他們不知道，然後就不想再回答，被我問煩了，才說他們以前也都在室內玩，不可能去室外。那會是更久以前的東西嗎？以前的人，可以在外面自由活動嗎？還是那只是從室內淘汰的廢棄物？

一個叫王尚凱的同學很想去坐那個沒人搶的鞦韆，我曾經偷聽到他在窗邊喃喃自語。他活潑好動，每次下課鐘響就立刻衝去地下一樓的遊戲廣場，我們教室在三樓，跑到廣場時都快要上課，根本搶不到鞦韆，我以為他只是妄想，因為所有通往室外的通道都被封鎖了。

有天外面下起小雨，窗戶被滴出一圈圈黑漬，黏在窗上的水珠跟外面的空氣是一樣的顏色，我聽見王尚凱在窗邊小聲地說：「下雨就可以出去玩了！」，然後就不見人影。

我知道下雨過後空氣會變得比較乾淨，可以看到更遠的地方，但那是要很大很大的雨才行，而且老師說過不能去戶外，出去就會被關進醫院檢查，不能再回家或上學。那節下

課我一直貼在窗邊穿過髒污的水滴盯著鞦韆架，希望王尚凱跟我一樣不知道出去的路，但王尚凱竟然真的出現在樓下，變成一顆小黑點，興奮地跳上那架鞦韆，只戴著薄薄的口罩，他越盪越高，鐵栓的摩擦聲好大，好像下一秒就要解體一樣，他還站起來，用力蹲幾下就讓鞦韆甩得更高。他會不會飛出去呢？空氣裡的灰塵不會刮傷他的臉嗎？雨水能夠這樣直接接觸到身體嗎？他這麼大聲，不怕被別人發現嗎？

有幾個同學聽見聲音也靠往窗邊，臉色陰沈地向下看，但他們看一眼就離開，他們可能根本不知道那個人是我們班的同學吧，其他沒有出去玩的同學大多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安靜地看書、寫功課，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我的行為因此顯得非常奇怪，是不是我不應該繼續站在這裡，窺看別人發生的事。

沒過多久，警衛先生戴著面罩衝向王尚凱，他急忙把手上的另一個面罩套在王尚凱的頭上，王尚凱最後被我看見的表情是一臉疑惑，然後五官就被擠成一團。校門口閃爍著救護車的光和急切的鳴笛聲，老師大吼的聲音一直從底下傳來，但找不到老師在哪裡。

上課鐘聲響了，大家都回到座位上坐好，我也回去坐好，拿出這一節課的課本，等待老師出現，並暗自祈禱老師不要遷怒在我們身上。我看向王尚凱的座位，發現有些人也和我一樣看著那個空座位，我知道王尚凱不會再回來了。

老師走進教室時果然非常生氣，動作比平時更用力，但

他只大聲說一句：「我再說一次：千萬不可以去外面！」就翻開課本準備上課。

我實在太想解開心中的疑惑，而且不是我闖禍，老師應該不會罵我吧，我鼓起勇氣舉手發問：「外面為什麼會有盪鞦韆？是不是以前的人可以在外面玩？」

一個和王尚凱一樣，下課時總是急著跑出去玩同學搶在老師說話之前說：「我爸爸說他們以前都在外面玩！」

老師的表情變得比剛剛進教室時更可怕，他冷冷地說：「不可能，外面只有車子可以走，老師以前小時候就是如此，老師的爸媽小時候也是這樣，外面那個是學校要淘汰的老舊設備，放在那裡等回收車載走。」

雖然老師說中了我其中一個猜測，但那個同學也說中了另一個，我心中仍充滿疑惑，我看向小安，他只對我輕輕地搖頭。

那天放學我想去找老師再多問一些問題，我猜老師如果不站在講台上應該會比較溫和，說不定會為我解說更多。但辦公室大門緊閉，傳出很多人說話的聲音，校長好像也在裡面，我聽見老師很生氣地說：「學校和政府急著推新課綱，配套措施都沒跟上，鞦韆、圖書館都還沒拆除，造成我們老師很多困擾！」

校長也很生氣地罵警衛：「你警衛室監視器和警報都裝了，還會發生這種事？」他又繼續罵了很多人，辦公室像是彈藥橫飛的戰場，我不敢聽太久，怕這熾熱的怒火延燒出來。

隔天那個說他爸爸以前都在外面玩的同學轉學了，我上學時看見他爸爸匆忙地去找老師，我也就跟著去辦公室外面偷聽，老師把他抽屜的東西還給家長，說：「如果無法配合新課綱，就轉學去東部或山區的舊課綱學區。」

那同學的爸爸著急地問：「我工廠的工作怎麼辦？」

「東部有不同的工作，雖然賺比較少，但也不用花很多錢，而且你們在舊課綱學校學習應該會比較快樂，新課綱學校不可能接納你們這些保有舊思想的學生與家長，會污染別的小朋友，」老師的口氣越來越冷淡，「我們已經通報教育局和都市發展局，他們近日會發轉公文至家裡，裡面會有更詳細的說明與安排，輔導室已核定心理不適，啟動轉校流程，勞工局也會輔導您職訓與就業。」老師最後說得又快又急，那同學的爸爸再也沒發出聲音。我當時聽不太懂，只是記住老師說的話。

後來又有同學消失。那天我們全班從早上開始一起流鼻水，平常頂多幾個同學在不同日子輪流過敏，但那天特別奇怪，第一節下課垃圾桶就被衛生紙塞滿，還有幾個同學趕緊請假回家。老師匆忙跑進教室，檢查教室後面掛著的空氣檢測儀，發現數值比平常還要高，但沒有到發出警示音的地步。

大家其實都知道是誰，他座位周邊的同學都請假回家了，那同學身上散發一股臭味，老師抽出口袋裡的手持式空氣檢測儀走向楊大昌。我猜一定有同學先跟老師說了，老師才會立刻發現是他，但大家只是低頭看著自己的桌面或課

本，很少人像我這樣直接看著害怕到頭都快伏到抽屜裡的楊大昌，還一直想自己櫃子裡有沒有另一套新衣服可以借他。教室裡打噴嚏和擤鼻涕的聲音沒有停過，而且還賭氣似的越來越大聲。

「你沒換衣服嗎？」

我只看到楊大昌嘴巴微微蠕動，聽不見任何聲音，老師因此必須彎下腰靠近他，但老師的手緊緊壓住自己的口罩，我猜老師心裡一定很後悔沒有戴上面罩。

「你有換？什麼？你自己走來學校？警衛不知道嗎？」

楊大昌被老師的怒氣嚇到抖個不停，他為什麼要自己走來學校呢？他爸媽的車子呢？他不知道那些灰塵能鑽進每一個微小的縫隙嗎？不用說書包裡的衣服，他此刻的身體可能像一個快盛滿的沙漏，他在學校的時間也已經快要漏盡了。

我不想再看著楊大昌難以辨識的嘴型，他像是躺在砧板上喘氣的魚，我覺得一直流鼻水的我們就是那塊將他推向刀刃的砧板。我的鼻水又慢慢滑出來。今天放學後滿身大汗的警衛先生又要在辦公室的門後被罵了。媽媽說流鼻水就是在排毒，鼻水讓我的眼睛也乾眨個不停，一直擤反而會讓我頭疼，但讓他流出來又會讓鼻子癢，直打噴嚏，所以我就拿衛生紙輕輕貼住鼻孔，讓一張張衛生紙被我鼻水暈濕，變得軟皺。

楊大昌後來自己走出教室，大家紛紛抬頭注視他的背影。我想像他腳下踩著我們鼻水流成的水流，滑出教室、滑上外面又在鳴笛等候的救護車，滑到一個我們不能到達的遠

方。不好意思楊大昌，我想讓鼻水不要再流，但直到你走了之後它才慢慢停下來。

楊大昌走了之後社會老師走進來，他推著一台巨大的空氣清淨機，放在楊大昌的空座位上，插頭剛好就在旁邊。

老師開始上課，介紹國家近年的發展，他說我們國家十幾年前流行抗爭，政府便順應民意管制工廠的運作，但後來經濟重挫，落後致力發展工業的其他競爭國家，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所以後來人民和政府達成共識，無條件全力發展工業，有些當初的抗爭首領還成為工廠或企業的社長。老師說空氣早在好久以前就已經很髒，不全是工業造成，人類已經習慣避開空氣，盡量在室內活動。政府努力設置許多空氣淨化系統，承諾人民只要待在室內就一定能保持健康。

最後社會老師在打鐘前又說了那個我早聽膩的結論：「所以你們只要管好自己的事就好。」

反正這世界從以前到以後都是現在這個樣子，大家也都是用一樣的方式生存著，不用多想什麼，就一直專注地管著自己變成像爸媽一樣的大人，為自己賺錢，也為國家賺錢。那時我幾乎快被說服了，如果我的記憶差一些，不要一直想起小時候所看到的窗外風景的話。

楊大昌消失那天，我回家跟爸媽說又有一個同學不見了，爸媽臉上的笑意盡失，非常緊張，一再提醒我：要好好學習，少去管別人的事，少交朋友，沒人知道他們在想什麼，私底下做了什麼不合規定的事。如果我不遵守學校規

定，我們全家就不能住在這裡，他們不再能賺很多錢給我買玩具，暑假也不能出國玩。

我看向窗外，突然地想起小時候看過的窗外風景，模糊的記憶似乎變得更清楚一些，那時除了聽到不是樂器或人聲的輕巧音階之外，我想起還有一片隨風搖擺的綠影。但現在外面什麼都沒有，只有刮過來又刮過去的塵沙。我轉看窗外的上面，有隱隱約約的光源，那上面有什麼呢？撥開不同濃淡的灰色之後，會是更濃的灰色流進來嗎？

我努力想記起以前的事情，我一直有一種世界漸漸縮小，最後將我封鎖在盒子裡的幻覺。我甚至覺得每個大人跟我有一樣的感覺，所以他們看起來都像被綁上了無形的鐐銬，鬱鬱寡歡。爸媽常看著窗外嘆氣，是不是他們眼裡的窗外和我現在看到的是不一樣的風景，曾經在窗外的事物都已不再存在，所以他們在心中哀悼那些消亡？

我偷偷趁大家都不在的時候問李佑安他的爸媽有沒有這種狀況，我和小安常會私下聊天，但沒有很多機會，如果看到我們聊天，大家會用奇怪的眼神看我們。

小安的爸媽是老闆，他說他爸媽不常在家，在家也都在講手機或打電腦，他覺得他們不憂鬱，每天都很開心，因為他們常常買新東西。他媽媽最近買包包和項鍊，爸爸買一棟山上的新別墅，暑假小安會住在那裡，他爸爸說山上的樹會更新小安的身體。小安說這是秘密，照理說住在新課綱學區的小孩不能去山上或東部，因為那是舊課綱學區，但他們家



太有錢了，所以能不被任何人發現。

住在山上跟住在大樓裡有什麼不一樣呢？山比大樓高嗎？小安在那裡一樣會一直待在室內望著窗外嗎？那裡的空氣有不一樣的顏色嗎？樹是什麼顏色和形狀，會像灰塵跑進身體裡嗎？為什麼能讓身體更新呢？我心裡有太多疑問，我覺得我的身體不再和小安的一樣，我只是一個被遺棄的舊玩偶，脫線發黃，拿起來還會激起綿密的塵絮。

我猜我會有這麼多疑問是不是因為我看太少書，老師說看書可以增加知識，政府這學期開給我們的書單有五本，都是繪本和圖文書，五大箱就放在教室後面，每個人都能分配到一本。我們讀完了「討厭鬼上學去」，講一個討厭鬼上學學了各種規矩和知識之後，變得不再討人厭。現在正在讀「都市奇遇記」，裡面有一個東部來的小朋友在都市迷路，經過眾人的協助終於回到安全的室內並接受治療的故事。我已經看過好多遍了，但老師教的總是比我讀的速度還慢。

我問老師還有沒有其他的書，老師說一年級上學期只有這五本書可以看，其他的要等下學期，而且他認為我看不懂，我又問老師圖書館裡是不是有更多的書？老師說圖書館的書都發到各班教室裡了，而且學校圖書館正在整修中，裡面只有工程的灰塵，沒有書。

「你如果進去，會吸太多灰塵，一定會被送去醫院！」老師的眼睛瞪得好大，如果被關進醫院不知道能不能離開，聽說鼻子會被插上管子，身體變成一個任人檢視的容器，我不

敢再想，而且圖書館的鐵門又重又硬，不是我能輕易打開的。

我趁放學教室都沒人的時候去翻了各年級教室裡的五本書，越往高年級，書裡的圖片就越來越少，我沒時間細讀裡面的文字。有圖片的書大多畫出窗外的景色——工廠、煙囪、密集的大樓，或是室內的場景，找不到山、樹，或是什麼新的身體。

我還偷拿一本回家問爸媽，封面畫著一個開心的男孩，我猜想那是不是被更新的身體？爸爸先生氣地問我這書從哪裡拿來的？我說這是別人掉在地上的，爸爸又罵我：「不是叫你管好自己的事就好嗎？」

他翻開書之後表情奇異地被撫平，他突然很有耐心地跟我解釋書的內容，裡面寫一個男孩成功的故事，從小努力讀書，乖巧地聽爸媽和老師的話，之後研發出工業新技術，為國家賺取更多利益，之後決定從政，為更多人民謀取福利。爸爸說這就是我們市長的故事，他讚美我撿到一本很好的書，雖然他和媽媽只是工廠裡的小小作業員，但他希望我未來能和市長一樣，為國家經濟發展做出了不起的貢獻。

爸爸最後將書沒收，沒有關係，我不想看那本書，感覺爸爸並不會向老師告狀，因為這已經超出我這學期被允許的閱讀範圍，如果問太多問題，或是知道太多大家不知道的事，會像之前的同學們那樣，從此消失在這個學校或城市裡。

我還是想看山的照片，圖書館或許有。體育館有各種體育器材和場地，餐館有飯也有麵，那圖書館也應該有更多種

類的書才對，老師可能不想讓我看才對我說謊。我問小安要不要跟我去圖書館探險，因為我實在不敢一個人去，但小安先是狐疑地問：「真的還有其他的書嗎？我家也都沒有其他的書啊！」

連小安家這麼有錢都沒有其他的書，我開始有點懷疑：「可是大人也會每學期看不同的五本書吧，所以我猜圖書館裡有。」

「老師說我們只能看這五本，而且其他書我們也看不懂啊！」小安擔憂地望著我，再說：「老師說灰塵很多，你不要去啦！」

我幾乎快被小安說服，最後他對我眨眨眼，「不然，我幫你偷拍幾張山上的相片就好了！」

因此我克制去圖書館的慾望，也壓抑自己不再追問老師和爸媽關於圖書館的問題，我練習和大家一樣，安靜地上課，準時交作業，按照老師的指示完成每週課程與閱讀進度，只回答老師提出的，而且我也剛好會的問題。

我沒跟小安說，我後來偷偷去探查過很多次，終於知道該從哪裡進去，側邊有一扇窗戶勾鎖鬆脫，只要用力搖就能打開，粗心的警衛先生一定又沒有發現。發現窗勾鬆脫的那天，我推開窗和窗簾向內偷覷，裡面沒有工程進行時凌亂放置的各式工具與層梯，只有一排排書櫃靜靜地在陰影裡排隊，架上的書剩下很少，幾乎都被搬到閱覽室的桌子上。一疊一疊高低交錯地佔滿好幾張桌面，像是被縮小的都市模

型，我不確定那些書是不是指定讀物。我仍是興奮難耐，因為裡面根本沒有工程，老師果然一直在騙人，說不定那些書是我從沒看過的！那天我沒敢跳進去，我的腳一直挺不直，我實在太害怕。

後來有一天升旗時，校長宣佈圖書館隔天就要進行改建工程，請大家避開工程區域，圖書館將改成可以放更多電腦的電腦教室，大家不知道什麼是電腦，校長仔細介紹電腦可以玩遊戲，如果我們學會使用，可以賺更多錢，他說我們爸媽的公司裡一定都有。大家聽了之後異口同聲地歡呼，想趕快看看電腦到底是什麼神奇的東西。

我卻一點也開心不起來，雖然我不確定圖書館裡到底有沒有我想看的書，但如果有的話，豈不是明天全都要被丟棄？

所以我下定決心，放學後來到圖書館前，決定要真的闖進去一次。鐘聲又響了一次，我站在貼著「整修中」佈告的圖書館門口，鐵門蒙上一層厚厚的灰，自從我入學以後圖書館就從沒開放過。

在這個時間進去，一定不會被發現的，我好想看那桌上的書，雖然我可能看不懂全部的字，如果有標上注音，我可以看懂更多，我最希望找到山上的圖片。我回頭看那條空蕩蕩的廊道，因為在地底所以隔絕所有外面的聲音，只有燈管滋滋地煎著冷白的空氣，還有藏在天花板裡的幾台空氣清淨機呼呼地抽風，所以只要有人靠近一定聽得到。廊道的盡頭右轉可以通往活動中心停車場，我想起我開學時和爸爸媽媽

牽著手，帶著一張天真無邪的童稚面容走進來的畫面。

我躡手躡腳地翻進窗裡，往閱覽室的桌子走去，但我輕緩的腳步還是踩碎凝結的空氣，在空蕩的室內碰撞出層層疊疊的回音。

我緊張地四處張望，看見頭頂有一顆閃著紅光的鏡頭，我開始害怕，想立刻再翻出去，但我的身體不自主地緩慢爬向堆滿書的大桌，就在我只差一步的時候，我聽見外面的走廊傳來快步奔跑的聲音，慌亂中我隨便拿一本書，就蹲低身子爬回窗邊，確定腳步聲還有一段距離，再立刻翻出窗外，小心地把窗戶掩緊。

然後我看見小安站在我身旁，慌亂間我不知道該把書藏在哪，他立刻揣進他的包包裡，警衛先生隨後喘吁吁地出現，他的頭像被整盆汗水淋過，生氣地問：「都放學了，為什麼還在這裡逗留？這裡在進行工程，不可以靠近！」

小安冷靜地回答：「我們在找早上弄丟的彩色筆。」我跟著點點頭，立刻蹲下伸手探尋。

警衛先生一直在旁邊監視我們，後來我們對彼此說可能早被別人撿走，決定不再找，警衛先生繼續跟在我們身後，看我們各自上車回家。

一路上小安的眼睛裡塞滿訊息，我不知道他到底想對我說些什麼，他只在我們並肩走向校門時對我低聲說一句：「我爸爸不讓我去山上了。」

爸爸已經習慣我遲到上車，看我汗流浹背、喘個不停，

也沒罵我，只簡單地問：「又弄丟什麼，找到了吧？」

我一直忘不掉小安離開時的眼睛，以前活躍的亮光與笑意全都沉進他的黑眼珠底，他的眼睛似乎變成一扇囚窗，我一邊擔心小安，一邊回答爸爸：「小安替我找到了！」

隔天好多貨車開進學校，雖然都被帆布蓋著，但我知道圖書館裡的書一定全被載走了。我等不到小安出現，只看到小安的爸爸來找老師，老師後來叫我把小安的東西收進一個袋子裡，再拿去給他爸爸，老師嚴肅的表情底下有明顯的惡意，所以嘴角一直向上跳動，他是故意的，他知道我很難過，因為學校裡唯一會對我笑的人已經消失了。

「佑安要轉學了。」他爸爸皺緊眉頭，自責的氛圍緊緊包裹著他，讓高大的他變得好渺小。「這是他要我轉交給你的。」他遞給我一個信封，我知道小安不可能把整本書還給我。

我回家之後才敢打開那封信，裡面只有一張被整齊地修剪過的圖片，依據背後所印的字校正上下之後，下面是一片綠色，近處呈現毛巾刺茸茸的感覺，遠處則是一片平滑的綠黃交錯，中間偏右插著一根像花椰菜一樣的東西，花椰菜的梗是黑的，底部向左邊垂直拉出一塊黑影，上面是漸層的藍色，越上面越深，中間卻有一些忘記塗色的白色區塊，像是畫筆的顏料畫到最後乾枯的觸感。

連室內都沒看過這樣鮮麗分明的色彩，我把圖片放在房間裡色彩繽紛的卡通壁貼旁，再放在學校發的繪本內頁上，都不對，明顯不相搭襯。我不確定這圖片究竟是相片，還是

圖畫，是真實，或是幻想。這是從我偷來的書裡剪下來的嗎？裡面有小安說的山和樹嗎？可是小安沒看過啊？

最後我走到窗前，那天天氣不好，看不到小安家，我把圖片貼在窗上，小安家似乎就變成這張圖片，他可能就躲在那根黑梗後面，等著我去找他。

窗上這塊藍色像一場雨向我撲來，把窗外所有灰暗的空氣全部沖散，奪走我全部的注意力。於是我的窗上又開了另一扇窗，我覺得這圖片就是應該放在這裡，似乎能疊上我腦海裡糊散的，小時候我看到的那片窗外風景。

儘管我還是不敢確定這是真實存在，或曾經存在世界某處的畫面，但我確定不管天氣好或天氣壞，與圖片相比之下，窗外城市的調色都太單調，太缺乏美感與想像力，像我教室抽屜裡那個留下許多空格、少了好多筆蓋的彩色筆盒。

後來只要我一個人房間裡，看見我投映在窗上的臉越來越晦暗，我就把圖片貼在窗上。

我的思緒回到現在，外面已經全黑了，我在窗面上照見我自己同樣陰暗的臉，六年級的我已經找不回一年級時那種天真自在的表情。

我又把圖片貼回窗上，看著圖片，我就知道這一切都是騙人的，校長、老師還有爸媽的話都充滿謊言。謊言就像外面的飛塵，永遠不會散盡，永遠將我困住，世界的真相將一直被埋在霧霾裡。

為了爸媽，我不會戳破謊言，也不想讓自己消失在謊言

裡，然後去尋找真相。只要黑暗的沙塵填滿整扇窗，我就會自動尋找那個燦藍的角落。然後我就會立刻變身為那根花椰菜，不用穿戴什麼、沒有風，也沒有會模糊畫面的空氣，就這樣平穩安適地站在軟綿綿的綠色毛巾上面。

媽媽在外面喊我吃飯，一邊說著：「今天天氣很好，超市有很多新鮮的蔬菜，快來吃！」

我把想回答媽媽的話含在嘴裡：「今天的天氣才不好呢！」，推出一條門縫，看見爸爸正在吃飯，幾根手指和眼睛都黏在手機上，媽媽坐在餐桌上托頰看向窗外，她的眼神應該是因為被那扇窗截斷而顯得空洞吧，他們沒開音響，整個屋子充滿清淨機運轉與細塵刮擦窗面的聲響。

我走出房門，媽媽的表情頓滯幾秒才拉起委頓的嘴角，露出笑容，爸爸抬頭快速地對我微笑後，再低頭躲進手機的光罩裡。我開始能察覺那些表情背後其實只有幾根支柱勉強撐著，爸媽的記憶中存有更多圖片與聲音吧，他們卻選擇這樣危危顛顛地活在謊言裡。

如果我躲進這些光明背後的陰影裡，揭開他們有如口罩一般的笑容，他們也只是跟著我一起坍塌，再被快速清運，成為下一個搬走的空房和空下的教室座位。而且或許因為這樣，他們再也不會對我笑了，但我一直覺得他們的笑容是窗戶裡面的世界最鮮艷的色彩。

我走進媽媽的視線，背對著窗戶，一步一步把她的視線捲收進我眼裡，我笑著回答：「今天天氣真的很好呢！明天一



定也是個好天氣！」

然後我坐上餐桌，捧起騰煙的飯碗，用幸福滿溢的口氣說：「我在房間都聞到菜香了！謝謝媽媽煮飯！謝謝爸媽辛苦上班賺錢！」

聽我這麼說，我們全家都笑出聲音來。

這是一個近未來的預言小說，描寫在不久的未來，空污嚴重到妨害日常生活，有能力特權的人遷徙到乾淨的區域，而一般人留在充滿污染的區域生活。政府所做的並不是解決汙染問題，而是以高壓專制的管理與教育方式來控制人民的生活。出入必須戴著面罩，不能暴露在外，若有違規與疫病感染給他人的國民必須被隔離懲罰。

更重要的是不能提起歷史，那個汙染尚未降臨人們可以戶外行動、空氣曾經清新的歷史，不能知道另一個特權區域生活方式的壓制，不能思考其他生活的可能性。

作者以兒童的角度寫這些觀察，由於是近未來，讀起來感受並不跳躍奇幻，許多物件與情節甚至與現在的社會現象重疊。主人翁觀察父母師長的蠻橫粗暴卻又無力的狀態，疑似遭汙染的同學消失的情節，他也嘗試到將被拆除的圖書館，偷走一本書，想知道自己不允許被知道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精彩的是最後的反轉，孩子出自本能與觀察，知道成人隱瞞了他們真相，但孩子出自愛，出自憐憫，配合大人演戲，並反過來說假話鼓勵了大人，權力上下發生了逆轉。

在類似題材中，這篇作品在限定的規模篇幅中，處理出鮮活而真誠的情調，而結尾令人印象深刻。

小說組  
優選獎

---

# 〈濃紅色玫瑰〉

夏靖媛



---

### · 作者簡介 ·

高雄市出生。十九歲上台北後，常感覺自己沒有個一定，是個流離失所的寄居蟹。三十二歲開始學習寫作，然後擁有了屬於自己的殼。有小品文散見於中華副刊、人間福報。

### · 得獎感言 ·

通知得獎，宛如冬日之陽，謝謝。

向來後知後覺，片刻才激動哭起來——希望天上的媽媽會高興。

文學使我懂得人生懂得感恩。在文學中不只能探得光，若持續耐性，它亦會使人堅強但溫柔。

謝謝重視文學藝術的高雄市文化局。

謝謝我的師長，不曾棄嫌我，並以寬容、智慧幫助我止住了本來一路倒的骨牌。謝謝爸爸媽媽。謝謝爺爺奶奶將我養育成人。謝謝鼓勵、支持我寫作的好友。謝謝為我加油打氣的文友。謝謝外婆舅舅與舅媽的疼愛，知道我得獎，歡天喜地，煮食豐盛料理慶祝。謝謝所有的可愛，總在我陷入孤獨狀態不可拔脫時，試圖柔和地靠近，這讓我覺得自己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孤單。

嗯，我終於瞭解小時候觀看電視轉播金馬獎，為何得獎者會道謝個沒完了。

---

升小五之際，葉晴欣月事來了。先前年節時候，嫁到台北的姑姑若回來，家裏廁所垃圾桶偶爾會出現用面紙包覆得齊整的衛生棉，她瞧見幾次後，詢問祖母：「為什麼那裏面有紅色的血？」祖母回答時語氣輕盈：「這有一天妳也會遭遇的，一個月一次。」

雖說已經有了心理準備，但是，那一天她在學校課堂中，感受血那樣貿然地衝流出來，仍然感到驚恐，那麼紅的血。

第四度來潮，是在放學途中。葉晴欣低首掀起百褶裙，看著大腿內側的幾道血痕，覺得血太多了。秋天的風，在她毛亂的髮尾上搔抓，她感覺恍惚，竟開始覺得這個季節，夾帶了縷縷不可言說的沉重哀傷。她打開紅漆大門，庭院的水泥徑上擱置兩株不明植物，葉晴欣保持距離凝視著，一株上頭綴著幾朵桃粉色花苞，另一株的花苞緊閉著看不出顏色。

日光彎進矮石牆，斜斜地穿透葉晴欣，躍過大口字形園地，接著臥向黑瓦，將腳印留在紗窗與底下的一字形狹長花壇上。只見祖母拿著木柄鏟子，從屋側小徑驅向庭院。

她們合力移植了桃粉色植株，祖母彎下腰用手抓取塑袋中的培養土，往植好的第一株填土，交代著：「第二個洞，得和這個保持點距離，別挨擠著。以後玫瑰啊，才會開得花團錦簇。」葉晴欣很快就將洞挖好，頭也不回，手一轉，抓向另一株玫瑰的枝幹，立刻彈開來尖叫，攤開手掌看，有一個頗深的小洞，沒有流血，卻感覺很痛。

祖母自屋裏拎出白色藥箱，葉晴欣望著，覺得祖母的背

部愈來愈似蝸殼。祖母背光、彎腰，一邊為孫女點雙氧水，擦紅藥水，一邊嘟囔道：「怎麼那麼不長眼睛。」然後再貼上一個OK繃，葉晴欣安心了，想著，「奶奶到底是愛我的吧。」

透過紗窗可瞅見屋內客廳高掛的大方正石英時鐘慢慢指向5，祖母每日禮佛誦經的時間快到了。她將藥箱拎進屋裏，放回原處，再出來時玫瑰已移植完成，周遭也清理好了。她杵在兩株玫瑰的中間，月光即將取代日光。猛然回想起之前幾次被祖母趕出家門時的情景。尤其上一次，挨罵後，她更加認為錯的並非自己，不再忍耐地回吼，「你以為是我想要被生在這個家嗎！？」隨即，被推出那道紅門，跑去躲在隔壁警悟寺靈骨塔旁的小花圃，蹲踞著啼哭，愈想愈委屈。她疑惑，為什麼哥哥和堂哥們偶爾回來做對了一件事，便能被稱讚乖極了？而她經常盡量地做對每件事，但如果做錯一件事或講錯一句話，就彷彿罪大惡極……她以為自己再也不會或不能回家了，拱身屈腿躺在小花圃邊的石椅上，和悲傷一塊睡著。

她隱隱約約地聽見有人呼喚她的名字。但是不願醒過來回應。而呼喊聲愈來愈近，聲音急似命就要丟掉了。她轉醒，睜開眼，看見天色灰白，將亮未亮，從心底竄出一股恐怖感。側耳細聽，祖母老舊的紅色小達可達摩托車，撲撲、拐機拐機，在靈骨塔後牆的巷弄，寺外的街道來來回回。為了讓祖母看見，她起身走向寺廟正門口。

回家的兩天後便是中秋節，照舊全家人都回來岡山，帶

著月餅。平常大屋子裏只有她和祖父母住在一起，家人返來時，她雖然高興能見到與父親住在台北的哥哥，卻也覺得哥哥與堂哥們很討厭，總是把她當個奴婢似的，理所當然地使喚，甚至常取笑她長得又醜又胖。在這個家，男生可以到紅門邊的榕樹下掏出生殖器撒尿，大人卻不會怪罪他們。有時她從屋側瞥見那一小片寸草不生的地，心中總是不免恨恨的。

葉晴欣和祖母合力移植玫瑰之後，每日，她都會去看看開花了沒。那株本不見色的玫瑰，花苞逐漸露出了濃紅色，夜裏瞧的話，那紅濃得發黑。一日下課，她飛快地跑回家，祖母正拉著蜿蜒的水管，四處為庭園中的每一株植物淋水。她們去到花壇前，一同注視花瓣開放後顯得過於深邃的濃紅玫瑰。祖母忽然表情嚴肅地說：「妳長大以後，萬不可以當玫瑰。」她極快反問「為什麼？」只見祖母迴身指向前方高過灰矮牆的桂花樹說：「因為有刺。我看，當桂花好了，香氣宜人，靜靜散發溫暖。」祖母想了一會兒，又指往右方，自顧自地說：「蘭花也不錯，高貴大方。」沒等到祖母再度發話，她便走開了，暗想，「我要當玫瑰，因為那些刺，可以保護我。」

南部幾乎終年豔陽，除夕那天的白日氣溫仍偏溫熱。「胖妹，把奶奶的椅子搬出去院子，等一會兒拍照喔！」葉晴欣的大堂哥這樣喊著。她雖不怎情願，還是把大藤椅搬往紗門外，和另一只祖父日常乘涼閱報時所坐的藤椅並排而置。然後踱到花壇，瞧瞧似乎長高了一點點的兩株玫瑰。摘下一片桃粉玫瑰花瓣攔在掌心，笑了起來，心想，這好似衛生棉



的翅膀，再看看整朵花，花瓣一層一層地包覆，顏色活潑嬌豔，真可愛。她張望四周，然後悄悄地對花說：「我也想和你一樣討人喜歡。」

天色暗了下來，屋裏正笑笑鬧鬧，她正疑心是否沒人記得要出來拍照了，下體瞬間湧出一股熱。

連續一陣子，玫瑰慢慢地凋謝，再慢慢地盛開。不久，桃粉色玫瑰染病，整株枯萎並且焦乾。葉晴欣將升上小六的暑假前，死黨同學慎重遞上一本冊子，說是畢業紀念冊，給她先拿回家寫，開學再還。她將冊子藏於自己小房間的枕頭下，被祖母搜查出來。個人檔案住址處，葉晴欣頑皮地寫著「墳場」，祖母將冊子撕毀，並向全家人宣告，無法管教愈發古怪的孫女。不過，祖母卻未揭露其他事，諸如不寫功課、逃學、頂撞老師、衛生棉總未包好再扔等等，只一直講快氣瘋了。

這件事過後，葉晴欣長年住在台北的父親請託了叔叔，讓她寄住在高雄一年。

那一年，她獨自睡在透天厝堆滿雜物的六樓頂，時常通過月亮的陪伴思念祖父母的家。那些日子，風老是呼嘶呼嘶地吹得她暗自流淚，有時望望樓下，只見喧囂的六合夜市。原本被祖父母養得肥胖的身形漸漸消瘦。初入住時，嚴肅的叔叔似開玩笑地說：「妳那麼胖，碗裏的飯該盛得滿滿的嗎？」她也就當真了，往後只盛一小口飯，菜也不敢多吃。每日，嬸嬸給她十元零用錢，可是，那只夠買個蘋果麵包。

久了，她索性不吃早餐，把零用錢用來買小杯甜奶茶，漸漸地沒了食慾，學校中午的營養午餐也吃不下了。由於營養不良，瘦下了二十多公斤之後，衛生棉上的血跟著變色了。有一天她坐在馬桶，睜睜望著內褲許久許久，想，這個血色，宛如夜晚時濃紅玫瑰的顏色呢。

借住時間截止時，叔叔表示不能再讓她續住。她卻非常高興，因為不必提水桶跪趴著從一樓抹擦地板到六樓，放學與假日也不必再到大統百貨樓頂幫嬸嬸顧攤位炸熱狗，更不用再穿嬸嬸的衣服去學校引起同學取笑。

葉晴欣被接往台北。父親租賃一間房屋，讓她和哥哥同住，就在父親與「阿姨」同居的樓下。大多時她無拘無束，迅速增肉增高，入螢橋國中就讀，結交了許多校內與校外的朋友，幾乎日日放學後就一同至汀州路上的小歇泡沫紅茶館流連；即使月事來肚子痛，她也照常啜飲著冰涼的無糖百香紅茶。

校外女生朋友普遍有著外號，她們嬉鬧地叫她欣欣，但她不喜歡，因此有一次她鼓起勇氣，顫抖著說：「嗯，以後叫我，玫瑰，好嗎……。」她們都大笑起來。有人說：「才不要哩，妳根本不像玫瑰。」

一日深夜，葉晴欣離開小歇，回到家，打開門，赫然見到父親坐在客廳沙發上。他瞟她一眼，怒拍桌子吼道：「幾點了，一個女孩子，才國一，還要不要臉！」葉晴欣冷冷地說：「我怎樣不要臉，回來家裏也沒溫暖，我想跟朋友待在

一起不行嗎？」父親衝至廚房取來掃把朝她猛打，掃把斷裂後，又取來拖把，狂嚷打死妳。她跪臥於地哀號，也尖叫。然而號出來叫出來的只是「啊」的高低音。從她有記憶開始，哭號的時候，常常邊哭邊思量，求救時該喊爸爸還是媽媽，最後總是誰也沒喊。

隨後，父親質問道：「之前冰箱裏阿姨買的柳橙汁，阿姨說是妳喝了，妳為啥扯謊說沒喝？」她憤恨地想，「你是我的父親嗎？我已經告訴你很多次我沒有喝，為什麼你就是不信？你選擇相信她——你媽的，是誰的身體裏和你流著百分之五十相同的血？你為什麼這樣對待我——沒關係，反正我每個月都會把血流出來。——等血流完了以後，我就可以，不再是這個家的人了。」

披頭散髮的葉晴欣，望向身上一處處紅腫的傷痕，腦海卻浮現圓圓月亮的清冷模樣，以及濃紅玫瑰花瓣掉落的慘黑敗相，霎時，她希望，「就這樣死掉吧……」父親逼著她道歉，而她昂首沉默地直視他，心中只有仇恨。半晌，他厲聲道：「滾，我不要妳這種女兒，妳給我滾出去！」

忍著疼痛，葉晴欣起身往房間收拾行囊。父親卻又慌慌張張地致電祖母，告狀般道：「這孩子要離家出走啦。……那可不行，我是決意不會開口留她的。」祖母大概斥責了他，並要求和她通話。她接過電話，告訴話筒：「你們都一樣！」隨即摔開電話，拽一個寬提把塑袋準備離開。父親拿起几上的瓷杯往電視櫃摔，罵道：「妳敢！妳敢，妳敢踏出

這個門試試看！踏出去就別回來！」這時哥哥走出房間，勸說：「不要這樣啦。」痛得唇色蒼白的她說：「我覺得夠了。你知道嗎……你是知道的啊，我到哪裏都不受歡迎。」哥哥噤聲片刻，還是小聲求情道：「妹妹妳不要走好不好，不然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終於，她還是留下來。

一年半後，葉晴欣再度杵在濃紅玫瑰前。曾在岡山國中任職的祖母，慎重穿著長袖墨綠及踝旗袍，領著她走進前峰國中校長室。甫踏入，校長便迎上前來熱絡地喊著：「師母，師母您好嗎。」並微微鞠躬。坐下來後，寒暄時間長得使葉晴欣的菸癮都犯了。終於切入正題，校長輕輕拿起她的成績單，如夏夜的風般舒適的語氣：「數學分數比較低，其他科目分數不錯呢。師母以前教國文，難怪這孩子的國文分數特別高——操行為什麼沒有及格呢？」祖母欲言，葉晴欣即刻坦承：「打架、翹課。」

「那妳抽菸嗎？」

祖母搖手道：「沒有，戒了戒了。」葉晴欣卻直接說：「我抽七星。」

校長緩頰道：「師母，沒關係的，我會把她安插在中段升學班。」

「不要。」葉晴欣斷然拒絕。

三人沉默片刻，校長開口說：「我們有職訓班。」

「那就讓我進職訓班。」

離開之前，校長安慰道：「師母不用擔心，我會給她顧好。您記得以前我讀初中的時候嗎，更加頑皮啦。那時候我也不想讀書，如果不是葉校長給我幫助……」葉晴欣瞅著校長，方明白他曾是祖父的學生。但是，她從小就痛恨在這小鎮上頂著葉校長孫女的頭銜，因為祖母總是這樣訓誡著她：「妳可是葉校長的孫女。站直一點，坐挺一點。笑啊，剛才為啥在別人面前繃著臉，是不是想讓我們丟臉？別忘記我是怎麼教妳的。」「妳考這什麼分數？妳憑什麼交白卷？為什麼不爭氣？」「為什麼跟人家打架？妳這沒良心的就沒有想著給我們葉家在外頭留點面子！面子、面子你懂不懂！」罵得不耐煩了，祖母就會賞給她一巴掌。

雖然在學校有校長處處關照，但葉晴欣仍舊不改素行。校長甚至提供校長室對面的小閣樓作為文件室，請她待在文件室幫忙印考卷，或用電腦繕打校務文件。而她經常把文件置於校長桌面正中央，攔妥一支筆，未等到他親自簽名就溜開。不過，時常也在離開前驀然感念起校長的苦心，於是她會檢視桌上的茶杯，換新茶水。

有一晚，葉晴欣將盛放的玫瑰花剪下一枝，並攜帶同學間流傳的小說《埃及豔后》進房，午夜時被祖母發現了，搶走書又撕又摔。指責的同時，也順便道出從她幼年時便糾纏在心頭的事情。「妳媽從前算命，說妳是她的掃把星，沒準是真沒錯。哼，離婚的時候，本來打算把妳分給妳媽，是她不要妳！啊？是她不要妳。沒有人要妳，聽到沒有！幾年前

我找過她，想把妳送去，誰知道人家躲瘟神似的跑到日本結婚，不會回來啦。妳知道不知道為什麼妳爸爸要把妳送回來嘍？因為妳壓根是妳媽的翻版，瞧瞧長的那神態，看上去就煩人。妳當初就不應該被生下來的，生下來幹啥，廢物，來折磨我！妳去照照鏡子，妳那是什麼眼神，不就是個掃把星嗎——我看，誰養妳誰就倒楣！」

剎那間，她頭殼裏轟轟轟轟響，耳鳴，然後痛起來，如火車輾進腦內。傻了好一會兒，才木然地將話說出：「對。我是掃把星，害你們倒楣了，對不起。」接著躺下拉扯被子蒙住臉面，藏在被子裏的手緊握那枝玫瑰。

到了清晨，她取出攢藏的八百餘元零用錢，打算離家出走。去到學校，午休抽菸時把事情告訴同學。同學說：「妳暫時來住我家好了。我家住在那古早常常淹水的五甲尾。免驚啦，現在不淹了。」於是他們去到一字形紅瓦厝前，前庭黃土地面幾叢野草。她流淚央求，「阿伯拜託……」同學的父親勉強答應，問道：「怎麼稱呼？」她回答後，他們一家人便輪流抉擇名字的台語發音。

由阿伯決定了，就叫「欣也」。阿伯一隻腿癱，個子嬌小的阿姆輕度智障，葉晴欣坐在正廳神明旁的矮竹椅上，接過阿姆遞來的綠色手巾擦眼淚。同學抱著圓形塑膠壺，倒出一杯又一杯自採來煮的青草茶，說：「等一下洗完身軀，我爸飯就煮好啊，就可以吃飯嘍。」在一顆小燈泡的照耀下，她看著同學於磚灶孔洞中添柴，點燃報紙放入，雙把大鋁鍋內的水

慢慢燒滾，這才知道，原來不是每個人的家都有熱水器。

沒幾天，校長和訓導主任來到同學家。校長帶葉晴欣回到家，進門與祖父敘舊。祖父交代葉晴欣送校長離開，行經庭院，校長停住腳步指著花壇，說：「初中畢業以後，我曾來過老校長的家。那時候還沒有這呢，頭前那叢桂花，才這麼高喔。」他面掛微笑，雙手在胸前模擬高度：「妳要記得回來上課。」

安然地度過幾日，一晚，祖父坐在餐椅上，鄭重提道：「教育錯誤，應該徹底改變對孩子的教育方式。」這使祖母大發雷霆，把剛擺上餐桌的碗盤全部掃到地面。向來，祖父與祖母意見不合的時候，給葉晴欣的感覺，就像炸彈引信被點燃，而她極度恐懼大爆炸。

事後，祖父絕食兩日，祖母很著急，教孫女去祖父房間求他起來吃飯。她偷偷採摘一朵濃紅色玫瑰花，不帶枝梗的，無刺，捧到床前跪下來。祖父面牆而臥，白髮下的白襯衫汗汗的黃，單人榻下擱著一雙朝外擺放的黑色圓頭布鞋，膠底已顯破舊。她感到心疼。不能再讓祖父受到傷害了，不可以再讓他傷心了，她沉思往事，往事歷歷在目。良久，她暗自下定決心，永遠不要讓老人知道那件本來多次動念要對他說的往事。她要永遠地把十歲時，被回來暫住的大堂哥性侵多次的事，牢牢地鎖在她的心底。

「爺爺，起來吃飯吧。今天奶奶燉了香噴噴的雞湯哦。」

「答應我，不要為了一些細節去怨恨妳奶奶。她是愛妳

的。只不過，多年來持家不易，她的壓力太大了。要知道，沒有她，也就沒有這個家啊。」葉晴欣沒回話，起身後，將玫瑰放在床側那一張童年期曾用來寫作業的書桌邊角。這一夜終是輾轉難眠，她一直回想，每次挨罰，必須挺直跪於佛堂向佛菩薩懺悔，認錯方能起身，而曾經兩度中風的祖父總會拖著蹣跚的步履前來扶起她。

之後，她偶爾陪祖母到市場買菜，看見豬肉攤的販子使刀砍向那一大塊帶骨的肥豬肉，就羨慕那個豬，死了倒也值得。平時在家裏，她不時倚在小窗框，將斑駁的油漆碎碎撕扯，一面仰望天上那朵朵的雲，久久看著它們往前飄，往前飄，再往後飄，往後飄。

茫茫然一天飄過一天。滿十八歲的那一天，她決定去台北。走到巷口時，回頭還能望見黑瓦，卻不禁顫慄地淌淚，心中兩個聲音說：「爺爺奶奶又殘又老，妳要選擇離開他們，怎麼可以？」「我管不了那麼多了，我只想離得遠遠的。」

到台北後她住在永和，往昔同學家，一間大套房包含水電，月租兩千元。她逐漸意識到學歷低謀職不易，但又不願意一直耗費祖母給的二十萬元。極為煩惱時，同學的母親建議到她店裏上班。於是，葉晴欣便到樂華夜市附近一間地下室卡拉OK店，做些切水果拿酒播歌細雜事務。月薪算是不錯，兩萬兩千元，每天還可以分到大約三百元的小費。

在那邊上班的阿姨都對葉晴欣很好，會煮麻油雞、四物湯，給她喝，說是可以補身體。有時她端菜到檯面，客人拉



她的手，阿姨們會護衛地把客人的手挪移到自己的肩膀或腰際。她們也常在埋單時，在旁幫忙向客人討小費塞給葉晴欣。可是，阿姨們卻大多歹命，大醉時偶爾會想不開自殘。她若看到哪個阿姨的手臂或腕上出現新的傷痕新的包紮，從不曾問什麼原因，就在心中理解著，「身體的痛感，應該能夠減輕心裏的苦痛罷。」這是她在高雄的那一年，幾次揀尖銳的石頭割手腕的心得。

那時網咖正流行，下班或放假，葉晴欣常去永和竹林路報到，閒逛網路，或玩接龍撲克。有一日，她意外連結到網路當紅聊天室尋夢園，登入前須取暱稱，她鍵入「玫瑰」，系統告知已被使用。回到暱稱方塊，鍵入薔薇二字，停下思索，改為冷薔薇。很快地，認識了許多網友，而因為冷薔薇時常待在線上，便被高階網管升為基礎管理員，期許她聊天時順便管理聊天室。葉晴欣動用職權把不守規則的人踢出聊天室時冷酷無情。可是，她去參加管理員網聚後，較熟識的網友回到網路，卻告訴其他網友，「冷薔薇本人並不像在網路上那麼冷。」螢幕跳閃著：「真的哦。那她長得怎樣？」「滿漂亮的，不笑的時候看起來很兇。」「她是不是很怕冷？」……葉晴欣看了幾則，便在公開頻道送出：「我冷不冷關你們屁事！」然後她又接連打出一堆髒話，隨即被暫時踢出了聊天室。

有一天葉晴欣睡醒，忽然不想待在卡拉OK店打雜了，渴望能看看書。刷牙時她想，「我就快二十一歲了，不要再

看那種教導如何思想的書籍，我要那種，像小時候讀朱自清〈背影〉的感覺。」當天，她與相熟的網友密頻聊天提及此，網友回傳：「你是冷薔薇嘛，聖艾修伯里的小王子適合你，書裏面有一朵玫瑰。」於是她閱讀《小王子》，對於書中小孩與大人的心態對比傳神感到暢快，並為那朵明明需要愛卻顯得驕傲的玫瑰感到心酸。她亦覺得玫瑰的內心與自己相似，同時討厭起小王子，葉晴欣自己認定：小王子居然得經由狐狸才明白那朵玫瑰的獨特，真笨。

奇怪的是，葉晴欣發現自己身上的刺逐日增多起來，尤其在愛情中。做起網路拍賣的她，和相識不多的男友找到一間於電梯大廈頂的加蓋房，二十幾坪，足夠她放貨品，遂搬離永和。起初，生意不佳，她情緒極不穩定，因此便常常為了小事和男友吵架。一日一日地吵著，收尾總是男友向她道歉。有一夜男友喝醉，躺在床上呼呼睡，她卻將他叫醒，不停地冷言數落。雖然她自覺這樣有些像祖母，還是不自禁地愈罵愈離譜，愈罵愈痛快，甚至脫口說：「你為什麼常常要我幫你吹喇叭，難道你不會覺得羞愧嗎，你這個變態，多少次我都想咬斷你那只令人作噁的雞雞！……」終於他忍受不了，跳起來緊掐她的頸脖，她哭著吼著，就像瘋子，一面死拽他的手道：「掐死我啊，有種掐死我啊！」但他卻把手放開。她冰冷了心，催他滾出去，並且告訴他：「我從來沒有愛過你。」他終究離開了，她卻委靡了下來。

她沒日沒夜地哭啼，隱約感覺，以往用刺保護自己的同

時，都會有別人的血跡殘留在刺尖上面。但是她並不曉得該怎麼處理這樣子的自己。她開始與不同的男性發生性關係，而每一次看見男人掏出生殖器都感覺噁心，但她卻逼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感受，以為就這樣子下去，噁心感總有一天會消失的。

二十三歲時，她遇見一位年長的男人，兩人僅為朋友，她總覺得這個人和別人不一樣。老人總是裝著罵卻很關心地說：「別成天說著問著愛是什麼。別急啦，妳的時間還長得很。妳那麼好，有一天，會遇到懂得愛妳的人呢。」某個夏日白晝，他倆相約在建國南路書田醫院旁邊喝咖啡，葉晴欣主動聊起小時候。而後，有機會談話時，罹癌的老男人便會對她說：「從今以後請妳一定要相信自己，是個很好很好的人。」「說實在的，妳奶奶不讓妳當玫瑰，那可是多麼地擔心妳呢——妳是不是，是不是該找個時間回家去探望探望他們啊？」

她終於返回岡山。豈料，她回家後發現濃紅玫瑰被強颱風吹斷裂了，死了。

接著，祖父過世，相隔不多久，老人朋友也過世了。此後，葉晴欣又開始仰望天空上的雲，可是雲不像以前，往前飄往後飄，它總是掉下來成了雨。

那個月她月事來的時候，內褲上的經血暗暗黑黑的，氣味像壞掉的豬肝，頓時，她覺得很痛苦很痛苦。痛苦什麼呢？不知道。於是她獨自在風吹就會搖晃的頂樓女兒牆邊，拿一把水果刀，向手腕來回地劃，來回地看著像屋簷細雨點的血一滴一滴落。然後走進屋內躺在沙發上，感到傷口

極痛，她久久望著地上逐漸乾涸的血跡由紅轉黑，最後竟睡著了。醒來以後，她很自責，因為她這才想起曾答應過老人朋友，要好好地活著，於是她將地抹淨，前往醫院。

坐在診間，她將長袖子往上拉，露出一些手腕與手臂上的傷，並且簡短地描述過往，然後自己下定論道：「我心底那個我想活下去。」醫生和緩道：「先試試吃藥，相信慢慢會好轉的。」她問：「怎樣才算好？」女醫生將眼鏡向上輕推，回答道：「請妳相信我。先按時吃藥，早晚吃。兩週後藥才會見效，至於其他的事我們以後再討論。我另外開一些速效鎮定的藥，如果妳又想自殘的時候，就吃一顆。或者打電話來，好嗎？」她想了一會兒才說：「好。」

之後每隔兩週就到醫院報到，每天吃藥。直到去年的父親節前夕，她逕自把藥停了。父親節那天，她到高雄愛河附近，參加二堂哥的喜宴。看著一道一道佳餚端擺上圓桌，她卻想起從前年節時，常圍繞在客廳的一家人已經很多年沒有相聚，而如今聚在一起，竟少了那麼些個人，祖父祖母父親。父親在老家照顧祖母，大堂哥早年車禍死了，哥哥則因染上毒癮成了亡命之徒……

喜宴即將結束時，親人們好像有默契般地散開來，沒有合照的機會。三堂哥遞來她孀孀特地準備給每人一枝的粉紅玫瑰花。葉晴欣拿著花與三堂哥說話的同時，眼睛卻盯著有透明玻璃紙與絲質紅緞帶包裝的花，想著，「這個玫瑰沒有刺啊。可能是被人拔掉了吧。還是說，這品種本來就沒有刺？」

她又想了想，說：「我們老家，原先有種玫瑰花呢。」他驚訝地回道：「有嗎？我不記得，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啦——」她勉強拉揚起嘴角，低下頭走開了。

堂哥婚禮過後一陣子，有一天，父親到台北來找她，背已微駝。他倆對坐聊天。父親述說道：「爺爺過世之前，生了一場大病。病中，常常好不容易吞嚥下去的食物很快就嘔吐出來。妳奶奶見了，一晚發了瘋似的拿著小圓鐵湯匙，逼他將稀飯吃下去，淒厲地喊，吃啊你吃啊，你給我吃，你吃下去才能活命哪——聲音拉得長長的，感覺屋子也晃動了。爺爺走後，從來都堅強的她一夕間就垮了下來……」

她慢慢地回答：「這我最明白。他們之間的感情很深厚。我小時候，晚上的枕邊故事，就常聽奶奶說，幾十年前，他們兩個人如何艱難地來到台灣，又如何困難地建立起一個家庭。以前，爺爺第二次中風後原先沒辦法走路，是奶奶日日夜夜拖抬著他，一趟又一趟，來回行走在我們院子那一條水泥地，才復健成功的。」

當天晚上父親就得趕回岡山，堅持不要她送，他們並肩站在康樂街上八十五度C分店。父親彷彿猶豫著什麼，然後伸出手摸摸她的腦勺，說：「小妹乖，爸爸愛妳。」她如觸電般愣了一下，父親收回手：「妳一個人在台北，交朋友方面要小心要注意。多吃點營養的食物，瞧瞧妳這太瘦了吧。哥哥有跟妳聯絡嗎？」她沒答話。叫的計程車很快來到，開車門時，他說：「沒事了沒事了。每天起床就大聲跟自己講：今天

真是美好的一天。我去坐高鐵回家了啊。再見、再見。」

父親回去不多久，祖母急症入院了，她自台北返回老家。打開紅漆大門，走進庭院，園地已全然荒蕪，就連記憶中向來屹立芬芳的桂花樹都垂喪著頭。挺身注視花壇，久久，視線潮糊了，她看見有兩個人在那邊，一個是她，嘟著嘴蹲在花苗前面，另一個則是背光、彎著腰的祖母。她忽然明白，那裏的濃紅色玫瑰花其實沒有死去。因為長久以來一直活在她心中。

匆匆去到醫院，她忐忑地輕推單人病房的門，姑姑瞥見她，即刻對著側臥蜷縮的祖母喊著：「媽媽、媽媽，您最疼愛的孫女兒回來看您了。」祖母甦醒過來，但沒有表情。她站在一邊，雙手不知擺哪，肩頸一直非常緊繃。鼻胃管餵食完，滿頭白髮的姑姑用面紙輕柔地為祖母拭面，一面溫柔地說：「小妹長大了對嗎？她自己在台北很努力地生活，在網路上賣衣服呢。越來越漂亮，很乖很懂事，不是從前讓您煩透心的樣子了哦。您記得她兩歲的時候學大人拿掃把掃地，您看著，抱起她，說她以後沒準是孩子裏面最乖的一個，還說，雖然老了，無論如何，也要把她拉拔長大……」

祖母轉頭向著她，眼神灰暗無光，而她再不能自制了，掩面步出病房，奔至樓梯間，放聲嚎啕。

凌晨時她回老家，立於客廳中高懸的「功在杏壇」匾額下，放下背包。接著她穿過書房，進到祖母昔日的房間，躺在黑檀木床榻上，綠豆枕頭沙沙地響。

似乎入眠又似乎沒有熟睡，葉晴欣腦海中浮現許多畫面，有的是片斷，有的是連續。起初是霧茫茫的一片，她往霧中探詢，彷彿看見那老人朋友站在裏頭，而霧卻瞬間散開來，清晰的笑容晃過。她趨前，畫面即變成一片片沾滿濃濃暗紅色血的衛生棉，攤開來在垃圾桶裏，轉眼，置身客廳。不知哪裏吹來一股悲戚的風，將日曆薄薄的紙張吹起，抬頭，時鐘的秒針像被什麼卡住了，只咯咯咯地前後前後顫動，不往前走。透過紗窗望外瞧，祖母拉著水管，步向花壇兩株玫瑰邊，又停下腳步，嘴裏嘟嘟囔囔地不知說些什麼話，她想聽明白，推開紗門到庭院，卻看見小時候的哥哥和堂哥們，挨擠在庭前祖父祖母的藤椅兩邊，準備合照的樣子。她則捧著一朵濃紅色玫瑰蹲在座位中間，頭倚靠祖母腿側，燦亮金黃色的日光滿撒在大家的身上。她哭了起來，忽然，祖母大叫：「快丟掉玫瑰、丟掉玫瑰，妳這孩子，傷到了，怎麼淨哭就不說話啊……」她驚得呼喊，卻無法出聲，隱約聽到枕頭沙沙響，旋即，「功在杏壇」四字浮現又消失，之後，她真正進入了夢鄉。

小說敘述成長之痛，身為孫女，十歲受到大堂哥的性侵，這段說不出口的傷痕隱含心中，似成為行為失序、不受控制的初因；父母離異、受祖父母照顧，隔代教養存在恩情也存在隔閡，敘述者內在充滿不平衡，跌跌撞撞的人生，從受傷的經驗中自我療癒，尋找與自己、家人的和解。玫瑰雖芳香，卻帶刺，這是帶刺的成長，既自衛也刺傷他人，濃紅色象徵血液的家族臍帶，在最磨難時希望流淨斷絕，在最脆弱處，仍需家庭溫情的支撐。小說訴盡人性的不同切面，在看似知識型的家庭，卻傷疤連連，「功在杏壇」為家庭裡的風暴和家庭外的行跡做了痛心的對比。行文間，情感的感染力強，描寫入裏，具動人力量。





## 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2017/09/23（六）15:00

地點：高雄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評審：彭瑞金、蔡素芬、楊翠、李志薈、李維菁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陳美英、陳嫻如

《聯合文學》雜誌周玉卿、邱美穎、溫耘安

紀錄：吳克威

攝影：劉子嘉

評審委員推舉彭瑞金委員擔任會議主席。

###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李維菁（李）：**這次投稿的件數非常多，花了很多時間看，覺得不僅相對辛苦，中間程度作品的精彩度也沒有往年那麼好看。

**楊翠（楊）：**件數真的非常多，也有非常長的作品，整體來說這次的議題、小說的操演形式都很多元。這一百多篇的程度滿整齊的，但是沒有特別亮眼、突出的作品。

**蔡素芬（蔡）：**這次作品是我歷年來看打狗鳳邑文學獎的作品

中，高雄書寫比較多，而且程度比較齊的一次，所以我也挑了些地理上以高雄為主，故事性或內容都表現得還不錯的作品。整體而言，不像過去一眼就會認為這篇作品應該首選，評審各自選進來的作品有類型上的差異，不曉得是不是因為作品程度差不多，大家選擇較多自己喜歡的類型。我評審時還是會講究文字的技术表現、作者的切入角度是否有特殊點、對語言的陳述有無個人特色等。

**李志奮（奮）：**我比較困擾的是，字數長與字數短的作品要如何比較？字數會影響到故事的結構和題材蘊含的資訊量。這屆比較大的優點是有很多高雄書寫，但沒有一眼就看到特別亮眼的作品，評分時，心裡也在幾篇小說之間拉扯。

**彭瑞金（彭）：**作品篇幅有大有小，這是打狗鳳邑文學獎的特色，從六千字到十幾萬字，甚至十四萬字都有，這個辦法訂了以後，如果沒有修改，還是只能靠這樣的遊戲規則進行。看完之後發現沒有非它不可的作品。

## 複審結果

本屆小說共徵得一四〇件作品，由五位評審選出十六件作品進入決賽。獲得兩票的四篇，一票的十二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兩票	〈天才一族〉(楊翠、李志薈) 〈濃紅色玫瑰〉(蔡素芬、楊翠) 〈豪宅裝潢中〉(李志薈、李維菁) 〈今天天氣真好〉(彭瑞金、李維菁)
一票	〈地獄谷〉(李維菁) 〈紙厝〉(李志薈) 〈異邦〉(蔡素芬) 〈賣玉嫂〉(楊翠) 〈以貓之名〉(彭瑞金) 〈日光無聊〉(楊翠) 〈尋人啟事——程文舉〉(彭瑞金) 〈秋霞〉(蔡素芬) 〈焦色弦樂〉(彭瑞金) 〈旗后男孩〉(蔡素芬) 〈伊豆海邊那麼寬〉(李維菁) 〈家族遊戲〉(李志薈)

經評審討論後，主席決議兩票以上作品全數討論，一票作品只討論有一位以上評審附議者。

## 一票作品討論

### 〈日光無聊〉

薈：我可以附議 〈日光無聊〉。

### 〈秋霞〉

蔡：這是我的第一名，它的題材不新鮮，但文字非常好，而且又有小說技巧，年輕女人和一個更年期後的女人，她們在回憶母親的時候，兩段式交錯，這邊很有技巧性，所以這篇我希望大家讓它有機會入圍。

李：我可以附議〈秋霞〉。

### 〈紙厝〉

薔：這篇文章乍讀之下看起來很混亂，如果抽絲剝繭起來，作者他使用的文字描述跟他想要表達的主題、敘述者的狀態是非常貼近的。故事在談紅毛港一個被迫遷村的家庭，其實不具體，但作者用傳統喪葬冥紙厝的符號當作譬喻，談失去家庭的人藉由這個意念，藉由訂做契約、房舍來成就家庭的想望，企圖從女人的生命來尋回真正的家的樣貌，令我感到悲傷。雖然文字方面有點纏繞、晦澀，可是透過燒紙錢給外婆、母親這樣的形式來回溯一個女人的生命，十分動人。

李：我可以附議。

### 兩票作品討論

原先獲得兩票的〈天才一族〉、〈濃紅色玫瑰〉、〈豪宅裝潢

中〉、〈今天天氣真好〉，加上獲得一位委員附議的〈日光無聊〉、〈秋霞〉、〈紙厝〉，進行逐篇討論。

### 〈天才一族〉

楊：我個人滿喜歡這篇的，他描寫一個童年天才的生命路程。優點是文章乾淨、平實，文字很簡潔，敘事節奏也非常明快。對運動員的動作描寫，也有很高的切合性。另外，他在處理運動天才的生命起落，特別是在媒體塑造，還有大眾想像的部分，有些心路歷程以及自我探索，這些細節描寫得滿不錯的。我也滿喜歡結尾，一般像這樣的題目，到最後大概會有一個比較，不是天才變成庸才，要嘛天才就一直是天才，或者，最後天才不是天才，所以他放下了。但這篇故事主角最後沒有放下，那個描寫比較有張力，有些辯證的層次在裡頭。

蕎：這是一篇在台灣難得以運動為主題的小說。作者應該是真正有打網球的經驗，所以他對於過程中動作的描述其實非常細微、有張力，呈現打網球非常細膩、幽微的東西。也不是只談天才運動員成長的過程，鋪陳上有好幾個人生的對照組，不斷有些關於人生夢想，去思考怎麼樣才是成功的人生，或者對自己有所體會的哲學辯證。當然結局沒有落入俗套，小說整體而言沒有太多缺點。

蔡：我自己也打過網球，小說有些基本陳述是可以在電視上看到的規則，當然他的敘述有一定的節奏感，但也有很跳的部分，像是球員在國外奮鬥、每場比賽的細節，這部分他就跳得很快。還有人物形象，除了這位所謂的天才之外，吳芷寧的形象看不出來，阿和講的話有些個性，否則也屬於沒有形象。再來是主角年輕時被稱作天才的理由，「天才」是這篇小說很重要的環節，但在小說裡沒有凸顯出來，作者只講他有參加一些比賽，以及有些媒體報導，而且作品中描述他作為國手的訓練等細節，跟我的認知有些差距。作者在小說中引用了一部電影〈天才一族〉，小說結尾，主角在飛機上看了〈天才一族〉，好像對他有所撫慰。這部電影的存在意義就顯得非常重要，但我不能透過他陳述這部電影，就去了解這個撫慰，而是閱讀者得要再去看電影〈天才一族〉才能瞭解。因有這樣的疑慮，我就沒有選這篇。

李：在看作品的過程中，類似的體育競賽題目並不少見，之前看過一些作品，為了要讓讀者進入狀況，會過度賣弄專業知識，導致喪失選手的成長或人情變化，也缺乏某種書寫的可能性。這篇狀況相反，他降低了專業的門檻，讀來較為平實流暢。我感到比較大的疑惑是，這像是一個打網球的孩子的成長過程，從頭到尾並沒有見到所謂的「天才性」是什麼？因為天才有些人格特質，對小說而言，這方面的人物塑造我比較沒有看到，我看到的是喜歡打網球教給他的體會，

一路想要堅持下來的過程。另外，最後作者沒有把結果變得很悲慘，變得比較溫馨，甚至有點勵志的氣質，但首先前面沒有閱讀到天才性是什麼，後面這部電影好像是一個很重要的象徵，可是掌握不到那個東西，變得結尾有點可惜。

**彭：**他用了兩個對比性的人物——阿和跟吳芷寧，這男女之間的對比性比較容易看得出來。但主角跟阿和的對比有點莫名其妙，阿和幾乎就是把所謂天才這兩個字否決掉，阿和的見證說明——這個主角根本不是天才，成就靠努力而來。第二，他要寫一位網球員從業餘變成職業的辛酸，在我看起來，他最缺乏的就是想像力，完全看不到他從失敗當中展現的才能，所謂運動員的天才是如何成為天才。第三，作者其實是藉台灣網球協會的內幕來發想，只是性別轉換，但我建議要有想像力，因為台灣男子從來沒有人打到溫布頓的準決賽，我想這篇小說談不到想像力，尤其是作者設定描寫的是一位網球天才，我看不到這個天才的描寫，天才運動員好像不會是這樣。

**楊：**我說明一下我看到這篇文章在處理天才這個部分，我不認為他是要去寫一個天才網球員的成長，而是要去寫一個網球少年的成長裡面，怎麼被想像為天才，或怎麼被論述為天才。所以文章當中沒有去處理所謂的天才性，反而是好的，他要處理的不是「我是不是天才？」、「我如何成為天才？」，



比如小說中媒體把主角塑造為天才，這個社會如何看待，他又如何想像自己，他要做的主題是社會想像中的生命成長領悟。他沒有定義天才如何成為天才，我讀的時候不覺得作者想要闡述這些，所以其實沒有處理到反而是恰當的。

### 〈濃紅色玫瑰〉

**蔡：**這篇是在談成長之痛，以一個帶刺的玫瑰為象徵，在這個少女的成長過程中，把自己自衛起來，帶著刺去面對家人和外在交流，這來自她十歲的傷痕，被她的大堂哥性侵多次，有可能因此導致這樣壓抑的性格發展，形成內在難以言說的創痛。她講述這個成長過程，事實上也讓我們了解生活的平凡，即便她的爺爺、奶奶是教育工作者，生氣時說話仍會刺傷他人，人多少都會帶著刺，這也是生活的平凡，修養再好的人，可能在某種狀況下，也會表現得跟平時不一樣，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她的過程有很多曲折，最後和解於家的歸屬感，其實心裡面還是希望獲得圓滿。

**楊：**這篇文章處理家的傷痛，看起來是一種療癒或和解的過程，沒有那麼落俗套的處理，這篇文章讓我感動的地方是，她在處理身體、疾病，從月事來寫起非常到位，因為包括身體疾病、濃紅色玫瑰的意象，全都扣在一起，結尾其實也結得很好：『「功在杏壇」四字浮現又消失』，整篇小說前後結構

的勻稱性，作者寫這些傷痛，包括女主角本身的傷痛、父母離開、阿嬤的話語、性侵等，這些書寫細節的紋理可能不那麼清晰，卻是存在的，與作品的連結性很高。阿嬤要女主角不要選玫瑰，其實是擔心她刺傷自己，這整個過程作者處理得很自然、很感人，沒有違和感。

李：這篇作品就很平均的在這些地方：性侵、擔心被棄、父母關係、經血、玫瑰，這些象徵或故事並不少見，她很平均地處理過去，沒有不好，但也沒有太令人意外的處理。

薔：這是女性漫長跟家人和解的過程，很動人，這裡面的意象確實比較常見，但還算貼切。對我而言，最大的問題可能在於，作者目前太過直線敘事，剪裁和縮放上還有可以進步的空間，作者把主角的生命歷程一五一十地寫出來，但應該挑幾個重點，需要放大、強化，其他簡筆帶過，這可能會讓主題有更高的提升。

彭：我認為這不過就是一個很平常的女性生命發展史，雖然作者有安排一些意外，但這個意外，包括被她的堂哥強暴的情節，也就是在社會上會發生的事情。

## 〈豪宅裝潢中〉

**薔**：這是篇標準的社會諷刺小說，涉及到電影、房屋仲介、老闆包養女人、租屋委員會的主委等，有好幾個不同職業角色都有趣的彰顯我們社會現在的樣貌。小說其實沒有非常凌厲的文筆，就是很簡潔、俐落地講個諷刺性的題材，非常呼應此時此刻的社會氛圍，以這個角度來講是值得鼓勵的。

**李**：我非常受這個題材吸引，這篇小說寫到電影美術，顯然有事先了解，但沒有炫耀，跟我理解做這行的調調真的相當接近，裡面也有職人的有趣角色和他們做這個行業的委屈，作者融合類型小說的氣質，炒房出現一隻手，可能會讓大家覺得這是比較大眾小說的慣用手法，但這無可厚非，裡头的角色都跟台灣當代的社會現象有些呼應，所以我選了這篇，而且是這次較好的作品之一。

**彭**：這位作者應該就是做這個行業。

**李**：寫的角色都很接近真實的樣貌。

**蔡**：不然就是編劇。

**楊**：這篇作為一個嘲諷、荒謬小說，在荒謬元素的選擇和經營上的確產生一些效果，比如手臂跳出來這部分很精彩。但來看房的那個小三，這個搭配當然是刻意為之，我會思考這

個設計的必要性在哪裡？嘲諷的強度？這是我沒有選擇的原因。但如果就一個嘲諷、荒謬的元素來說，小說表現得四平八穩，很多部分都經營到了。

**蔡：**看完這篇，感覺就好像進電影院看了一部恐怖娛樂片，一下什麼都看完了。當然小說最後告訴我們，這些年輕人為了脫貧出賣良心、掩蓋事實，把一隻手臂做成一個裝飾品，但就是這個點，這是一個短暫的賣點，讀完這個沒有太多空間對他的文字、小說鋪排、餘味、人性等留有思考的空間。美學性有點不足，而作者這種寫法，感覺很像很熟練的電視劇或電影的編劇方式，反而有點淺化「為了防止房價下跌去掩蓋事實」背後的人性，因為作者把它變成一種一般人都知道的那種小三情節，以及後面走到驚悚、恐怖的形狀，就覺得好像是要討好大家的一部通俗劇。

**彭：**這篇小說是所有作品最富有趣味性的一篇。我沒有選的原因是我想選另外一篇小說，但我是可以支持這篇的。作者把很多台灣當前的社會議題全部融在這裡，用不是很嚴肅的方式藉房地產問題、就業等將它凸顯出來，任何人都會覺得他好像有道德上的問題，把撿到的屍體變成藝術品，其實這是純粹的搞笑，他可能是為了達到這個諷刺效果而搞笑，這個部分我是可以接受的。

## 〈今天天氣真好〉

**李：**這篇作品比較特殊的地方，是用兒童的口吻在講空氣污染，設想一個近未來的狀況，為了欺瞞，大家用政治手段來杜絕，當作沒有這件事，或想辦法繼續活下去，回到一個專制管理的狀態。我不能說這樣的設計十分創新或過去沒有看過，但篇幅短，節奏和文字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成立，相較之下寫得比較有趣，小說視角還加入父母和孩子，最後的翻轉非常有意思，別出心裁，可讀性非常高。

**彭：**我選他是因為這是篇寓言式小說，這東西還沒有實現，作者用小孩子的口吻來象徵，所以他一開始也留下一個雙關語：「我已經知道這一切都是騙人的。」一方面是指，大人是騙人的，可能指整個教育體系或後面的政治都是騙人的。整個寓言凸顯的問題都是存在的，是不是會變得這麼嚴重，連上課都要戴全身護具？這也是他預言的目的，如果放任大家繼續說謊，有一天可能真的會變成這樣。作者不囉嗦，講的話大概都能夠清楚地把意思表達出來。

**蕃：**這篇是我的前幾名，對我而言是帶有諷刺性的寓言小說，以孩童的觀點來說這個故事，可能恰好是這個故事可以成立的原因，因為透過孩童的觀點，可以吐露較少的細節。這篇小說比較不足的地方是，情節發展太少，如果他有個情

節的發展性，比如某個同學突然消失，可以把這個寓言帶到更遠的地方，產生不同面貌，那這個小說的深度、完整度就會更高的呈現。

**蔡：**這篇小說雖然想要虛擬一個未來世界，對教育、空污都有一些寓言式的鋪排，可是我一直覺得有些問題，像是主角開學時是國小一年級，裡面常在講「我小時候」，我想頂多追溯到四、五年前，這之間環境會產生這麼大的變化嗎？而這是個能自動駕駛的世代，我會希望能有更多針對未來的描述。小說裡全在講空污問題，談及這個社會為何製造謊言來欺騙社會。小說題目設定是「今天天氣真好」。通常我們在聊「天氣」時，主要是談溫度和下雨與否。而這篇小說中，勉強有提到下雨，但這些「下雨」是為了陪襯空氣污染。所以我覺得題目中的「天氣」和內容中的「空污」完全脫離。我不知道是作者沒有考慮好，或者有意區隔這兩者，還是他想藉由「今天天氣真好」這個題目和「實際發生嚴重空氣汙染」這個內容之間的對比，來作為寓言，向讀者說明大人的世界是假的。對我而言，這些環節沒有設計好，說服力不太夠。

**楊：**小說有些部分有打動我，通過一個孩子的視角，單純又犀利地具現虛構性，處理某種整體社會所關注的文化價值。但裡面有兩個部分沒有處理好，一個是時間感，也就是作為未來小說的虛構或預言，當然可以在任何時間點誕生，但需

要有前後脈絡的合理性，這部分有些環節作者的確沒有處理好。第二個，他一直提到一個關鍵是「其實不只是新課綱，還有書是被藏起來，不再印書了，然後書被藏起來，這個小朋友一直渴望著去看書」，書應該是這裡頭很關鍵的意象，代表真實嗎？我會打一個問號，如果書代表沒有謊言，這需要更多鋪陳、詮釋，如果單純覺得能夠看書就代表世界沒有謊言，小說沒有經營好其中的反差，沒有讓我認同。

### 〈紙厝〉

**蕃：**這在這一百多篇小說裡，是比較不一樣的小說。文字也許沒有那麼好進入，沒有著墨在高雄書寫，但被拆遷的老式房子與現在如廢墟般、用夢幻建構起來死亡之後的紙厝世界，這個連結很有意思，從閱讀的角色來看，這是篇還滿悲傷、動人的小說。

**李：**我第一次讀這件作品，就讓我印象很深，題材也是我喜歡的，那些漂亮的紙紮、「假的家」……，都是人生前沒有得到的歸屬感。作品裡把死後或正要死的那種朦朧、虛實，包括自己的幻想對象，小說故意設計得讓讀者以假亂真。就寫小說而言，最大的問題是作者要用漂亮、精彩的文字來建構這個視覺性，他建造文字的瑰麗造成視覺或感官，在文字處理上要再加強。特別是第一段落塑造的氛圍，文字看來沒

有達到作者自我的期待，反倒是後面寫得比較好。但這個題材、想法或視覺的交錯，有創意且值得鼓勵。

**楊：**這篇我會認同這個題材是有趣的，看到最後再回到前面，可以發現有些問號部分被解答，但我確實對他文字的調度、操演方式看得非常疲倦，甚至用力過度，文字不夠乾淨，很多地方很曖昧，不只是語言本身曖昧，同時感到很拖沓，作品本身有創意的概念，就沒辦法明朗地被呈現，這是我後來沒有選擇的原因。

**蔡：**這篇圍繞著死亡的意識，中間文字的跳動，這種寫法流於簡略，他的意識隨想隨到，可是在小說寫作裡，通常希望許多元素是有意義的，比如為什麼故事中的餐廳是義大利麵店？目前看起來好像只是個人喜好，應該具備必要存在的理由，否則情節全憑喜好安排，這不足以構成小說創作的挑戰。

**彭：**我看這篇小說時，一直拿他跟〈尋人啟事〉作比較，同樣都是寫死後世界，〈尋人啟事〉是死去又活來，比較起來〈尋人啟事〉用更寬廣、深刻的角度去談這個生死問題。所以我當時沒有選擇，是因為這篇談生死的層次不是很高。

## 〈日光無聊〉



**楊：**這篇特別吸引我的地方是，一位十五歲少年，被放置到無聊、失敗的生命情境裡，透過少年的眼光來看庶民生活，他所看見的荒老社區，彷彿被時間拋棄，這個反差很有趣。但少年穿透到這個社區荒老的底蘊裡頭，看見一些人的生命姿態，他們的形象鮮活，各種即使失敗、沒有希望的情境之中，這些人仍然用力活著，最後讓我感到某種溫潤光澤，有打動到我。

**蓄：**看起來是個國中青少年的翹課時間，很無聊地在社區閒晃，為了「找狗」而發展出一連串事件。少年去老兵的家裡，以此看待自己往後的人生，這部分在從前的小說中有被處理過，但這邊處理得滿動人的，另外，作者突破社區的界線，到另外一個世界，無意之中揭露這樣的概念毫不勉強。唯一對這文章篇名比較有意見，無聊這兩個字不需要直接賦予在篇名裡，應該有更好的選擇。

**蔡：**作品以年輕少年的生命，去對比一個九十歲的生命，而且十五歲少年一直在體會老潘的人生，也在體會死亡。這裡面敘述少年的想法，有些寫得太老練，可能要到我們這種已經五、六十歲的人，才有可能體會到的死亡的感覺。可是這個少年尋狗的執著又很像小學生，對死亡的感覺又像年過中年，所以我有點心情沉重，因而沒有選擇。

李：用青少年的角度來描繪一個破壞性的時光，好像把人逼到尾端，這個取材本身具有某種戲劇性，像《麥田捕手》就是類似的題材。但如果要寫到這樣的程度，青少年本身要迷人，探索的角色也要立體，雖然小說中的老潘和尋找西施犬的情節設計都很討喜，不過讀起來相當辛苦。首先我看不出裡面幾年長角色的差異性，再來，他安排了份量不算少的對白，但對白寫得很普通，缺乏與敘述之間的協調，甚至作者在敘述的部分寫得比對白精彩，這牽涉到小說在閱讀上的節奏問題，題材是討喜的，但就小說而言，還有很多需要重新整理的地方。

彭：這一篇小說透過一個十五歲的青少年來看一位外省獨居老人的一生，過程有很多對話或事件，不是一個十五歲小孩會去關心理解的，例如談到外籍新娘的問題，就算再早熟的小孩也不太可能會有這樣的思維，作者本來可能是要取巧來塑造角色的討喜感，但這樣的安排反而變成漏洞。

### 〈秋霞〉

蔡：我沒有讀到創意性或是亮眼的部分，當然這篇非常傳統，尤其女性勞苦的一生，同樣的題材難免重複，我從中看見作者的人情世故，落於筆端有一套自己的觀察角度，能夠把鄉村俚俗的語言融入在敘述之中。作者有思考過這篇小說

該如何呈現，其他選進來的小說有些作者太像素人，還不夠熟練到理解小說該怎麼創作，但小說寫得太熟練也覺得不太好。〈秋霞〉好的地方在於，作者不會想到什麼就平鋪直敘地寫下來，還是會有些時間交錯點，讓真正的答案在最後浮現出來，我還滿欣賞作者對事件觀察的敘述。

**李：**這篇作品是要仔細看的，題目、場景、女性心情不算新穎，但文字能力和敘述在這批作品裡面是好的，而且讀起來越來越有滋味。除了剛開始顯露出兩代女人之間的默契，與彼此沒有說出口的支持和信任很吸引人，以及她先生半身不遂之後污辱她時秋霞就踹他，甚至把他推到地上去，過一會兒再把他扶起來，終於有能力反轉的過程，還有之前當過檳榔西施的心境，挺好看的。

**楊：**這篇用今昔交織的過程，我很認同這篇要很仔細地讀，因為敘事平緩，沒有太多高潮起伏，不是著重在戲劇性的經營，所以我第一次看的時候覺得非常繁瑣，第二次看的時候才覺得比較有滋味。這個作者的文字描述能力確實很好，精確、清楚，特別是有些場景的描述非常鮮活，但我還是在想，有些細節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寫進來，會不會有些敘述再簡白一些，秋霞這個人物的形象會更鮮明？

**薔：**這樣的題材不算新穎，小說表現手法就是現實和回憶交

錯，讀到最後漸入佳境，對於女性細膩描繪其實也滿深刻的。但我也會覺得其實不需要寫這麼厚，有些裁剪會更好。作者文字雖好，但有很多人稱和詞語需要再校正，這是我閱讀上很大的疑惑。

**彭：**我同意他其實是一篇特殊的女性生命史描述，只是有一些問題，比如作者在文字上可能相當自信，不知不覺賣弄了很多非必要的描述，這些東西對讀者想要了解一位女性生命史，絕對會變成閱讀上的障礙。其次，我最不能同意這位作者不斷跳出來講話，作者一直在裡面展現自己，比如他特別強調，阿霞的一生就是一個命格就決定了，那如果是命格決定的，那秋霞這一生算什麼？我在看的時候，覺得這個是小說較大的缺陷。

## 決審投票

評審詳細討論七篇作品後，共同決定分別以五、三、一分給分的方式，由積分高低來決定前三名。結果如下：

作品名稱	彭 瑞 金	蔡 素 芬	楊 翠	李 志 蓄	李 維 菁	總 分	序 位	獎 項
豪宅裝潢中	3	1	0	3	5	12	1	首獎
今天天氣真好	5	0	1	0	3	9	2	評審獎
濃紅色玫瑰	0	3	5	0	0	8	3	優選獎
紙厝	0	0	0	5	1	6		
秋霞	0	5	0	0	0	5		
天才一族	0	0	3	1	0	4		
日光無聊	1	0	0	0	0	1		

主席宣布 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名次如下：

首獎：豪宅裝潢中

評審獎：今天天氣真好

優選：濃紅色玫瑰





# 散文組

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獎評審工作，由劉克襄老師、林文義老師、廖鴻基老師、楊佳嫻老師與我共同負責。評審相互推舉，由劉克襄老師擔任決審會議主席。進入決審的作品數量頗多，題材與表現技巧亦相當精彩。在這次評選過程中，我們欣喜遇見聲腔面貌各具特色的諸多散文佳構。有些作品雖然沒有得到票數，其素樸的力道卻深深撼動了我。有那麼多的寫作者，在字裡行間寄託了自己可能一輩子都沒說出來過的祕密。閱讀了這些祕密，我有時感到心疼、憂戚、悲傷，有時感到寬慰或喜悅。這也許就是散文最可貴的力量，心與心可以藉著文字相互貼近，以憂喜觸動憂喜。

總體來說，此次散文參賽作品頗能反映時代趨勢，有內在自我省察的，也有關切社會脈動的。每個人關懷的面向不同，選取的寫作材料、事件也就不太一樣。只是，同樣寫成長、親情、慾望、疾病、死亡，手法與技術還是有高下之分。寫散文的時候，我常常思索：有什麼值得說？應該怎麼說？語氣和力道如何拿捏？字句與字句、段落與段落如何連結、呼應？

本屆散文參賽稿件數量眾多，進入最後一輪票選的六篇作品，每一篇都極為精彩，魅力十足。〈這是麗珠〉筆法近似小說，場面調度細膩靈活。這篇作品敘述老婦人麗珠與越南看護阿月的故事，兩位不同國籍的女性偶然在台灣交會，兩



人的命運相互對比，流露出對女性宿命的悲憫之情。〈那是她家〉題目取得費人疑猜，文章中青春氣息濃厚，主角似乎「被自己擘畫出來的情緒困住了」，有一股想要逃開一切的衝動。〈暴雨將至〉標題與內文緊緊相扣，敏銳憂鬱一如李維史陀。這篇文章佳句甚多，將蘭嶼生物調查工作寫得很迷人，掌故與知識的運用亦恰如其分。

〈朽木〉設計精準巧妙，結構頗似上屆寫打鐵街故事的〈最熱的時光〉。作者以最恰當的「道具」讓事件顯影。文中祖、孫二人的情感，透過雕刻神像來連結，製作神像的歷程寫得令人動容。文章最後，祖父手藝失傳，敘述者「我」成為業務員，那種文學性的感喟語氣其實不太像是業務員，讓我幾度猶疑。〈負責吃的人〉題目有雙關的趣味，首尾兩段刻意彰顯題旨，一家之中一定有負責張羅食物與負責吃下食物的人，這兩種都是「負責吃的」。這篇文章最高明之處，乃在使用日常語言，刻劃生活之瑣碎。作者讓我們明白，這或許是日復一日的難題：這一餐吃什麼？下一餐吃什麼？〈空谷·幽蘭〉運筆極為特殊，題目跟內文的連結引人尋思。作者的文字靈動跳脫，暗示了孤芳自賞、自開自落的生命處境，同時真誠地訴說了女性的慾望。文中不斷出現的關鍵字「孤獨」、「排卵日」，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吧。

感謝這些作品，豐富的我的閱讀經驗。也祝福參賽的作者們，永遠可以用文字裡照亮自己的生活。

散文組首獎

---

# 〈空谷·幽蘭〉

陳馨妍



---

### · 作者簡介 ·

1989年生於台北市。北藝大美術系、台大語言所畢。曾獲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小說三獎、台北文學獎青春組小說首獎、新北市文學獎散文佳作。

### · 得獎感言 ·

這一篇我寫得很慢，內容來自自我私密的塗鴉筆記。文字並不陽光，而很陰濕。彷彿這些字是由我體內深處的器官和臟器所寫出來的，而不是由那個社會性的、請謝謝對不起的「我」。我的器官與臟器在腔室裡靜靜企駐，一如我在那些失眠的夜裡靜靜企駐。醒過那些寂寥的狂暴，或狂暴的寂寥。

而我的姓名、我的社會性，從遙遠的、意識的表層看見這些文字，消化起獲獎的消息。忽然間（神經元延遲地）大量的惶恐和感激，一起從我體內湧到喉頭。

謝謝評審的肯定。謝謝我的家人。謝謝打狗鳳邑文學獎。

午夜三點，我睡不著。窗外微雨，黑暗一片。遠方傳來紫嘯鵝的叫聲。這是一種只有失眠的人才會聽見的夜鳥啼叫。

我爬起來吃零食。充氣包裝的起司棒，乾燥、澄黃的棒狀脆條。在空氣中放久了，慢慢沁出某種黏膩，像誰的手指。

我想像他躺在床上。他又躺在床上。你最好不要問他在幹甚麼。那是一件被認定為青春少男才會耽溺其中的事，而此刻，他正無法自拔地陷溺其中。他全身的血管此刻都流竄著尖叫和狂喊，像汗水和體液一樣奔放沸騰。他四十歲的疲憊高潮，就在此刻空虛地降臨。

起司棒在空氣中慢慢潮濕，沁出黏膩，像誰的手指。像我自己的手指。

起司棒進入我的體內撫慰我空寂的胃。這是失眠者才能體會的，巨大而荒蕪的飢餓。

手指進入我的體內撫慰我空寂的洞。這是孤獨者才能體會的，垃圾食物般吞噬性的虛假飽足。

我的陰蒂與懸壘垂，一同震顫。

我是先認識了陰蒂，還是先認識了懸壘垂？

多年以前，這個部位對我而言還沒有名字。它只是一小塊觸碰時會意外搔癢、嫩芽般的敏感突起。其觸感滑順細緻，質地像牙齦，懸掛在與尿道相鄰的位置。只要我想要，就可以觸動它，使假警報般的尿感瞬間產生。

對於幼年的我，這是一個莫須有的部位。我不必對任何人談論它，更毋須看懂成人對它的指涉。

懸壘垂對幼年的我來說，也是一個沒有名字的部位。迪士尼的動畫裡，一隻會唱歌劇的華服大鯨魚，挺著肚臍，對觀眾敞開他的巨嘴，暴力性地顫動他口內的懸吊狀肉垂。懸壘垂大概是一種偷懶的漫畫符碼，代表被描繪的對象物正發出高音量的聲帶振動音。

還有一種對懸壘垂的印象。看病時，醫生會用吃冰用的小木板壓住你的舌頭。來嘴巴張開，啊——。我想像喉嚨的深處，我的懸壘垂就像迪士尼卡通裡描繪的一樣，狂熱盡責地震動起來。一種符碼化而莫須有的震動。那姿態，那形狀……不知為何總讓我聯想起由上方俯瞰，在我身下孤獨懸吊著的無用的陰蒂。

我對陰蒂與懸壘垂的啟蒙認識，或許是平行的吧。一個小女孩既有懸壘垂，也有陰蒂，並不是太令人驚訝的事。而我真的也只是一個平凡的小女孩。一個總被迪士尼逗得笑淚漣漣、也知道自已擁有一個秘密敏感點的小女孩。即使這層知道，先於性的思考。很先於很先於……。

我的視界。我的世界。它被內縮成一把湯匙，刮蹭著我體內的某道內壁。悶痛，但不討厭。原來有人，即使是自己，在面向著我的內裡。並且這道內裡關聯著性。並且這道內裡關聯著我的陰性。多麼榮譽，我都羞愧了。

我在街上，尋找洞的互補。我沒有告訴任何人，也不想告訴任何人。我只是幽密地，裝作甚麼事也沒有，安靜地走著。

我一直在想，洞的朋友會是誰？洞的朋友可以是有機物或無機物。可以是完整物件，或物體之局部。

我想起 IKEA 展示牆上的彩色掛鉤，一整排安靜擎舉。

我努力感覺洞可能會有的感受，在那種含蘊的情況。但甚麼也無從體驗。

只能憑空想像。憑藉我的空洞，空無。

洞也許很孤獨，和我一樣。從來都是。我們都一樣……都異樣。都不明白何謂充實。我們兩個，一對孤獨，孤獨的洞窟。

我想，另一個我住在涵洞裡，最深之處。你必須穿越黑暗的推擠，才能開始探及我，我始能開始體驗我身為容器的維度與能耐。

洞窟的形成，需要時間。鐘乳石的滴落，礦脈的低落。洞窟的形成，需要時間。我已經能夠聽見回聲。空谷幽蘭。每個人孤獨地死。

我是空花。

未果。

我現在，才明白，那個地方是甚麼。

今夜，雨沒停，那裏也凌亂不堪。

雨洩洩下著。

那個地方也只能是，濕的傷口。

我是一個搖籃嗎，不管我分配到的承接物會是什麼？我會一直中空，或者被過度填塞？

而現在正是我的排卵日。我想像一個孩子，他在這天的十個月後準時出生，附帶一位雄性的人類伴侶。

半小時後，汗涔涔的我依然什麼也沒有。沒有一個孩子，在排卵日成形，並且附帶一位雄性人類伴侶。沒有。沒有。

在這裡，只有我，在潮濕的燥熱的床鋪，想像一個孩子，在全然孤獨的排卵日。

如此濕漉，永不癒合。那裡只能是一個傷口，不停掀動，血與液不停流淌。一個思念的傷口。

我的內裡像山洞，很深，很暗，潮濕陰冷，臟器與內壁無聲地收縮。

而我所有的感覺就集中在那道內壁。我用想像對它施以撞擊和輾磨，規律地。而我所有的感覺就集中在一個點。很



深，很暗。涵洞至暗之處，傳來源源不絕的餘韻與回響，在腔室形成的漫長隧道。

我坐在這裡。我只是想像著。

想像長長的，彎曲的通道，它濕潤的內壁泛著水光，在想像的光束之下發出誘惑的閃爍。

進入其中，到最深處，你或許就能探及我埋藏的愛。

需要誰，或者自外於我的什麼，過來將我狠狠攪拌，從內部的至深之處。讓我如盛夏的野生漿果，汁液乍迸，在那一刻爽快地死去。

我曾相信，人生的樂趣該被盡量延遲達致——像香草天空的台詞。我想環繞人生的敏感帶前進。最後才觸碰那個能引爆自己的端點。在那之前，盡可能地堆砌等待，好讓期望能密密累積。然後，恍然與慰藉才會以滔滔之勢總結性地襲來，在瀕近毀滅的最後。

我只是，固執地在周邊行走，一圈又一圈，體驗渴望與壓抑的迷人拉鋸。在那些弱相關、強烈暗示，但稍不敏感的關聯區域遊走，每一步都輕輕振晃不遠處的禁忌之核。

極迂迴極迂迴地，延遲去點燃那個能帶來即刻新生與即刻死亡的蒂蕊。以為如此，便能持久運轉。不致去厭倦這自慰般的生活轉盤。

攪動我的生活，如同攪動我。

這樣就夠了。

失眠到清晨，我索性一個人到運動中心去游泳。

快游完的時候，他切入快速水道。

我本來正在水中馳騁，像一隻母豹，有掙扎的體感和掙扎的實速。他切入我所在的水道，就那樣停住，以四十五度的腰身靠在池岸，精實的上身在水面上，下身與一半的，胯部，在水面以下。

我不懂他在搞什麼。我不懂他，到底在搞什麼。我游到他身邊，觸碰牆壁，他的視線以四十五度角射過來。他的視線射過來，不太認真。但射過來了無論如何射過來了，我心想你是否要涉過來了。

但他只是一直斜倚在池邊。看著我碰壁，再迴返，像一隻掙扎的母豹。

我走掉了。

把快速水道留給他。

不再孤獨而反覆地碰壁。

儘管以身體幽秘器官及其所蘊含的私我情欲為主題的女性書寫、身體書寫等類似創作，隨書寫題材大肆開發，隨社會風氣開放，這類作品近年來並不少見，但相似主題的作品〈空谷·幽蘭〉，能在本屆一百五十多篇徵文稿件中脫穎而出，獲得首獎，自有其獨到之處。這類創作，除了需要自我裸露及坦呈的勇氣外，還得考量因題材而刻意標新立異的營造之嫌。本篇得獎作品最難得的是，筆調恰當。作者善用短句，語氣含帶輕巧詩意，細緻的帶領讀者行走於粗獷豪邁與藝文不可或缺的溫雅柔美之間。一路讀來，彷彿走在不可閃步、不可偏失的邊界線上，彷彿行走於兩邊都是斷崖的山稜線上，步步驚險，亦處處驚奇。



散文組評審獎

---

# 〈負責吃的人〉

沈信宏



---

### · 作者簡介 ·

1985年生，高雄鳳山人，現居前鎮，任教於高雄市立龍華國中。高師大國文系、清華大學台文所畢業，現就讀於中正大學中文系博士班。曾獲新北市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林語堂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等。目前努力在工作家庭與學業的夾縫間前行，還好有文學和我純真可愛的兒女藏匿在我的眼角，否則這世界險惡破敗到讓人無法直視。

### · 得獎感言 ·

全部都是真的，這裡面寫的是多麼真實的生活切片，我只是忠實地記錄下來，我堅信寫作必須是誠懇的。我的妻子總是為了生活憂戚陰鬱，有時斤斤計較，甚至跟我吵架，所以我得到許多寫作的靈感，也因此得獎，所以妻子也得到了短暫的喜悅，乍現的曙光，我也能被信任繼續寫下去。但生活仍得繼續，妻子依然為各種雜事奔忙，我則是繼續從她的忙碌裡採集素材、謀篇布局，當然也會適時分擔。希望我們未來的生活越來越輕鬆，孩子越來越懂事，妻子睡眠充足，越來越健康快樂，但我是不是就會因此少掉許多寫作的快樂呢？

我們都是負責吃的人。

六點了，我還沒決定要吃什麼晚餐。假日最煩惱的就是該吃什麼？大人的好打發，但兩個小孩不能隨便吃，平常都是娘家媽媽幫忙帶，再幫忙煮好晚餐帶回家。還好今天中午已經煮好稀飯，小的可以直接吃，大的得再買些有味道的搭配。

我是家裡負責吃的人，張羅每一餐，煮飯或買飯。今天中午已經自己做飯，晚上通常不能再煮，因為我做飯時老公得負責顧兩個小孩，一餐就已經讓他不耐煩地催好幾次，兒子開始因為被破口大罵而號泣。晚上如果再讓他困在兩個鼠竄的孩子中間，不只他受不了，我做菜的節奏也會被他們偶爾傳來的聲音打亂。

兩歲的兒子已經在吃老公剛打開的零食，不快點決定，他們肚子可能會先被這些垃圾食物填滿。我們住在光華路，多好的位置，幾家百貨都近，可以開車全家出動，冷氣無縫接軌，各國美食花些時間排隊候位就能享用。但現在接近月底，美食街或餐廳都太貴，一人都要二百元起跳，吃一頓，剛領出來的千元大鈔瞬間解體成稀疏的零頭。而且去百貨吃全家會直接在琳瑯滿目的商品間飯後散步，兒子又吵著買哪個玩具，老公又忍不住買了哪件衣服，永遠守不住的支出預算。



更何況開車本身就是很燒錢的事，汽車油錢比機車貴太多，最近車子得保養，剛收到牌照稅的繳費單。帶著兩個小孩又不可能不開車，平日接送、假日出遊，就這樣把我們的錢一張張捲進不停跳轉的里程錶裡。所以還是我自己騎機車出去買，省油錢又省里程。

附近的夜市很多，光華夜市、市區和五甲都有的自強路夜市，或是一心路、復興路上也有很多餐館，便宜不難吃，只是太油太鹹味精太多，不適合孩子跟著吃，得仔細篩選，或是各買各的。只是不好停車，也不能全家四貼騎車，外面空氣又差，只能讓我出去買回來。最方便就是麵食，老公愛吃肉，可以買牛肉捲餅和蒸餃，兒子可以吃不加過多調味料的餛飩乾麵。

其實不用問老公，他腦中根本沒有一幅完整的吃食地圖，他頂多說想吃什麼類型的食物，最大原則就是有肉就好。像現在他只是一直問：「到底要出去吃還是去買回來？」

他自動跳過自己煮的選項，因為中午已經煮過了，其實自己煮也沒有多省錢省事，他不吃隨便的肉食，又不吃魚。像中午煮湯的土雞腿快兩百元，他也不知道，骨頭被他連碗一起丟進洗碗槽裡，還是我丟進廚餘桶的。中午的碗盤還沒時間清洗整理，砧板煎鍋都擱置原地，如果晚上要煮得花更

多時間，老公一定等不及。

「還是我去買也可以？」他的眼神飄忽，聲音低細，想必只想說給自己聽。如果要他去買，還得告訴他詳細路線，誰知道他會不會聽不清楚，迷路又怪罪到我頭上。

「我去買好了。」

老公也是負責吃的人，對於今天餐前的事務，老公負責決定要有肉，還負責規劃外購時間必須越短越好，所以他在我準備出門前對我說：「不要太久。」一邊護著在沙發上爬向電話的女兒，他的眼神無法定焦，在兒子、女兒、我還有他的手機上飄移，他眼珠裡轉動摩擦出焦慮的熱度。

看他這樣我反而更擔心孩子，怕他們被罵或是因疏忽而受傷，所以我決定背女兒出去，女兒太小聽不懂人話，只會哭和尖叫，又黏我，帶出去老公會比較輕鬆，他的忍受值會增廣不少。

「我背女兒一起去好了。」我看見老公毫不掩飾地展露喜色，但我其實也擔心背著她騎機車不安全，等於握著她新鮮的肺過早地浸入汗池裡，又怕路面顛簸她脆弱的腦，而且最近聽說背小孩騎車違法，會被罰最多六百元。只能盡量躲開

有警察的路口，慢慢騎，眼觀八方，不再像自己騎車時為了求快搶行快車道、紅燈右轉、高雄式逆向地左轉。

皮包裡已經沒有現金，先找一家超商領錢，家用的戶頭已經快沒錢了，自己的帳戶月初就已經清空，繳每個月滾出新利息的卡費、小孩的托育費，還有一堆家庭雜費。老公這個月的家用費還沒匯入，回家得再次催促，總不能逼著他在我眼前完成匯款手續，明明 app 就可以匯款，他又常埋在手機裡，但他還是一拖再拖，每催一次，他就越來越像個局外人，只有我在這窮困的家屋裡守著兩個孩子孤立無援。

點好餐點，我站在騎樓下等候，入夜沒有轉涼，街道上被曝曬整日的所有事物都忙著喘出熱氣，店裡面煮食的蒸氣也噴湧過來，其他等待的客人像油鍋裡的水珠，躁烈而不規則地抽動。我和女兒胸貼胸，我們無處可去，所有的熱都在相接處匯成水澤。

我拿出手機滑看臉書，看見同事韓國旅遊一桌鮮紅大餐，或是日本旅遊浴衣古廟，好友夫妻紀念日並肩坐在黑壓壓的高級餐廳，光只打亮他們臉上的稜角，像兩座高聳嶙峋的山峰。

我心裡的疑惑從沒解開，還越來越多，明明他們工作平

庸，賺比自己少，為什麼可以才買房子，又立刻出國。或是明明生了更多小孩，卻依然堆疊出高質感的生活，讓孩子在照片裡都變身為手工縫紉的精美布偶。

我卻只能在收找錢進皮包時，快速暗算這些錢能如何撐得更久，我可以再拖多久才去領錢？好險今晚只吃掉快三百元，這張一千元應該可以撐到明晚。

突然注意到手機有老公剛剛的未接來電，我已經很快，可能還是等不及。還有銀行寄來的新一期電子帳單，我完全不想打開，正想回電，但我的餐點已經完成，我便趕緊把被油氣抹霧的提袋吊在機車上。

隔壁機車上坐著一個阿姨還在等餐，和我女兒對眼，女兒對她微笑，阿姨也笑著對她說：「弟弟好可愛！」

我已經習慣這類常見的誤認，短短一眼哪能看到性別深處？糾正反而是把彼此推到尷尬墜谷的邊界，不如就微笑點頭。女兒頭髮一直長不出來，眉毛卻黝黑粗濃，是不是我少吃什麼？使母奶缺乏生髮激素；還是女兒要多吃什麼？才能趕快留一頭長髮，讓路人草率的眼光找到指標。

回家時老公說了我知道他會說的那句話：「好久喔，快餓

死。」擺出我知道他會擺出的不耐煩表情。

兒子正和他一起看電視，一起吃另一包零食，老公用自己的方式解決他們兩人的飢餓，這是他負責的方式。兒子倒是不吵不鬧，乖巧地坐在沙發上，只是眼神和正咀嚼的嘴巴顯得遲鈍而呆滯，女兒本來因為肚子餓而躁怒的眼神也被電視快速切換的光影抽走，連眼角的淚滴停下來發亮，我趕緊把電視關掉，怕孩子近視。

去廚房把麵倒在碗裡時，發現老闆漏給一碗酸辣湯，把老公要吃的部分端給他時跟他說，立刻被他罵。他認為我應該要自己檢查一遍再離開，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我之前不是跟妳說過了嗎？」這句話他重複很多遍。

真的是我的錯嗎？我不想多說什麼，把委屈的情緒都用點頭打發掉，然後趕快躲到廚房，準備孩子要吃的稀飯和麵，自己再快速吃幾口，隨便咬一咬就硬吞下去。

老公吃到一半說想大號，就直接跑去廁所，門也不關，拿著手機坐在馬桶上，我看見他屁股的肉從馬桶蓋邊溢出來，像啤酒杯緣掛著的白色泡沫。我也很想上，但我得餵飽眼前這兩個餐椅裡的孩子，一個顧著玩玩具，一個急著追望我手中遲未放進她口中的湯匙。我若離開，一個會把那口飯

含得稀糊軟爛，一個會暴躁哭喊。

雖然我們都是負責吃的人，但老公只負責自己的吃，所以他吃得透明公開，毫無掩飾，彷彿可以看見吃下去的東西在通暢的身體管線中流動，有些直接充填他日益擴張的身體曲線，有些直接噗通一聲向下排放。

我必須負責兩個孩子的吃，我自己的吃只能占三分之一，所以我吃得隱密，食物神祕地進出身體，在我端出飯菜前我早已先吃完自己的分，若來不及我就趁小孩咀嚼的空檔快速扒幾口。至於排泄就只能在他們都睡著，或是他們都還沒回家的時候，因為一扇廁所門的阻隔對孩子來說彷彿是生離死別的陰陽界線。

老公今天吃完之後一直對我說這家店便宜又好吃，可以常買，他的碗盤完全淨空。我則是習慣蒐集他們父子三人飯後的飽嗝聲，早就吃完的女兒與老公已經打完，老公的還讓室內蘊滿雜燴的氣味。直到好不容易餵飽兒子之後，將他抱下餐椅時聽到他身體爆出一聲響嗝，代表今天的任務已經完成，沒有任何遺漏。我們對吃負責，因此我們各自獲得不同程度關於吃的成就感。

飯後我趕緊去準備水果，冬天兒子愛吃草莓，夏天丈夫

愛吃芒果，女兒剛開始吃各種水果，夠甜的都愛，碗空了會不敢置信地大叫，我沒什麼偏好，跟著他們吃。我幫他們用大量流動的清水洗淨農藥，有的剝除皮與籽，有的要切丁榨汁，我在處理裝盤時就先吃幾口，今天是把水梨核周圍啃乾淨，所以我知道老公會說今天的水梨不甜，只有水。果然他又開始叨唸我挑水果的能力，我的確不太會挑，不是叫店員揀，就是靠手感碰運氣。

吃完飯後全家走去附近公園散步，回家後我泡好兩個孩子的睡前奶，老公洗好澡，一起躺在床上一人餵一個。熄燈之後，我抱著女兒邊走邊唱，慢慢哄睡她，老公躺在床上陪兒子睡，將女兒放進嬰兒床後，我躺在床上靜靜地等待他們睡熟的聲音，一邊警戒著伺機偷襲我的睡意。過一陣子之後，躡手躡腳地走出房間，去洗碗，去樓下倒明天就會開始發臭的廚餘，去準備老公明天上班要吃的水果或點心，去擠女兒明天要喝的奶，最後再去洗澡。

我是負責吃的人，吃完一頓之後事情還沒結束，還有這一頓的善後和下一頓的預備，而其他負責吃的家人在夢裡安穩地消化，等他們都消化完，我才躺下。閉上眼睛之後，意識散失之前，我正想著明天早餐要買什麼，還是早起自己煎蛋餅？

我們，都是負責吃的人。

〈負責吃的人〉以「吃」為核心，指出家庭日常運轉的結構，同時隱約呈現出家務於女人的細密折磨。「男主外，女主內」之說通行已久，主婦負責後勤工作、不必扛起家計，理應「輕鬆」得多，本文卻細緻地分解出光是一日三餐，就得考慮到千千萬萬個因素。對「主內」的女人來說，普通生活就是做不完的測驗，能不能平衡荷包與慾望、同時滿足丈夫和小孩，又得清潔俐落，母職與妻職正是重複、忍耐、收拾。丈夫馬桶上緣溢出來的屁股肉，和孩子進食時的暴怒、分心，一再提醒女人，她必須同時學會視而不見和不屈不撓。全文瑣碎，壓抑，解除任何可以潤滑或豐富文字的修辭，應是作者特別採取的文調，用以映襯出妻子荒漠般的日常。





散文組優選獎

---

# 〈朽木〉

梁評貴



---

### • 作者簡介 •

現就讀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興趣是研究及創作，作品曾獲、梁實秋文學獎、星雲文學獎、桐花文學獎、華嚴金獅獎、大武山文學獎、中興湖文學獎、磺溪文學獎、忠義文學獎、玉山文學獎、桃城文學獎、台中文學獎、吳濁流文藝獎、馬祖文學獎等。

### • 得獎感言 •

首先，我要謝謝這次給予我肯定的評審們，也要感謝高雄市文化局辛苦的工作人員，以及我的雙親，和我的朋友們。閱讀與寫作，都是孤獨的事，都像是在空無一人的浩瀚宇宙中漂流，偶爾看見某種壯麗且難以言喻的浩瀚風景，卻難以向他人敘述那一個個美麗的星系是如何運轉，如何自成體系。而文學獎則是提供了一個交流、說話的場域，像旅人們深夜裡圍著營火，燃燒著柴枝，輪流說出一個又一個的故事，隔日一早，我們又得背負起各自的行囊，往不同的方向走去，不知道會在未來的哪個點再重合，那時，又會有些什麼不一樣的故事？或是又再見到什麼不同的風景，都讓人值得期待。感謝高雄市文化局，提供了這樣的場域，讓我們能夠坐下來，圍著營火，說出一個個，繽紛美麗的故事。

---

「轟隆，轟隆」，無數車流順著日光浪湧而來，揚起塵埃，大地在此時都碎成微粒，飄散在空氣中。深黑的柏油路面，覆蓋起原始的泥地，拉成一道道筆直的路線，這是跑道也是河道，你穿行其中，一手旋緊油門，一手搭住剎車以預備不測，一動一止，求的是起跑時比別人快，想的是意外時煞車比別人早。生求獲利，死求不死，是所有生物的本能，由本能鼓動起一道道浪潮，城市順此湧動而成脈搏，那彷彿就是，這個時代的黑潮。

一股車流喘動聲梗梗然，彷彿種子破土而出，從水泥地膚裂出大樓，樓自下生長而起，脊骨抽長至最頂端，避雷針張開枝桠，一幢幢鋼鐵之樹就此成形。人們流進去，彷彿木質層輸送水分，枝幹內部儲藏營養，外顯出來，莖葉都長得好看，亮成一張張拋光簇新的招牌。反之，舊了的廣告牌坊，似是磨去一層光，隨著時間的污漬，染上幾分黯淡，多半是已沒落的產業。即使是銅皮鐵骨，強化堅韌水泥，也撐不上十年，二十年的光陰，隨經濟的起伏跌宕，坡峰坡谷，再強悍也要碎如微塵，迎來拆遷的命運。

總說，樓房不如真正的樹，怪手一挖，鑿穿現實，終化為建築廢料。而樹，斲下木材，總還能刻成其他物事，千變萬化，用途無窮。你一面騎著車，安全帽罩如潛水視鏡，熱氣把整條街薰得軟綿綿，彎曲曲，兩旁高樓都似彎迎。一面

想著下一筆的業務訂單，何時談成，鬢邊流下的汗粒，何時轉化成珍珠。都市叢林，夾岸何止百步，中無雜樹，一律以鋼為骨，水泥塑型，而有些人，則成了流浪者，四散仰躺於樓底角落，置碗於眼前，只求命運施捨偶爾的落英。你持續穿行，欲窮其林，生存在這一座都市之山，在生活裡勉強洞見希望，高雄獨有的烈日，反如衣披的黑暗，生活下去，才彷彿有光，騎著車，穿過去，你就到達記憶裡，光芒湧出來的地方。

你想起幼年時，爺爺還開著佛具店。彼時，家還住在大寮，三層樓的透天樓房，一、二樓是堆放材料和工作的區塊，爺爺以雕刻神像為主，據說是承接了漳州派的手藝，專以神像上的複雜紋路見長，與泉州派、福州派的手路互別苗頭，一條街立著三五間佛具店，雕刻手法各有不同，彼此卻自成一個相互競爭的圈子，內行者即會因神明的屬性，或是立廟者的喜好，而有不同的需求，挑選風格各異的神尊外型。

「阿～公！阿～公！」通常是你從二樓叫喚，字與字之間隔著拉長的音，從房間裡一路順著樓梯，步步靠近，相對著一樓傳來鑿擊木材聲的沉穩厚實，你的聲音則有點尖銳不穩。那時你年紀尚幼，一雙足，還穿著小小的鞋，走起路來，步伐還有點晃，一如你尚在發育的身體，一道道音頻喚出來，都像是在尋求依靠，找一位親人，安放四肢，確

認所在。這時，爺爺會從鑿擊的厚實聲中穿出來，喊一聲：「有～！」蒼老的尾音拉的好長，他知道你正在靠近，如海豚之間相互呼應的音頻聲息，確認彼此的所在，知道在接近，在穩定，心就安了。

「阿公你在做啥？」你站在樓梯口，小小身軀往外望，嘴角裡帶點笑，其實你知道爺爺的工作，只是想找個點，把兩個人，連起來。「阿公在刻柴頭阿！會淹粉喔，別太過來。」爺爺擔心的是，削鑿木身所揚起的灰粉，若一不小心，扎了眼，總免不了一陣痛，將你沁出淚來，而你想的是，爺爺額角上滴下汗水，想要過去替他擦擦汗。兩相顧慮，卻有共同的質，汗與淚，都融成一片鹹鹹的海，海裡有你和爺爺溫暖的記憶，此時的你們，如一窟魚缸裡僅剩的兩尾魚，相互呼息著對方的吸吐。

說是心疼，怕扎傷了你，但爺爺並不將你驅走，你反而一步步小心靠近，越過一樓地面兩旁擺置的樟木原料，以及三三兩兩擺著的鑿子，似涉水游過礁石，妥貼貼的來到爺爺身邊，看他一雙手把木刻成神。

你想，神若有靈，其靈則都是爺爺，把自己溶進去的一片歲月。

那段時間，父親忙於外務，將你托於爺爺照看，兩人相依，把日子刻成一尊神像，像是外相，木心才是本質，一層層樟木年輪裡，有你們漣漪出的感情。那時，爺爺總有意無意教你木身的雕刻方式，暗中傳授你這傳統技藝，彷彿暗示，父親不要的，你來學，就能扛起一間店，傳下他自小學起的手藝。爺爺選定木材，尚未裁刻成形，即會貼上紅紙，寫好雕刻日期，焚香對天敬告，拿起開光過的神斧輕砍五下，第一下是添丁，第二下是進財，第三下，則是對子孫的期望，三元及第，第四下昭示大眾，第五，更是五子登科，賦予木頭三魂七魄，有了神，就能靈，一棵木，也能成為讓人膜拜的神祇。

接著便是在木頭表面畫上胚型，以電鋸割出大抵的形狀，彷彿你和爺爺共同度過的時間，遠遠有型，再近，就得以較精細的雕刻刀，把細胚緩緩造出，一刀一鑿，砂紙輕磨，以粗礪換來光滑乾淨。一如爺爺的手，長年累月持刀鑿，替人雕出無數神像，蔓生粗底厚皮，發燒時，他撫過你的額頭，望你復原。閒暇時的下午，陽光從西面斜曬進一樓，你倆共處一日，心底的躁，早已留不在家中，這時，你會嚷著爺爺，要他帶你去附近國小出去走走，踏出家門，夕照把你倆融在一起，爺爺牽起你的手，粗質的手心微溫，國小的操場正被染成一陣淡黃，正似爺爺以一雙手，交換來平滑乾淨的日子。

當時雖然過得平凡，而幼時的你，並無太大的企求，爺爺亦然，只望一家生息有著落，操場上，你奔跑起來，爺爺則在一旁點起菸，坐在樹下，他看著你，而你盯著遼遠的未來，你一回頭，爺孫倆，都有了豐厚的表情。正如神像開面，須將木材刻畫出形貌來，文的需有慈悲，武的則要威武，相貌不同，臉傳神了，就好了大半，一位師傅的功力高低，以臉面判別，唯有微笑得像真的，威武的有震懾，好的壞的一時俱現，日子才會活起來。接著，即是錦雕，替神明刻上一件永不脫落的外衣，一體成型，衣袂飄飄，再覆上淡淡的金箔，讓祂閃閃發亮，人要衣裝，佛要金裝，半點不假。

那一切，似乎就是你記憶中最洶湧的光芒，在往後的日子中不停溢出。

最後，則來到著色，以神明屬性決定粉面膚色，紅色是忠肝義膽，黑色剛毅正直，金色則是佛祖或觀音。通常是，爺爺一筆筆畫上釉彩，你心知來到最後階段，必須連電視都關閉，不讓其他事物增加干擾，迎來一片寧靜。你從椅子上跳下來，蹲在一旁看爺爺屏氣凝神，要是半點畫岔了，辛苦製作的半成品，可說是毀於一旦。而爺爺則無比專注，凝住氣，兩眼緊盯神像，一雙手，顫顫然，看得你心中暗驚，然而每一筆落下，卻又是如此篤定無疑。直到開光點眼，一尊神才算真正造完，島嶼上都說造神造神，卻不知僅是木上的



神，手續就要如此繁複，造的人，都要如此嚴肅，沒有表情的木頭，才從此有了神的形象，人的形象。

後來，安穩的日子有了變化，隨著你身子骨日漸抽長，而煩惱也逐漸增多。你上了國中，面臨新的考驗，考卷上佈滿選擇題，岔路何其多，但正確的只有一條，唯有你，不知每個選項將通往何方，怎麼選，都是錯。

當時的你，只知有一條路是對的，那就是朋友間的友誼。找不到答案的，幾個朋友聚在一起，彷彿選同一選項的人多了，錯的也成了對的。因此你開始翹課，以年輕氣盛的雙足，跑起來，可以比你幼時還快，還穩，一躍就能翻過課堂的高牆。都是這麼說的：「大人都跑得很慢，追不上。」你與幾個朋友，翹了課，或放學後，相約加入街巷旁小宮廟的陣頭，那時候你感覺，宮廟主委仙仔，所教你們跳的罡步，落的都好正確，好篤定，一如爺爺彩釉落筆時的自信，腳印落下去，繪似兇神的臉紋抬起，怒瞪的雙眼發出精光，手往上一揚，虎虎有力，彷彿幼時看爺爺製作的武身神像，那樣兇猛暴烈，而神像只是欲動逼真，但你跳起來，落足揚手，就是活生生的神。

一日，幾個朋友鼓譟起來，說是另一派系的宮廟找人圍事，要「烙人怨家」，你義不容辭答應下來，加入行列。那

一天，陽光曬的好劇烈，膚上感覺刺刺的，書包制服都放在宮廟內，換上一身黑衣長褲，心裡有一陣陣血在湧動，掌心不由自主滲出汗來。但身旁朋友多了，壯壯膽，還未畫上臉面，你們就都已是少年神明。鋁製球棒握緊，一如神像上安置的法器，到了現場，雙方一言不合，打了起來，你不知哪來的勇氣，一眼盯上身形最高大的，將鋁棒往他腰椎砸下，對方痛得直罵：「幹伊娘，幹！」你二槌，三槌，一棒棒落在他的背腹上。那時，你想起爺爺開鑿時的神斧，第一下砸出哀號，第二下將他打得身子彎起，第三、第四、第五接連落下，此時，眾人眼裡流出對你的恐懼，原來，就算在學校被老師罵說是朽木的你，也能被雕成是，人們膜拜的神。

一張臉鬥得通紅，以為是忠肝義膽，一旁有人拿出十吋長的西瓜刀，往你身上斲下，頓時一陣疼，你哀號得比之前那人還慘，瞬間紅臉全沒了血色，白的，彷彿神退了駕，終究，你只是凡人，一刀一鑿，刻不出你慈悲或威武的面容，只有擰在一起的痛覺，流出的血是當頭澆下的冰水，這一刻，你才曉得要停。緊急送往醫院，急診室的休息間，朋友全散了，只有護士圍繞，壓著你綻裂的傷口，地上落下一滴滴血，人來人往，踩過去，蓋上鞋印，宮廟的罡步都已不那麼篤定。

爺爺接獲通知，趕來醫院，你記得那天，他的髮上還帶

有木屑的飛灰，眉頭與眉頭相抵，擠成一道河流，再往下，眼裡似扎上木屑，爺爺，你痛嗎？否則淚水怎一逕的流？眼前的自己不正如雕刀神斧開光，正要被刻出一座面目清晰的肉身？眾人敬畏，不再是課堂上睡著，被老師拍桌，當眾狂罵的朽木了。爺爺，這正是肉身開鑿的第一刀，整體的粗胚還未成型，還要細細磨成的一尊少年神明啊？你心裡有著一連串的疑問，但失了血，縫了針，開不了口，說不出話，表情木然看著爺爺，此時，你又變回了，一塊原始的質木。

一道長長的傷口綻在背後，縫成一尾蜈蚣，你想起爺爺說，神像最後的步驟，其實是入神，在神像的背後，需放入七寶，金、銀、銅鐵、珍珠、玉、瑪瑙，然後再置入一頭活物，通常是虎頭蜂、蛇、蟾蜍、蜈蚣、蝴蝶等，燒金稟告，入神完成。你扛起背後的一道傷，似入活物蜈蚣，入了神，同學是更怕你了。但爺爺卻並未苛責你，他只是如幼年往常，用粗糙的雙手牽起你，磨你，那臉上的表情才會顯示最真實的一面，脆脆弱弱，是慈悲或威武，都已不重要。爺爺陪你一跛跛走回家，兩人無語，開啟鐵捲門，光尚未完全滲進去，神像雙眼綁上的紅布，蔭上四周的暗影，從前看來亮彩的神尊，在此刻都不反光，你心裡頓時覺得，好空虛，好黯淡。

後來，你被父親強制辦了轉學，脫離原本學校，搬到高

雄市區生活，新的學校，舉目無友，似斷了根的草，慘綠的少年時光，漸漸淡成一縷枯黃，自此不再生長，而那一道長長的傷疤，蓋在衣下，少年神明的威武，亦復不存。幾年以後，那間位在大寮的佛具店，隨著爺爺健康轉差，生意也逐日下滑，據父親說，爺爺勉強撐持一陣之後，就收起來了。

自此，爺爺的手藝，是真正失傳了。

多年以後，現在的你，成了穿行於這座城市的業務員，陽光正盛，人潮如浪，都市如鋼鐵森林，夾岸百步，千步，萬步，迂曲折繞，卻始終記得，那段久遠記憶裡的光。光裡有你，有爺爺，有以木成神的一尊尊像，你的耳裡，有鑿木丁丁，剝，剝，剝，厚實而穩重，你停下車，如你皮鞋踏在地上的喀喀作響，任憑烈日曬去你年少的輕狂，背後蜈蚣縫線痕跡仍在，但你早已背負起更沉重的事物，歲月在你的心裡，泛出一層層如年輪的漣漪。原來，要先有了心，累積厚重光陰，制度割出大體，雕刀鑿過，一張臉，才會真正由木到神。你挺起一身力氣將車移入車格，立起中柱，握緊手上公事包的提把，心裡有些緊張，掌心微微出汗，按下拜訪的門鈴，大門輕啟，裡面有光透出來，你知道，那就是，關於生活的微小希望。

當代工商都會化的時代裡，一個年輕的上班族回憶，孩提時跟阿公一起生活的日子。敘述初始，稀鬆平常。緊接著，細數童年生活後，文氣頓時鮮活有力。

照顧他長大的阿公，開了佛具店，也是傳統木刻師傅。他從小耳濡目染，知悉木雕工作的艱苦。每尊佛像刻鑿過程的講究，以及悉心繪彩的種種藝術美學，也都如數家珍。這段描述文筆細膩翔實，一筆一句都生動地點繪出此一行業的質地和精神，乃本文最精彩的部份。

只可惜作者並未學好，在木雕街的成長過程裡，日後還是被朋友帶壞。青少年時結黨成群，打殺鬥狠，惹是生非。木刻終而成為生活的隱喻，店裡的木頭在阿公的手藝下，經常栩栩如生地幻化為神，唯他成為不可雕之朽木。只是他如何變壞之轉折較為輕淡，不易映照雕繪之生動。

結尾木刻工藝，隨著阿公大去，終於失傳。作者則脫胎換骨，轉而成為一位業務員，藉此映照一個時代的消逝，還算合宜。

## 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2017/09/17（日）15:00

地點：高雄政府文化局第二會議室

評審：林文義、劉克襄、廖鴻基、凌性傑、楊佳嫻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林美秀、施雅芳

《聯合文學》雜誌王聰威、邱美穎、溫耘安

紀錄：吳克威

攝影：郭宸志

評審委員推舉劉克襄委員擔任會議主席。

###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楊佳嫻（楊）：**今年的參賽作品有好幾篇談到女性的身體、日常生活等困境，比起以往幾屆都來得深入，有描寫到自我懷疑、生命的自我實現，或是會質疑自己在刻板的性別分工，在名之為「家」的屋簷底下，自己的位置是什麼？這些文章都能夠抓到獨特的切入角度，呈現作者想要談的東西，這是作為女性讀者的我讀到比較深的感觸。

再來是今年的作品，尤其現在選出來的這十六篇，即使

是寫到高雄，都不算太過刻意；過往老是會看到那種拼命要把高雄的好處塞進的作品，這次非常節制，也能夠挑選比較特殊的角度創作，有些東西儘管有些匠氣，但創作者們在文章裡用字的鮮活，或對傳統技藝的尊重等，都有令人驚喜的地方。

**廖鴻基（廖）：**因為自己的領域，我比較關心海洋自然環境生態，多年來的觀察，好像一直沒有太大的起色，這屆也是，這樣的作品並不多。倒是發現呈現出了一種現象，也許是現在年輕人的習慣，喜歡搜集資料去填塞一個主題，然後想像，這樣的寫作方式，這一屆看起來滿多的。

**林文義（林）：**地方性的文學獎最怕刻意描寫在地的事，我也同意這次女性書寫的部分較多，但沒有給分的原因是我自認不了解女人的心。

**劉克襄（劉）：**看完這一百五十八篇文章，其實沒有辦法歸納出某種印象，直到這十六篇複審文章決定之後，才能大致了解。這次參賽的作品，會確實出現較少為打狗鳳邑文學獎這類在地性而書寫的作品，應該是好的趨勢。不過還是會看到一個狀況：如果以複審結果呈現出來的內容來談，兩票以上的作品都會讓人隱隱感覺到某種為了參賽而寫，較為形式化的內容，我自己會有點憂心。

我倒是對一些自己沒有投，別人有投的一票作品，剛開始沒有讀到對方內在所呈現出來的意義，後來重新再讀，反而感動了。這種共鳴可能來自作品反映了台灣社會底層生活辛苦之處，尤其是女性，透過她們的掙搏呈現出來的散文，即便文字不屬上乘之作，但因為感動，我會對文字的要求稍稍降低一些。

**凌性傑（凌）：**這次稿件雖然多，我讀起來還滿享受的，在作品還沒有被篩選的狀況下，我可以全面看到參賽者的狀態，不過我最喜歡的一篇沒有選進來。這篇是〈一封無法投遞的信〉，由一位七十歲的阿嬤敘述先生外遇，外遇對象剛好是先生的表妹。這篇的文學技巧不是太好，但我覺得作者很信任評審委員，把生命中所有悲慘遭遇都寫進這篇文章裡。初選時我看到很多人把很私密的故事，都寫在稿件裡面呈現給評審，感到作者對文學評審的信任和重視。我後來沒有選這些作品，純粹是表現技巧的問題。我一開始選了二十幾篇質感非常好的作品，但一位評審只能選出四篇。我選的這四篇看似沒有交集，但每一篇只要反覆閱讀，就能感受到這幾篇的優點。所有評審選出的十六篇作品都各有很動人的地方，也呈現台灣這座島嶼上各行各業的人。我會比較偏好較奇特的現場：散文能不能讓自己活著之外，也承載著某種現場？

## 複審結果



本屆散文共徵得一五八件作品，由五位評審選出十六件作品進入決審。獲得三票的一篇，兩票的兩篇，一票的十三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三票	〈空谷·幽蘭〉(劉克襄、廖鴻基、楊佳嫻)
兩票	〈朽木〉(凌性傑、楊佳嫻) 〈暴雨將至〉(廖鴻基、凌性傑)
一票	〈神話的起源〉(林文義) 〈關山月〉(凌性傑) 〈銀角仔〉(林文義) 〈120 克的悲傷〉(劉克襄) 〈負責吃的人〉(楊佳嫻) 〈那是她家〉(廖鴻基) 〈狐狸走的路〉(林文義) 〈沒有人知道〉(林文義) 〈心底幾抹美與濃的味道〉(凌性傑) 〈這是麗珠〉(楊佳嫻) 〈搭車回家〉(廖鴻基) 〈霸王殺人犯〉(劉克襄) 〈冰箱的魚〉(劉克襄)

經評審討論後，兩票作品進入最後決選，一票作品有一位以上評審附議者也進入最後決選。

## 一票作品討論

### 〈神話起源〉

林：我是覺得文筆用得很好，有楊牧之風，但是我不會堅持。

### 〈關山月〉

凌：我喜歡這篇作品把台灣人到大陸工作的狀態，用一個稱呼來形容滿有意思的，作者把這樣的人物稱之為外勞，滿有趣的，可是我沒有堅持這篇。如果這樣的題材在顧玉玲手中，可能會有非常奇特的風景。

楊：它所描寫的是台灣現在很明顯的社會現象，這些人往來於兩岸之間，可能要承受很多經濟、政治，以及家庭崩盤的風險，這些人的心情到底是什麼？過去的文學作品裡面，比較常看到小說裡有人描寫台商的世界，比如說章緣，但在散文的世界裡比較少看到。這個作者真摯地寫出自己的無奈和痛苦，雖然題目〈關山月〉嫌老派了一點，可以有更生活化或其他的處理方式；又或作者在對大陸下屬講話，對方稱呼他領導，他覺得對方真是個貼心的下屬，都隱隱然有種我是台幹，位職較高人一等……作品裡有類似的描寫。這篇本身是動人的作品，在這個意義上我肯定寫作者。

劉：在讀這篇作品時，覺得它的文字都比較概念化，不像在讀文學性的語言。不論從他的行業——染整，或是從大陸西邊來大城市工作的小汪，都沒有細述主軸的一些問題或做深度的報

導，其實文章可從這兩方面好好發揮，可惜都沒有做到。

### 〈銀角仔〉

**林：**我覺得文章很誠懇，銀角仔這個記憶好像有台灣三代之間承傳的意義，我看重的是這個親情的意義。

**廖：**這篇滿鄉土的，但作者用硬幣來當作主題，把這輩子所有和銀角仔有關的事情都拼成一篇文章，有點拼湊的感覺，不然是滿好的主題。

**劉：**如果從阿姨坐船到沖繩去甘蔗園採收的這個角度切入，寫一個詳細的故事回憶，相信會加很多分，這將是非常有意思的敘述方式，但這也只佔了開頭而已。裡頭敘述生活的感覺，比較像是一九五〇或六〇年代，一位受到日治時代教育的作家，轉化為中文，然後寫出來的回憶式文章，語言停留在那樣一個階段性，大概沒有辦法像現在的我們，以更新穎的手法表述，期待日後看到更好的呈現方法。

### 〈120 克的悲傷〉

**劉：**這篇是講一隻鸚鵡，作者呈現的表述體例屬於比較幽默、細膩又溫暖的互動，讓人從來沒有想到鸚鵡可以寫到這

麼有趣。那種幽默是一開始講到這隻鸚鵡的各種特色，描述之間常會半嘲諷式地談論自己和鸚鵡的互動。如果只是這般寫到結尾，文章走向會趨於單調或平板，可是到文末這隻叫山姆的鸚鵡，居然被某種禽類抓走，然後就消失了。一隻作者很喜歡的寵物，從慢慢初識的陌生接觸，到非常喜歡乃至於不可取代，最後消失，因而帶動生活底層的悲傷。就像題目〈120克的悲傷〉，這是體重非常輕的一隻鳥，可是作者舉輕為重，相當不容易寫成，可惜這篇的缺點是文字過於白話，如果再濃縮一點，會是很精彩的動物寫作。

### 〈負責吃的人〉

楊：這篇題目有點平淡，滿切合作者想要談的東西。這篇在講一位家庭主婦或可能有工作的女性，即使在一個雙薪家庭，在家庭刻板的性別分工裡，仍必須負責過往女性沒有工作時一樣要負責的事情。所以通過「吃」，一日三餐，不管是購物或煮食，藉由吃這個基礎維繫生活、支撐起家最底層也最動物本能的事情，寫出妻子和丈夫身分的差別。寫出身為一位妻子或母親，在一個家裡面，要維繫某些東西時，其中有非常多細微且瑣碎的拉扯，這些拉扯一點都不詩意，卻是真實存在。這個母親好像是一邊成為太太，一邊成為母親，又彷彿分裂出另一個自體，浮在比較高的位置，觀看自己為什麼一直攪在這些瑣碎的事物裡，日復一日。丈夫的責備、

小孩的吵鬧……她也不見得有直接的抱怨，只是告訴你，她可以猜出丈夫會說什麼，表示這是不斷累積在她的生活裡。

這篇給我一種沒有出口的感覺，也許是某種女性日常的真實，在日本小說裡面，過這種生活的太太一陣子後常會殺了婆婆、丈夫，但這是一篇很日常的散文，我知道最後走到那樣的狀況畢竟很少，大部分人還是會試著去調節，然後在重複而無聊的狀態裡，就這樣度過她的一生。我看完這篇非常有感觸，或許文字沒那麼文學，但我認為她可能是用一種有點單調、刻意收束起來的文字，表述每天日常生活的重複，她的形式和內容是合一的。

**凌：**這一篇文章很厲害的是，在題目〈負責吃的人〉是帶有雙關的設計，第一個是負責吃的、被餵養的這些人，另外一個雙關的部分呈現在第三段，她說：「我是家裡負責張羅飲食的這個人」，她的文章我看起來，可能有些比較破碎或囉唆的地方，但這剛好就是家庭主婦的日常。她應該是一個寫作老手，會用這樣刻意的語氣去強調那種百無聊賴的生活，每天過日子就是一直吃一直吃，好像她跟丈夫之間的衝突或爭執，只是妻子對於丈夫有些小小的抱怨，這些事情寫在這些囉唆的文句裡面，所以我會支持。

**楊：**我想補充一個小的細節，這篇有些地方寫得很好，比如說，她寫到每天要負責買水果、切水果給丈夫和小孩吃，那

丈夫喜歡吃什麼、小孩喜歡吃什麼、冬天喜歡吃什麼、夏天喜歡吃什麼，小孩因為很小，看到水果碗空了就會有狂暴的行為，這些都是由媽媽收拾，這媽媽會說，她每天準備那麼多水果給家人吃，她自己什麼時候吃？就是切水梨切到最後剩下中間那個核趕快吸個幾口，是唯一可以吃水果的時間，這個寫得好辛酸。

廖：這是一個妻子或母親所面對的困境，這位作者不斷拋丟問題，哀嘆自己的命運，我想如果她能夠跨越再來寫這篇文章，會更好一點。她就是困在裡面，雖然表達得不錯，把那種困境的苦痛表達得很到位，但如果她如果能超越，再回頭表達會更好。

楊：如果超越的話，可能就不會寫這篇文章了。

劉：我也支持這篇。這是十三篇裡後來重讀最喜歡的，文本把那種窮苦、單調、繁瑣，呈現出一個個細節，譬如她看著先生，飯吃到一半去上廁所，在那邊玩手機不關門，寫得活靈活現，像這樣的表現方式，拍成電影、戲劇都非常精彩。但重新看待，我會建議如果刪去第一段和最後一段，會是更好的作品，這兩段都太過蛇足。

楊：我也同意，應該捨棄才對。

## 〈那是她家〉

**廖：**這篇是所有作品裡我看了會觸動，畫線畫得最多的一篇，我當然知道有些缺點，但我想為這篇拉一點票，這篇是與性別無關的青春故事，不管是兩人之間的距離，後來的選擇，留下來的遺憾，讀完令人感到很強烈的悵然若失的感覺，情境、氛圍描寫得非常到位。

**凌：**我也支持這篇。我覺得這批作品裡面，青春感最強的就是這篇，可是我在第一輪沒有選的原因是題目下得非常不理想，書寫者和 P 之間的關係，確實處在一種非常曖昧的狀況底下，然後兩個人的角力和拉扯，若遠似近的感覺，那段時間他們又各自愛上不同的男孩和女孩的時候，另外一個人就會落單，那個可能是文章最想要發展的部分，但是作者好像還沒有處理好心情，所以這個部分就不敢寫，或者不曉得為了什麼原因只有點到為止，有點可惜。另外，這篇的錯別字稍多一點，第一行就出現錯別字，讀起來很痛苦，但如果整體來看，我還是可以支持這篇。

**林：**看到這篇的時候，想起自己十七、八歲，當年是這樣看著所謂風花雪月的事，這篇很跳躍且瑣碎，在年輕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篩選出自己青春的失落或是獲得，這篇在所有作品裡，述寫青春的部分很認真，這點倒是值得肯定。

楊：這篇滿自然的，不像文學獎作品，讀得到某種酸甜滋味。

劉：像這樣青春對話，過去在文學獎讀得太多了，我們也讀過不少經典，所以這篇我建議就不考慮了。

### 〈狐狸走的路〉

林：這篇很特殊，雖然文學獎是高雄辦的，但內容寫的是宜蘭的九彎十八拐，我相信大家都有共同走過那條路的經驗，在所有徵文的文章會寫宜蘭的九彎十八拐，自從有雪隧以後，北宜公路好像變成一種很特別的追憶，這篇真的寫得很認真。

### 〈沒有人知道〉

林：這篇的文筆很漂亮，隱藏了一些東西，寫到台灣和中國之間，又寫到九〇年代父親的哀愁，給我一些感慨。

劉：這篇如果只是講自己躲在計程車副駕駛座底下被爸爸載著逃難生活故事的回憶會非常好，可是它又牽扯到了姑娘到大陸，變得複雜多了。

林：但這篇比起之前討論台商的那篇較為深刻動人，比較有故事性。



### 〈心底幾抹美與濃的味道〉

凌：當初在選的時候是為了要保留一篇有高雄元素，於是選了與客家食物有關的進來，我沒有特別支持。

### 〈這是麗珠〉

楊：這篇題目也不太理想，這篇藉由外籍看護在老年安養中心看到關於麗珠的故事，比喻滿好的，講麗珠記憶的牆好像每一天都要被再刷白一點……，也許是他們在分享照片的時候知道了麗珠的故事。這篇在講麗珠在美容院做事，跟同事之間的比較，或跟美容院老闆娘互嗆的內容，都滿生動的，寫到後面遭遇婚姻危機，只能從原來的生活裡努力把自己支撐起來，找到活下去的勇氣，最後卻仍就孤單地在老人院裡。我會認為這樣的生活歷程，可能是台灣數十萬人現在或未來的縮影，我也同意在這裡面寫得很自然，當時會被這個故事打動。

廖：這篇我也支持，用照片或看護的角度寫一個人的波折，最後的蒼涼、無奈表達得相當透徹，所以我會支持。

林：我的看法跟鴻基老師很像，很少人寫這個，我唯一的疑慮是，它很像小說，所以我沒有特別投這篇。

劉：我覺得這篇的阿月背負太多東西，背負了太多麗珠的故事，只要簡單和這個麗珠對話、溝通就好了，結果背負麗珠從過去到現在的過程，也涉及到老闆娘、外遇等事件，根本是把五十萬字的小說濃縮到這樣的散文裡面，我覺得不是恰當的寫法。

楊：我猜作者還沒有拿捏好，散文一般都會先從自己的事情開始自傳性地書寫，自傳性的散文寫法也滿重要的。但是作者好像還沒有抓住阿月和麗珠之間敘事的聲音，重點到底要擺在什麼地方？雖然越南看護和雇主，這樣的一個人際風景在台灣已經越來越常見了，但阿月在裡面是一個頭尾出現的旁聽者嗎？或是其他身分，這個角色我覺得有點曖昧，但是麗珠的故事是滿打動我的。

凌：我可以支持這篇，但我有點疑慮是這篇的設計感太強了，麗珠和阿月、麗珠的婚姻關係，還有阿月和她丈夫的對照關係，鋪陳得太細緻，很明顯是故意做對照，設計感太強。甚至連阿月和麗珠可以交心到這種程度那也是匪夷所思，這真的比較像是小說的寫法，它如果是散文書寫，可能就連報導式的散文都還不算，這是我疑慮的地方。

楊：我承認這篇的設計感很強，但這次入選的作品裡面，〈朽木〉設計感也非常強，那個對照性非常明顯，但這個題材對

當下台灣是有意義的一個題材，我才會有這方面的考量。

**林：**就像主席講的這可以變成一部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等於是變成前面的大綱敘述，要把很多東西都放下去，如果只談部分的東西會簡單一點。

**劉：**原則上這篇還是有兩個委員支持，所以它也進入到第二階段。

### 〈搭車回家〉

**廖：**會投這篇，是因為看了這麼多文章後看到一個簡短而親近的，所以我放棄。

### 〈霸王殺人犯〉

**劉：**這篇應該是教育少年成長散文，但文字實在不是很好，我願意放棄。

### 〈冰箱的魚〉

**劉：**一個男人有位很疼惜孩子的媽媽，冰箱裡永遠塞得滿滿的，在台灣有很多母親常用這種方式照顧自己的孩子，一定

要把食物塞得很多，像是文章裡魚塞得多，當然吃不完、塞不下，造成孩子反彈，就對媽媽說我不吃魚了、討厭吃魚，媽媽不管又繼續買，這種心情我完全可以體會。文章也不免俗地有個轉折，等到年紀大，重新看待食物、媽媽和自己的關係，又產生心情上的變化。內容從「魚不再是他跟母親之間嘔氣的源頭」這段話開始，變得有點蛇足，直到最後，文章走亂了，可惜！

凌：我支持這篇，前半段真的寫得滿好的，冷藏食品這樣的意象，可以反映出這對母子之間情感的關係。在這篇裡塞得很滿很滿的東西，到最後文章散亂的部分比較嚴重。有個很可怕的毛病是，這篇是這批作品裡驚嘆號用得最多的，可以再節制一些。

廖：作者把魚當作母愛的連結，喜歡吃魚吃到膩，如果用這個邏輯來看的話，是否愛也是可以膩的？這我會質疑，真愛應該是不會膩的吧！

劉：這篇只有兩票支持應該是不會選進，基本上還是希望三票入圍，如果沒有其他評審意見那就要割愛了。

## 二票作品討論

## 〈朽木〉

**凌：**這篇是設計感非常強的作品，上屆有篇把後山打鐵街和自己的青春成長連接在一起，作為非常關鍵的打鐵道具的意象就很明確，但這篇〈朽木〉的概念又更強，設計得非常巧妙精準真的就很像文學獎老手的作品，特別是題目故意營造出一種文學性，文章裡祖孫兩人的感情就是用雕刻木頭這件事情來串連，再來就是青春期不成材的遭遇，古話說的朽木不可雕也，朽木不可雕最後又變成浪子回頭，寫得非常匠氣。

可是文字精彩，最後寫到祖父的手藝失傳，自己變成做業務的上班族，在街頭上晃來晃去，祖孫兩者之間職業的對照又回到敘事主軸，我感覺作者比較像是出身自文學院。以文章的完整性來談，這篇是這批作品裡設計到最不會令人反感的。

**楊：**我也認同很像上屆的那篇作品，場景切換的感覺太像了，用電影敘事的方式，對照爺爺和孫子所做的事情。浪子回頭和朽木居然可雕，設計得有點老派，有點勵志，最後看起來像是張老師的勸導手冊。對照的部分顯得匠氣，我們一讀都知道是設計出來，但文字的速度感掌握得非常好。

這篇從兩個面向來談，固然可以文字真的很凝練，掌握了文字的顏色、質感、速度，這當然是老手的作品，換句話說，它也就有某種框架，較為匠氣，看起來就是文學獎會得

獎的作品，可是裡面也向不懂民俗的人傳達了一些知識。不管這個知識是作者本來就有，還是為了寫這篇文章刻意讀來的，我認為作者把這個知識轉化到祖孫的感情上，轉換得不差，文字本身挺不錯的，只是有些地方比喻有點太多，沒有辦法放棄本身正在寫文學的自覺性。

也許有時不夠自然，不過文學獎作品確實會有一種體式，但這個體式是不是讓評審在選的時候要完全割除掉，或一定就是不可饒恕的缺點？我們都知道文學獎作品的設計感和框架，比較能夠看到完整的對照、呼應，確實比較容易抓住評審的目光。

廖：我用另一個角度看，台灣宮廟文化的這些場景我小時候在街頭上常看到，台灣到處都是宮廟，這種神像的雕刻師在過去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個年代，所以這篇文章有呈現出試圖留住這個文化的價值。

林：這篇東西讓我看到很多同時代作家的影子，我不太敢給它分數，我想起我寫過的〈千手觀音〉。話說回來，我有很多閱讀的經驗，自己年輕時也很迷楊牧的文字，也會學他的東西，這篇我不會投他票，裡頭有太多人的影子。

劉：投票的人已經講出這篇致命的缺點，我就不多說。我比較挑剔的地方在於，這年輕人的成長過程如何轉折的描述沒

有處理得很好，沒有辦法說服我。

凌：我補充一下，文章在處理八家將，會讓我想到自己成長的經驗，如果這個家族做的事情跟宮廟有關，通常小孩不太可能會變成那樣的狀態，因為地緣關係太小，彼此械鬥，家長應該都會知道。這個細節的處理沒有把我帶回那個現場，這是可以再調整的地方。

### 〈暴雨將至〉

廖：這篇後來大家圈選後我再看一次，就放棄了。文章講的是受困在蘭嶼，颱風將來的過程，開始非常迷人，算是這一百多篇裡面少數談到生態，寫到昆蟲標本收集者在一個小島上的總總，後來認為作者有點過度形容、刻意，這樣的東西反而不自然，雖然相較於其他作品更親近於自然寫作。

凌：這也是我的疑慮，這篇修飾過度的地方真的較多，但在整體作品裡還算出色，雖說是用一種比較文青的腔調在處理田野調查的過程，刻意拉開距離，用第二人稱的你而不用我，這也是敘述技巧上比較想要取巧的部分，好像用你這樣的第二人稱講述自己心情的時候，就可以講得比較做作一點，或者是可以處理到可能用「我」沒有辦法設計出來的部分，藉此拉開一種閱讀的距離。這種文藝腔的句子太多了，

讓文章變得比較沒有說服力，這可以再考慮。

文章把生物調查的工作寫得相當迷人，甚至有很多部分都是刻意在向李維史陀致敬的，作者應該讀滿多人類學相關的著作，所以選擇用比較敏銳或憂鬱的心情來寫，到最後呈現出來的結果，也就必然是目前看到的這個樣子。

**楊：**這篇我想要支持。作者可能是個昆蟲研究者，同時又是文學青年。作者看見打動自己所謂美的事物，當然希望用更精確的美麗字詞，來捕捉、感受大自然的美麗，這件事並不會讓我反感，對我來說，跟〈朽木〉比起來，我反而不會認為形容過度。

總體情調控制得很好，非常寧靜，裡面有作為一名探險者、發現者和研究者一些小小的自我內心的波瀾。如果要說我對這篇有什麼意見，就是比如內容提到鹿野忠雄，他說，「他在二戰後期被派去婆羅洲，最終消失在雨林裡，你嫉妒他連死亡都那樣浪漫。」這個就是過度，鹿野忠雄二戰後消失在婆羅洲這怎麼會是浪漫的事情？這就是文學想像過度，但說到作者看到象鼻蟲、看到星空，希望能夠以自己認為美的語言系統去捕捉在生物上看到的東西，這件事情我可以接受。但我建議過度浪漫的想像需要消減一點。

**劉：**我倒是認為作者像是在對鹿野忠雄那一代的博物學家致敬，那樣的東西可能會多一些，雖然我沒有選他。過程有點



掙扎，作者真的是一個非常文青的自然觀察者，顯然作者在學院裡，認真閱讀很多來自師長給予關於台灣這幾十年來的歷史種種，包括蘭嶼每個年代的變化，都在文章中設法放進來，這篇沒有〈朽木〉設計得那麼強。當然我必須對這位作者致敬，他很認真地在描繪自然觀察，但作為一篇好文章，我自己是稍微保留。

### 三票作品討論

#### 〈空谷·幽蘭〉

**楊：**這篇用非常蒙太奇式閃現般的斷片，希望能夠隱隱然聯繫起一位女性在情慾上的想像，也可能是這個社會給女性的壓力，或是對情慾渴望所帶來的某些困境。這篇的主題意識不是那麼顯明，這篇寫女性身體寫得很坦白，同時又不希望坦白到變成沒有想像空間，作者盡力在這之間調節。也因此某些段落可能會給人一種沒頭沒腦的感覺，比如說：「洞窟的形成需要時間，鐘乳石的滴落、礦脈的低落……」，我會想洞窟、鐘乳石自身作為容器，女體被賦予各式各樣、無論是必須要填滿情慾或填上胎兒等這些東西的隱喻，這都是作者的省察。對我來說，稍微有點不可解的地方是結尾，我很認真思考這部分要隱喻兩性關係或其他，寫得不是很好。

廖：有關身體的書寫，這些年來年輕朋友寫得不少，當然有個很大的優勢就是寫別人不敢寫的，對於這樣的表達方式，如果只是為了出奇制勝而沒有深入描繪，恐怕不好。但這篇坦白，又符合美學呈現，整篇讀起來相當美，所以我會投票。

劉：我一直不太懂結尾那個男性在游泳池裡面那種和對方奇妙的擦身而過到底要講什麼，我終究猜不出來，但作者把性器官和喉嚨的器官做這樣的奇妙對照，文字的簡約和形容在這一百多篇裡，對文學的駕馭比較成熟，但我也感覺到有些文字濃縮得很精簡，有種我說不出來的設計感，又過度形式化、抽象化，使得我讀不到某種溫暖或可以產生更大共鳴的東西。

林：作者很努力要經營某個地方因為面對外面的人，不能很直接就寫出自慰的感覺，有時會閃躲，有時又回來，作者有寫出女性的婉約，這篇是我心目中的佳作。

凌：這篇比較可惜的地方是篇名，和內文要呈現的東西非常不搭，這個作者很可能沒有跟評審交心的意思。

楊：我想解釋一下〈空谷·幽蘭〉，我會這麼解讀，空谷是因為文章裡一直提到洞，洞是一種空的狀態，幽蘭則是可以想像一下蘭花的形狀，與作者提到的性器官很像。我不知道算不算過度解讀。第一時間我會認為這個題目老氣，便試圖思

考——這是不是在隱喻作者提到的那種洞穴或性器官的形容。

**凌：**作者可能是在寫自我的孤獨感，文章裡不斷出現的關鍵字就是孤獨，空谷幽蘭在一般字詞裡的解釋是孤芳自賞，就只有自我了解自己，其他人都不了解，這個書寫狀態，完全把自身的孤獨感暴露出來，然後又不敢暴露太多。比較可惜的是，最後跟男子事件的處理，應該是性幻想的其中一環，可是作者又不敢把這個性幻想交代得太清楚，然後只有射過來、射過來，前兩次用射箭的射，第三次用涉水的涉，其實是刻意設計出語言的節奏感，反映心境，在這邊作者很可能需要再補充一些事件，沒有事件的散文真的很難進入，找不到適當的事件來支撐起敘述的狀況，文章很容易會變成架空的，孤獨感便沒有辦法呈現。

## 決審投票

評審詳細討論十六篇作品後，對於最後進入評分的六篇作品，共同決定由高至低分別以六至一分給分的方式，由積分高低來決定前三名。結果如下：

作品名稱	林文義	劉克襄	廖鴻基	凌性傑	楊佳嫻	總分	序位	獎項
空谷·幽蘭	5	5	6	4	5	25	1	首獎
負責吃的人	6	6	2	3	6	23	2	評審獎
朽木	2	3	5	5	2	17	3	優選獎
暴雨將至	1	4	1	6	4	16		
這是麗珠	4	1	4	1	3	13		
那是她家	3	2	3	2	1	11		

主席宣布 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名次如下：

首獎：空谷·幽蘭

評審獎：負責吃的人

優選：朽木

備註：〈負責吃的人〉有三位評審給予第一名的高分，〈空谷·幽蘭〉則是整體分數偏高，評審針對此狀況討論，最後仍依照積分維持名次不變。







# 新詩組

打狗鳳邑文學獎新詩組由決審委員從初審開始審查，因此所有作品都在評審們的檢視下，形成共識，相當嚴謹，也務求每一首入圍作品，都經過細密的討論與辯論，這在地方文學獎的評審中相當獨樹一幟。本屆評審有鄭炯明、吳晟、曾貴海、陳義芝與須文蔚，評審對此次投稿作品普遍水準高、議題多元、技巧成熟且不乏前衛創新者，一致表示肯定。

在主題是否具有在地性或地方感？評審間或有不同的注重，有老師力主，打狗鳳邑文學獎投稿作品中，有許多作品專注在高雄的歷史、地景與人文題材，注重興觀群怨的闡發，在過去台灣文學較忽視地方主題的狀況下，此一系列投稿作品能強調社會議題的反思，把海洋城市的深刻與美好表現出來，就更顯得彌足珍貴。但也有評審主張，在各地方文學充斥的今天，不少獎金獵人會刻意以地方主題入詩，不少作品太浮面或表象地書寫，一直重複前人已經描寫過的城鄉題材，造成一種修辭的、繁複的修飾，情感並不豐厚，反而令人感到不安。無論如何，高雄性主題的開發在文學創作上，一定不能忽略詩的思想、美感與藝術技巧的平衡。



在複審入選作品中，〈52 赫茲〉獲得超過半數的評審肯定，作者具體而微地描寫鯨的形貌、生態與生活，又能轉折與投射到現代人孤獨的心境，追求自由的堅持，又能展現出海島國家的身世、命運與自信，情意動人，出現在海港都市的文學獎，可說相當具有意義。

〈永夜調〉、〈愛，是河的流域〉、〈河嫂〉、〈打狗進行曲〉、〈荒年〉、〈瀾濃辯證法〉、〈應許之地〉、〈高捷指南〉等作品，都是具備高雄特質的詩作。其中〈高捷指南〉的形式有創意，情思流轉兩條捷運路線的各站，但究竟該後現代式解讀？或地名與詩句要相輝映出意涵，就引發了評審迥異的評價。同樣寫愛河的作品中，〈愛，是河的流域〉中規中矩，敘事觀點多樣，〈河嫂〉譬喻豐富，靈巧活潑，兩首作品分別得到不同評審的支持。至於〈荒年〉懷念祖父，走進已經拆遷的眷村，寫出世亂年荒的窘迫，抒情意味濃厚，〈應許之地〉出入歷史記憶，氣勢恢弘，結構還有待梳理，〈瀾濃辯證法〉則寫美濃客家文化，觀點獨特，如能更深入鄉人心理，會更動人。〈永夜調〉則是較為特出的高雄書寫，說出一則白色恐怖下，受難者家屬流落高雄歌廳的黯淡生活，永夜作為

意象，貼切地道出時代的悲劇，也獲得評審們的青睞。

〈影子的畫像〉、〈詞性的日常〉、〈大師〉、〈我缺席的人生〉等作品，則與經典詩篇、藝術家、傳統技藝或學術理論互文，抽象思維也就成為特點。〈我缺席的人生〉脫胎於辛波絲卡，以輕靈的筆法寫出各種不在場，但卻如親身經歷的情節，或能解釋目擊當代都會生活的疏離，或能詮釋為以詩論詩，開展文學想像力運作的各種可能。〈影子的畫像〉、〈詞性的日常〉、〈大師〉等三首作品，引經據典，論述豐美，如能展現出詩人自身的體悟、思想與詩情，會更具說服力。

注目南方的詩中，總能傳唱出來自鄉土的交響詩，如同從部落陶藝家身上望見的〈卑微的形狀〉引詩：「此心安處是故鄉。」心所在處便不再離散，詩安居處便有所沉靜，期望打狗鳳邑文學獎今年的豐收預示著未來優異詩篇連綿湧現。



新詩組首獎

---

# 〈52 赫茲〉

王怡仁



---

### • 作者簡介 •

王怡仁，身分證開頭是「Y」的台北市人，血液裡面有凱達格蘭的基因，現住大肚山左近；從事廣告撰文特約工作。曾獲聯合報新詩評審獎、菊島文學獎新詩獎、浯島文學獎新詩獎、磺溪文學獎新詩獎、打狗鳳邑文學獎新詩獎……等，作品等待結集。

### • 得獎感言 •

2015年，我以一票入圍打狗鳳邑文學獎新詩類獎項，在我前面，還有兩、三篇是三票、兩票入圍的，討論之後，我那篇作品竟然變成首獎。那時，真有一種僥倖的感覺；此番再得新詩首獎，當然還是有那種「如夢似幻」的感覺，更想不到的是，最後得獎的十二篇作品，再討論之後，還讓我變成「高雄獎」！

哇！彷彿漫步在雲端，飄飄然！醺醺然！沒喝酒，也不需要酒測，就知道「超標」——這是詩，第一次給我這種意外的、「不踏實感」，我只希望我的文字與愛，未來可以更落實這片土地！謝謝高雄！謝謝文化局與各位評審們的厚愛，你們這麼厚重的愛，把我的飄然與醺然，那麼真實地綁住了！

慶典、高興過後，我還是要努力拍動文字的羽翼，往更「高」的天空，「雄」飛！謝謝大家！

泡沫，能為大海再多說一些什麼？  
我不介意——活得比任何質數還孤獨  
我知道「52 赫茲」還不是我族最高的音頻……  
也不計較在那被海染藍的隱形的長鬚上  
人們的臆測必然挾雜著一種莫名的同情與好奇

金陽在白晝將我騰舉，藍月在暗夜  
又將我壓制……深情，為何不是  
另外一種蔚藍？破冰船的傾軋聲  
不時犁過我的胸膛，5 度 C 的淚水中  
我清楚地感受 有一種我慢慢熟悉的  
痛；浪遊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島  
近一萬個與北太平洋等重的日子  
難以被波濤證明，我知道  
孤獨與自由共用相同的肺臟

在臭氧與極光的罅隙，你看  
滿天都在滴漏……無論離海多近  
月光照亮的琉璃瓦片無法承接我的歌聲  
是的，我也有自己的母音與旋律  
對冰山與陸地無邊的吟唱，低低的  
就好，簡單卻也自成一種飛逐的賦格  
可以感受鬱藍的寂寥與壯闊  
直到那些天地無解的 成串音符  
擱淺成被濤浪一再撫慰的細沙

認識我的 或許只是天空的  
一點白或者大海的一粒鹽……我還是  
要唱——用「52 赫茲」丈量世界的景深  
在比我的年紀還老的海溝深處  
一群聒噪的磷蝦與一艘無聲潛艇剛跟我  
擦身而過，我知道我必須與深水炸彈  
與流刺網 與天地最孤獨的藍 和解……  
仰躺在無人可以探測的海溝  
傾聽星星在銀河叮叮噹噹的迴響：  
所有的猜測都說 我的寂寞就是  
海的寂寞，卻沒有人仔細聆聽  
孤獨與自由其實相互指涉；甚至  
沒有任何鰓鰓與鱗鱗知道：  
這喜悅與痛楚跟我慢慢地貼近  
水滑的脊背就要比月光透明了  
我還是要繼續唱歌  
直到山脈起伏 碎為浪沫  
流血的腹肢還可以在月光下  
層層為你攤開風景



歌聲是我化石不了的甲骨文  
我唱 藍色最高的詠嘆調  
哪怕祇剩周身斑駁的藤壺與茗荷介與我共鳴  
我是一顆深海難測的浮石  
他日 將死 為島  
讓大海無邊收藏

註：

52 赫茲鯨魚 (52-hertz whale) 是一條在太平洋出沒，發出不尋常聲音的鯨魚。由於其叫聲的頻率 52 赫茲，比起任何已知品種的鯨魚都高很多（藍鯨的頻率為 10-39 赫茲；長鬚鯨為 20 赫茲），因此科學家認為牠的叫聲一直無法被其他鯨魚接收得到，所以亦稱牠為「世界上最寂寞的鯨魚」(The world's loneliest whale)。——網路維基百科

第一次知道，在太平洋有這樣的一種生物，由於牠的叫聲一直無法被其他鯨魚接收到，而被稱為「世界上最寂寞的鯨魚」（見詩末注）。作者利用「52 赫茲」鯨魚這樣的一種特性，作為詩的切入點，之後，聯想、發展成一首詩，有其巧思。

本詩的優點是語言自然，詩的焦點集中，且巧妙地展現詩的隱喻，如第三節：「是的，我也有自己的母音與旋律／對冰山與陸地無邊的吟唱，低低的／就好，簡單卻也自成一種飛逐的賦格」；第二節末兩行與第五節互相呼應：「難以被波濤證明，我知道／孤獨與自由共用相同的肺臟」、「我的寂寞就是／海的寂寞，卻沒有人仔細聆聽／孤獨與自由其實互相指涉」。

當詩人說：「我唱 藍色最高的詠嘆調……他日 將死 為島／讓大海無邊收藏」時，不由讓人心中浮上悲涼之感。



新詩組評審獎

---

# 〈我缺席的人生〉

毛毛弗斯



---

### • 作者簡介 •

「我不確定自己是否存在。」（波赫士）

### • 得獎感言 •

寫完這首詩後，我才發現自己想要講的，原來辛波絲卡輕描淡寫一句就講完了。

後來又想起普里莫·萊維，他相信，我們所有人對彼此和其他生命都有責任，不僅只是出於道德義憤，也是因為，不管人猿還是蘋果，我們都是由同樣的原料組成。

謝謝隱匿鼓勵我拿這首詩去參加比賽。

謝謝打狗鳳邑文學獎和評審，我很幸運。

我為自己無法成為每個女人和每個男人向所有人致歉。

——辛波絲卡〈在一顆小星星底下〉

誰跟我互換了名字和身份  
轉乘對方錯過的列車  
展開了不一樣的旅程

誰偷取了我陌生的臉孔  
出現在尋人啟事中

誰正默默承受著  
應該由我來承受的  
比我跟我自己更親密  
也更暴力的病痛

誰取代了我的位置  
棲身在世界繞過的角落  
擁抱寒冷取暖

誰在搬演為我量身  
訂做的劇本或夢  
有一顆可能屬於我的心  
此刻在誰的胸中  
為誰悸動，為誰哀慟

誰為我雙目失明  
站在命運的盲點上  
等壞了的紅燈轉綠

誰打開了我  
隨時可以打開的一扇門  
誰代替我走了出去  
我又代替誰留了下來

本詩顯然受辛波絲卡詩作〈在一顆小星星底下〉啟發。作者思索的人生際遇，不是經驗過的狀況，而是未曾體驗過的。

題目中的「缺席」一詞極耐人尋味。缺席本有「主動」未參與之意，本詩卻是我即使想參與也無從參與。以此缺憾呈現一顆細膩、寬厚、悲憫的心。換言之，作者賦予「缺席」以命定層次的新義。設想這世上的我們，誰不是侷限在個體的名字和身分中，我們真能了解他人的人生旅程嗎？多少我們所陌生的人在措不及防中失蹤了，或在世上忍受著病痛、寒冷；也有一些我們所不知的人正從事著犧牲、拯溺的工作。

生命互相影響，人生本該承擔！作者以「誰……」的問句，逼人反思不同情境，語言簡淨，課題嚴肅且蘊含詩意，是難得看到的深具哲思的詩。





新詩組優選獎

---

# 〈永夜調〉

游書珣



---

### • 作者簡介 •

我是大眾傳播、媒體藝術、翻譯學系的過客，寫詩才是一生的學習，2016年出版第一本詩集《站起來是瀑布，躺下是魚兒冰塊》，選錄十年內發表之詩作。詩是創作的源頭，我藉此跨界創作影片、童話、插畫、影視劇本等，期望某日終能以詩碰觸大眾之心靈。

### • 得獎感言 •

在網路上聆聽高一生的音樂時，偶然連結到其女高菊花的生平資料，一讀深感惆悵而作此詩。雖然生於靠寫作不易維生的年代，但一想到自己能如此自由創作著，便由衷地感覺到幸福。2017年是我脫離24小時育兒工作的第一年，沉寂了四年的筆終於再度動工，感謝「打狗鳳邑文學獎」給我的鼓勵，我將持續寫作，為土地、為文學，為自己與人們的心靈。

啟程那天，錯過一班前往米國的飛機  
抬頭望向天空，它飛進黑色的雲裡  
一個小小的影子滴落，我伸手握住它  
張開手卻發現，它滴穿我的手掌  
透過那個空洞看去，飛機的影子消失了  
徒留引擎轟然的聲響，逐漸遠去……  
行李箱的輪子滾動，滾動，突然間  
改變了方向；轉身，我一腳踏入  
人影雜沓的永夜

永夜的地方，總是有歌在唱  
有人遞給我一隻麥克風，我任由它  
將我翻譯成另一名女人；陌生的拉丁語  
令人感覺安全——他們認出我了嗎？  
一盞聚光燈掃描我的身體  
黝黑的肌膚，深刻的五官  
化成一幢幢扁平化，忽隱忽現的影子  
各種灰階、漸層、純色的黑  
黑色融入黑色，當舞台下的掌聲拍響  
黑色潑濺開來，那些我從山裡偷渡而來  
藏於口袋的蝴蝶，隱隱振翅像抗議自己  
也被染成漆黑的顏色

游移的聚光燈停下，我那隱匿的名字便顯現出來  
有人將它捏起如蟻，用放大鏡檢視  
一道光穿過，一團火燄燃燒起來  
我的影子潰散，如四散奔逃的蟻  
遠方那虛無，令人嘆氣的  
父親的影子，是否仍率領更多的影子  
攀上杜鵑山的剪影？那裡，有微弱的光——  
一枝黑色的筆，在紙上沙沙書寫音符  
縫紉機踩動著母親呼吸的節奏  
故鄉的田水潺潺流過，黑色音符暈開了

我的眼睛並非真實，那是一顆黑色水滴  
落入一口井，傳來幽深的回音：  
父親啊，我痛恨你  
別讓你的影子跟隨我，那些黑色的音符  
成為一個個鞭答我的問號；別讓人們的目光敲擊我  
彈奏我而我身上長滿哀傷的黑鍵  
我的人生充滿音樂性，但我多麼希望自己  
只是一首無調性的歌，如此我便能在睡前  
摘掉身上精簡的音符，脫下一襲最不起眼  
素樸的影子，我多麼希望  
就只是擁著它安睡

自那永夜的地方離去，我始終唱著  
唱著歌，彷彿從未離去，彷彿身後仍拖著好長好長的影子  
一條黑色的河流，由許多人的影子匯聚  
跳入，就不會再浮起；喝下它，便永遠哽咽  
我始終唱著歌，一首關於自首的歌：  
是的，我有罪，因我已不認得自己  
渴望光卻怕光，光裡有白色的恐怖

註：

原住民自治先驅高一生被捕後，長女高菊花為擔家計，中斷原本的赴美求學之路，從故鄉出走到高雄的「羅夢娜歌廳」駐唱（藝名派娜娜），以演唱拉丁歌曲紅極一時，其駐唱期間仍受情治單位監控。

動亂時代下太多悲劇故事，多數詩文皆以當事人為主角，其實，當事人的親屬承受的傷害，往往更苦楚，而無處訴、無人理會。本篇詩作「永夜調」，結構完整、脈絡清晰，語言如歌詠嘆，敘述原住民自治先驅高一生被捕後，其女為擔家計，中斷赴美求學之路，流落歌廳謀生，演唱拉丁歌曲，雖紅極一時，但仍受情治單位監控，擺脫不掉父親的陰影，備嘗擔驚受怕與辛酸。「父親啊，我痛恨你／別讓你的影子跟隨我……」是多麼令人鼻酸的呼告；而「是的，我有罪，因我已不認得自己／渴望光卻怕光，光裡有白色的恐怖」，又是多麼悲淒，令人低迴不已。

## 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新詩組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2017/9/23（日）15:30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二會議室

出席評審：曾貴海、鄭焯明、吳晟、陳義芝、須文蔚

列席：文化局 林美秀、施雅芳

《聯合文學》文學雜誌 - 周玉卿、邱美穎

紀錄：黃子柔

攝影：劉子嘉

### 議程：

#### 一、推選主席

本屆新詩共徵得 266 件參賽作品，經評審評選出 15 件作品入圍，獲得 3 票 1 名，2 票的 3 名，1 票的 11 名。如表列：

委員們共同推舉鄭焯明醫師擔任主席。



三票	〈52 赫茲〉（鄭炯明、陳義芝、須文蔚）
兩票	〈永夜調〉（鄭炯明、吳晟） 〈我缺席的人生〉（曾貴海、鄭炯明） 〈詞性的日常〉（曾貴海、陳義芝）
一票	〈世代的逃亡藍圖〉（須文蔚） 〈影子的畫像—致德國詩人保羅策蘭〉（鄭炯明） 〈應許之地〉（曾貴海） 〈愛，是河的流域〉（吳晟） 〈打狗進行曲〉（吳晟） 〈高捷指南〉（曾貴海） 〈河嫂〉（陳義芝） 〈荒年〉（須文蔚） 〈瀾濃辯證法〉（吳晟） 〈卑微的形狀〉（須文蔚） 〈大師〉（陳義芝）

## 二、各委員發表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陳義芝（陳）：**這次從二百六十多篇裡面先挑選四篇，最後得出這十幾首。這裡面的作品不只有高雄性或台灣性，而且表現得非常完整，有的很深沉。譬如說，我本來沒有投〈我缺席的人生〉，後來非常願意投它。本來有投的篇章後來在相對比較下也可以考慮放棄。我挑選作品時，以整個作品的完整度、清新度、深刻度來作為一個評斷。

**曾貴海（曾）：**這次可選的作品比較多，但是落差蠻大的。

剛剛義芝委員說多看幾次有時候就會改變想法。我覺得共識性、差別性也是存在的。「高雄性是什麼？」這個問題在我的評審時一直在騷擾著我。我會選一些有高雄性的東西，考慮它的歷史跟整個時事變遷的過程。所以我選的詩有兩首屬於生命體驗的，有關感情和創造性的。有時候很難說要選哪一個，大家再討論一下這樣蠻好的。

**吳晟（吳）：**就像義芝委員講的，所有參賽作品都是一次來挑，先選出這十多篇，大家再一次決審。當然，這樣比較辛苦，可是可以從整體有個了解，等於責任由我們全部承擔了。這樣選出來的作品，交集沒那麼大。在挑選這四篇的時候，我傾向幾個準則：第一，有在地性的考量。假如說他的題材跟高雄比較有直接關聯的，那我會特別留意。第二，我傾向一定要能體會。可能是我個人讀書的經驗、習性，如果說太複雜或隱晦，我比較沒辦法接受。因此我會傾向比較明朗性的。第三、現在很多參賽作品它的語言或結構很繁複。這樣的詩讀起來有時候會過度誇飾，語言比較冗長，承載的量比較重。這樣讀起來會覺得很辛苦。所以這樣作品比較沒辦法特別喜歡。

**須文蔚（須）：**高雄文學獎吸引了非常多很好的作家，作為評審是頗艱難的工作。幸好大家對好作品相當有共識。不過，我覺得高雄性的討論比較困難。第一、高雄市幅員廣闊，它

包含都市、鄉野城鎮、部落，很難透過一首詩呈現它全面的地方性。我這次挑選較幽微不常重複的題材，這可能是重新反省高雄性一個重要的部份。例如〈卑微的形狀〉講的是部落製陶工藝裡展現文化傳承問題，〈荒年〉談的是眷村文化的流失，〈瀰濃辯證法〉則是對客家聚落的重新觀察。這幾年地方文學的文學獎提倡地方學，同樣的寫作主題重複出現。某些地域特徵，像愛河或港口經常被書寫。不斷地重複相同的題材、精神，只是修辭上的小小變化，會慢慢變成高雄文學獎的一個危機。如果文學不能帶人重新看見一些東西，只是一直重複繁複的修辭，對於地方性、地方學的重建，反而值得憂心。對我來說，明朗、清新、前衛，有創新的意涵是我在挑選作品時著重的，它能帶給我過去比較沒有思維到的角度。

**鄭：**剛才幾位委員都談到高雄性，高雄性如果要再深入討論比較困難。比較難用地景、風景、建築物去界定，高雄性有時候只是內涵。我這幾屆參與高雄文學獎的評審，在地性的作品仍然要看詩創作出來的本身。即使題材吸引人，如果表現不很成功仍然沒辦法進入決賽。如果使用高雄地景，反而要更傑出才會更吸引人，不然會被說「沒有創新」、「唱老調」。第二點，前兩三屆，有時候會猶豫要選哪一個作品，會很掙扎。這次好像比較容易選出我個人看好的作品。

經評審們討論後，各評審先就自己投一票的作品中推薦

喜愛的作品，若獲其他人支持，該作品可進入決審。接著討論兩票以上作品，最後進行決審。

### 三、入圍作品討論

#### ◎一票作品討論

##### 〈世代的逃亡藍圖〉

須：這篇我沒有很堅持，我喜歡它最後一個段落，談到那個年輕的世代對於這個時代的想法，比較有新意。不過，它前半段寫鴉片戰爭跟淘金的移民，還有日治時代的那些段落，都展現出離散的世代，與當代的後殖民狀況有所不同，要並置寫，相當不容易。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列入決審。

##### 〈影子的畫像—致德國詩人保羅策蘭〉

鄭：本來我投這篇一票。作者前半段寫對這位詩人的印象，後來他把愛河跟法國的塞納河左岸稍微結合起來。這個詩的出發點不錯，但是他寫得比較牽強。另外有些語言的用法不太準確。所以我這一票放棄。

討論結果：不列入決審。

### 〈應許之地〉

曾：在書寫歷史的作品中，這篇對歷史的了解較淺薄。它把高雄歷史變遷中比較重要的歷史事件加以詮釋，提出這些變遷的意義，同時形成一種對高雄的期待。它從2000年前至今，書寫出整體高雄史的變遷，雖然不深入，但它文字結構、密度以及喻意都談到了。比起以前寫高雄歷史的作品，這篇顯然把很多事件聚合在一起。這是一首不錯的詩，但是如果沒有人要附議，我也可以放棄。

鄭：〈應許之地〉企圖心不錯，但是稍微大了點。它的語言還蠻精鍊的，一篇五十行的作品要同時表現考古、歷史、平埔族、美麗島事件這麼多議題真的非常困難。幾百年的歷史用五十行來呈現仍然有些勉強。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列入決審。

### 〈愛，是河的流域〉

吳：五位委員講到在地性有重複的疑慮，大家寫來寫去都同一樣貌，沒有辦法開展。有時候我反而用另一種心情看待。

台灣的文學作品，就是因為長期以來忽略在地性而沒辦法深耕。如果同樣的作品裡面它的藝術性很強，我寧願選擇這樣的作品。這篇〈愛，是河的流域〉，類似題材雖然已經很多人寫，可是每次書寫的角度、心情或是重心不同，都會不一樣。這首詩有些地方稍微囉嗦，後面的部份說明性較多，驚艷度好像也可以再斟酌。雖然這一篇我不特別推薦，但是這樣的作品值得鼓勵。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列入決審。

### 〈打狗進行曲〉

**吳：**我很希望能夠推薦這首詩。這首的語言比較親切。它沒有華麗的文采，但是很多地方讀起來有巧思。甘蔗的甜、香蕉的香、鹽埕埔的鹽，利用這樣的文字呈現高雄特色。它在背景環境的描述，加入個人生活的心情，是一首讀起來比較平實、親切的詩。這首詩不很繁複、幽微，讀的時候，有南方的氣味。這是正港南部 ê 氣口 kap 南部 ê 氣味。

**陳：**吳晟委員提到這首詩的優點我大致同意。這首詩有一種動態的描寫。另外有一些來自作者感受性的思考，像第一節「不知是否有人」，把主體的情感融進詩裡。但是這一首有些地方太籠統。譬如第一節「悄悄航向過去的渺遠的未來」。過

去跟未來應該會有歧異，但是作者沒有細膩點出是怎樣、航向的情景是怎麼樣。類似的質疑在第二節第四行「好像編織出新的希望」，他並沒有細膩描寫新的希望是什麼？底下「鹽埋埔的鹽，注定是曬不乾的」。這個注定顯得逕自如此說，沒有去經營。最後面「千千萬萬隻辛勤的手，忙著縫補傷口／來來往往的心意，人的，島的，歷史的／特有的良善和熱情」，「大船入港，隨意揮揮手／就滿載南方整個愛戀 與音符」。如果嚴格挑剔，仍然覺得籠統。

**曾：**我同意義芝委員的想法，這首詩跳躍得很厲害，焦點比較四散。譬如第一段第四行本來荊竹是古歷史的 Takao，突然間出現「蝴蝶結」好像不太搭調。另外，它有些用語不是很準確。「大船入港」的「入港」表示有期望要到來。但是在述敘裡面只看到它零散、沒有技巧的感受，讓人覺得過度修辭。

**須：**這首詩太鬆散，跳躍得頗厲害。它主軸的觀點是當代高雄的狀態，它想帶入一些歷史的感受，但是它沒有用很好的敘述或描寫把穿插進來的連結完善好。就像開頭的船入港跟馬卡道族移動之間的關係，那個敘事的連結看起來很怪異。這部份是它的一大缺點。有些地方它可能想帶入一些現代的形象跟歷史之間的關係，第三段「這是歷史的傲慢與慈悲嗎？／又是誰在這樣輕舉時代讚嘆之手／在混濁淤淺的河渠

中，打撈一顆／神奇的哈瑪星」切入這樣的說明有點牽強，感覺是比較輕浮的寫法。但是它有些連結又很輕巧，讀起來有它的趣味在。礙於只能挑三、四首，這首就不會投它。

**鄭：**這首的優點也是它的缺點。它的節奏不錯，語言也非常靈活。作者對於高雄這些事物的敘述停留在一個比較現實的表象、外面的描述。比較缺少一種內省，缺少直接對於高雄滄桑歷史的深入思考。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列入決審。

### 〈高捷指南〉

**曾：**這首詩創意性十足。要把這樣的題材寫成詩，我認為它失敗的地方很少。它把當代高雄的變遷從空間流動、時間流動、人的身體變動裡面談到他的感受。這首詩在現代的邊界裡面，用企圖的結構本質含括了重建跟破壞的對立面。人們工作跟生活，但區域變成站名，割離了生活與體驗的歷史記憶。站名看似沒有意義，但每一站念頭起落，觸動他的感受、記憶。這當中隱藏的符碼更勝歷史主題。但是對於一些人來講，站名就是站名，已經失去了歷史主題。現代化的過程裡面我們遺失了什麼？失掉了什麼？它裡面帶給我們很深的反省。他把複雜的空間移動寫得十分淡定、沉穩。而且使



用句法的結構、密度、喻意的隱喻性都非常地成熟。這首詩是我比較想推薦的。

**陳：**我本來也選這首。主要是看到它的形式、構思有巧思。後來放棄它的原因是站名跟後面緊接的描寫未緊密連結。如果寫出站名跟一地的地誌性，或是一種人生的指南也可以。但是並沒有讀出題目中「指南」的脈絡。好幾處沒什麼連結的，譬如凹子底「香味斥候想念的區域」，那個地方跟香味有什麼關聯？世運，「眸中光影，蘇醒疑問」勉強可以聯想到世運比賽要拍照，留下記憶光影。但是「蘇醒疑問」這種辭彙好像可以隨意變換。「油廠國小」寫到「未及辨識的，請緊緊抓著這手」勉強想到國小小學生的手。類似這些感覺關聯不大。

**曾：**其實這個是形式的對立性。人在時間的流動下，念頭不會跟著站名對應。譬如說，人到一個地方會有一個概念這是什麼站，但是思考可能隨時間流動。記憶跟特別感受會碰在一起。詩的右邊就是作者想要表達什麼，一個站名用一行詩來寫絕對寫不了什麼東西，它是一個整體變遷過程裡的感受，把它從浮動裡面抓出來，然後談到自己最重要的感受。

**吳：**這首詩感覺似曾相識，好像以前有類似的處理。這個題

材這樣處理很特別。不過，我的感想與義芝委員類似。一個站後面接一句，關聯性是不是足夠？第二，一般像這樣的處理，年代、地名、數字應該有其涵意在。如果沒有關聯、沒有意涵，那麼這樣的排列意義不大，變成只是一種圖像。蠻可惜的，就沒有選它。

須：我喜歡這首詩的形式。照曾貴海醫師的說法，如果把它電腦數位化，左邊站名其實可以隨便亂撥，不見得要對應右邊的句子去產生意義。這只是一個流動的概念，也沒有接續的空間感。作者故意在指南裡也置入破壞性，若仔細對照捷運路線會發現，原作無意做一站接續一站的流程圖，它只是搭不同路線時，偶然的過程，蠻像後現代的寫作上，允許意義的斷裂跟跳接。不過，右邊的詩行裡有太多意涵攪在一起，到底要表達什麼內容？會讓我感到遲疑，讓我比較沒辦法支持這首詩。作者其實可以在結構上有更好的區隔，會讓讀者讀的時候覺得比較清爽。

鄭：這首詩形式上比較吸引人。但是，它右邊的詩句切斷的很厲害。會讓讀者一直想對照。剛才有委員質疑站名後面那段好像沒有關聯、不夠深入。這首詩有三十幾行，除非作者是個非常厲害的高手，寫出每一句話都很有創意、富含人生哲理，或是用一句話把高雄發生的事情表現出來，而且讓人感動，這樣就會比較成功。但是作者這方面好像比較弱一點。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列入決審。

### 〈河嫂〉

**陳：**我們知道有河童、河神，看到「河嫂」覺得還蠻有意思的，把一條河擬人化而且尊稱它為嫂，感覺很親切。對它的第一印象掩蓋了這首詩後來的缺點。再次看這首，就選擇放棄它了。

**須：**就像吳晟老師說的，同樣的題材仍鼓勵大家不停地去寫。我覺得愛河這樣的題目其實鼓勵大家用不同的方式去做不同的書寫。〈河嫂〉這首詩我覺得很有趣，一個既有的形象，可以不斷用新的方式去命名它。而這首詩也真的讓人有耳目一新。在兩首關於「愛河」入選的詩裡頭，我覺得這首是比較好的作品。

**吳：**聽了委員這樣講，打動我的心。這首選它的主人放棄，但是我想要再領養。剛才文蔚老師這樣講有道理。同樣書寫愛河，相較於〈愛，是河的流域〉，這首確實比較新鮮、有趣而且順暢。讀起來有一種輕快感。其他作品大部份都很沉重，這一首的調性特別輕快。是不是讓這首復活？

**須：**我也支持。

曾：我本身是社會環境運動的人。舉一個例子來說，愛河的源水在八卦寮，已經斷了。它的水一部份是高雄縣那邊過來的，其他部份是家庭廢水。現在這邊設置了很多光的藝術、視覺藝術，把它美化了。有時候我會去看河流的水質，當然水質有改善，但是如果人跳下去可能還是會生病。對我來講，文字的美學跟現實這條河生命的美學並不對襯。

鄭：〈河嫂〉蠻親切的，語言方面有一種親和力。但是它在寫高雄愛河這些事情比較表層一點，還不夠深入，沒辦法引起我的一些感動。

討論結果：有兩票支持，進入決審。

### 〈荒年〉

須：在地方書寫裡頭，我覺得詩應該去書寫一些慢慢減少、被忽略的對象。這首詩寫他的祖父居住在影劇七村，那個村莊被拆除十年了。表面上寫景，其實寫情。這個情感很豐富，也很沉重。他的寫法有些地方極度輕巧。尤其是最後一段寫得好極了。大雨的時候祖父「換得一面景窗／一池斑斕金魚／換得時光凝結為琥珀的／種種可能」。這是一首寫景、寫情都寫得既極致又好的詩。

陳：我非常喜歡剛剛須委員說的「七村的磚瓦終於傾頹／紛紛躲進夢裡淋雨／他換得一面景窗」，緊接著「一池斑斕金魚」。那種造境、迷離，有一種神秘發光的感覺。這首詩的藝術非常值得讚賞。此外，開頭說「他回來／挾一片枯葉」。中間第二節「他回來／晨曦在小村，仍有公雞叫嚷」。最後「他回來，固執而多情／溺愛故鄉遠漂的子音」。我們看到他用非常簡單的一句「他回來」，鮮明地傳達一種時光回溯的感覺。既有可能是年輕從戰場回來，也可能是搬家後又回來故居，也可能是記憶的來回。用這樣的很平淡的語法，傳達了一種深情。當然它裡面也有缺點，第三節的「擦亮棺頭，夜路清澈」，「擦亮棺頭」不曉得是指什麼。但是他確實把一個大時代那種世亂年荒的感覺傳達出來。

討論結果：進入決賽。

### 〈瀾濃辯證法〉

吳：本來我以為這篇曾貴海委員會選，沒想到是我選的。一般很少看見用美濃客家這樣的語言的作品，我覺得這點比較特殊。第二，這個題材本身有它的歷史性，還有非常強的生活關聯。這一首結構非常完整。這一首詩把客家美濃的生活情境很豐富地表現出來。我覺得在這些作品裡面它的特殊性很值得推薦。大致上來說，生活性的只有這一篇，可能是這

次作品中的一個代表。

曾：吳晟委員點名了我。其實是這樣，如果我要寫的話，會用客家話寫。像「月光落水」，我們客家人很少說月光落水這樣的一句話。我對美濃太熟悉，這樣的生活在我們看來是一個日常一覽。它就是把傳統的產業用蠻準確的語言來敘述，要說創意的話，倒是沒有。它用「辯證法」的「辯證」所產生文學上的情緒、感受，比較不能感染我，所以我就沒有選這首。

鄭：我也同意曾委員。這個題目下得太重，看這個題目會產生一種緊張的感覺，或是聯想到觀念的衝突。但這首只是用很敘述性的手法描寫客家的生活。題目跟內容有點不太協調。

討論結果：無人附議，不列入決審。

### 〈卑微的形狀〉

須：我長期輔導數位機會中心，經常要跑部落。會看到部落裡頭有一些手工藝或手工藝師所處的環境是卑微的，但是他所傳承的是他族群文化裡所有的文物。透過不同的培育，這些作品也許有一天會成熟。這首詩很大一部份關注了原住民陶土手拉坯的手藝。整個書寫裡頭，許多句子都很精彩。像第二段「白日的手溫留給此時受潮的思緒」提到他在創作時的困境。或是

「微涼的鼻尖，在夜的黑蕾絲上／襯出清淺的浮凸，像魚苗沉靜／安於卑微的存在形狀」，我覺得「魚苗的」放在這裡頭既生機盎然又貼切地寫出他的微小。第二頁上半段「她飽經遷徙的祖靈們／所有曾經擦痛眼睛的蒲公英、／羽毛，都白得一無所懼。」，我覺得這三個句子寫的極微小但極有重量。中間的段落把握陶跟肉慾之間的關係，甚至性愛之間的關係描述出來。他把做陶人的精力貫注在這樣一個作品上，讓人蠻感動的。後半段最後的收束也收束地很好。「因流離而遍地燃放」，講到手工藝因為她的流離而有機會隨處的製作、燃放。「她重瞳的虹膜倒映／寧願燒盡的冷杉。她安下心／輕輕搖晃，夢土的十四行詩」。我覺得這首詩結構很完整，把一個漂移的原住民手工藝師描述得很好。一般這樣的寫作會刻意使用族語或是族群的吊飾，這部份又寫得很淺，仔細看才看得出來他要說的是一個特別的題材。這樣的書寫有創新性，但是又很溫潤。

**曾：**須委員，第二段「失明的首都」，整首詩裡面這句話比較晦澀，我不太能夠詮釋，不知道你的意見怎樣？另外，第一段最後一行「噙著絲微笑的雲」，「噙著絲」是什麼意思？

**須：**如果把族群部落當成一個自治領域，他們是幾乎沒有自己的政治核心地點，他把被消滅掉的部落說成是一個瞎眼、盲了的首都。我想他描述的是他們在政治上被迫害的狀況。「噙著絲微笑」應該是噙著一絲微笑。

曾：有點不太準確，這跟原住民委員會裡面有些用語不太一樣。我也是覺得「噙著絲」是噙著一絲微笑。最後一行「夢土的十四行詩」跳到一個現代的東西，原住民的純粹性跟十四行詩連結好像跳得太遠。另外你說它有性暗示，我也覺得有，手拉坯的時候把它當作一個愛人撫摸。很多藝術家在創作的時候都稍稍有性暗示，這首把它實體化。這首詩我也很喜歡，就是以上三點稍嫌不足。須委員如果堅持這首詩，我也投它一票。

陳：這一首詩我沒選的原因就是剛剛曾委員所提語辭的部份，像「噙著絲微笑」。另外，有的辭彙讓我比較介意。「懸掛於夢土」，「夢土」這種你說不清楚，有一點形同套語；第二頁「淡定而多情」那個「淡定」也是有一點俗套的語感；第二頁五行「陶土艱楚而柔軟」，「艱楚」用得也蠻危險的。這首有的地方不很好理解。第二頁的中間那一節「所有器皿逸出輪廓她逸出輪廓／他們一起又死了一次／朝彼此眨眼，燒製之前／再撫觸一次」，這段有眨眼、有撫觸、有死、有逸出，這裡有些繁複使得它的表意不夠清朗。

討論結果：獲得兩票，列入決審。

## 〈大師〉



陳：這一首我把它排在第五。我原來會選它的原因是，蕭泰然他所認知的音韻不是為詮釋體制而作的。這一點在這首詩裡面有所表現，它不是明說，是用假設。第三節它說「我願意彈奏」。「願意彈奏」是為上面那個新黨國，它的語法非常有詩意。它說「我願意／彈奏但假如，孩子的心／不再熟悉音樂？」。它沒有直接說我放棄這個音樂。如果孩子的心都不再熟悉我心目中所認定的音樂，在一個壓抑的時代，不得不這樣。整首詩從開頭的「孤獨，彈奏著我」以至到 2015 年蕭泰然過世的時候「孤獨奏完了我」，它是以個體來抵抗時代，成為巨大的個體。這個個體雖然是單一的但是也可以變成巨大的，成為一個巨大的孤獨。它這個孤獨、無畏的感覺跟個體的強悍在詩裡面有表達出來。當然它裡面可能有一些地方不是那麼清晰、有張力。

須：我喜歡這個主題。如果作者這次沒有得獎，建議可以在結構上重新調整。不管是對於台灣音樂的發展或是台灣的藝術怎麼對應政治的環境，蕭泰然是一個非常值得書寫的偉大音樂家。這首詩的結構只能算是幾個短詩的組合，放在一起會顯得極度突兀。例如倒數第二段突然提到「孩子的心熟悉音樂」。會覺得好像從它病危快要死亡的時候突然回到一個教室裡頭。好的寫手可能會利用蒙太奇的手法跳接，看得出來作者不太熟悉類似的方式，很多地方非常片段、危險。我想不得獎不見得是一件壞事，讓作者可以重新再鍛煉一個更好的作品。

鄭：這首詩的焦點並不很集中。有一些句子喻意性不錯。不過像第一行「孤獨，彈奏著我」到最後「2015，孤獨奏完了我。」我覺得中間「『別怕』你說不要怕」這句是贅累。如果開頭「孤獨，彈奏著我」，最後「2015，孤獨奏完了我。」結束，就非常棒了。他也有一些片段的語言不錯，不過他的焦點不是很集中，比較四散。

討論結果：不列入決審。

## ◎二票以上作品討論

### 〈52 赫茲〉

陳：〈52 赫茲〉出現在海港高雄的打狗文學獎，我覺得是有意義的，它也可以算是一首海洋詩。作者以 52 赫茲來演繹孤獨、自由、永恆，壯闊的境界，還有來自於環境的挑戰。讀這一種情境的作品可以領受到他表現了人的意志、人所仰望的目標。有一些地方寫得蠻含蓄的，譬如說「活得比任何質數還孤獨」，第四行「被海染藍的隱形的長鬚上」。我認為這裡指的是鯨魚的聲波，一種無形的東西以有形的意象來呈現。這裡面動人的部份是它的情景很生動。譬如說金陽怎麼樣、藍月又怎麼樣。真的有一種詩裡面結合了身體感觀的感受。譬如說第二節「孤獨與自由共用相同的肺臟」，會聯想到

人身體的肺臟。後面講到「水滑的脊背」就是後背，因為是身體感觀，我們的感受就十分清晰。這首詩也不單純只是一首頌歌，還遭遇到深水炸彈、流刺網…等等。我覺得這首表現完整，是很不錯的一首詩。

**曾：**這首詩寫到「5度C的淚水」，為什麼能那麼準確地知道是5度C？有時候詩的描述太準確反而失去了延展性。義芝委員在詮釋的時候，我感受到它的語意性很能感動我們的想像。其實它的主題就是孤獨與自由、存在這三個問題。這個跟海洋文學、跟高雄有什麼關係？跟台灣有什麼關係？這部份要自己去聯想。詩可能傳達了這樣一個訊息，雖然是有時候有些語意的密度要自己去解讀，要靠自己的想法、想像，也許不那麼清晰。這是一首蠻不錯的詩。

**吳：**這種生態的題材，尤其是鯨豚，這些年來很常出現。大部份都是用生態的角度來詮釋或憂慮，或者是追念、警告…等等。不過不太清楚這首詩企圖傳達什麼。剛才曾醫師提到高雄，可是我沒有感覺到它跟高雄的連結。

**須：**這首詩結構非常地完整，它的語言使用應該是這次作品裡頭數一數二很純熟的作品。它可以從兩個不同的面向去解釋，一個提到的是個人的孤獨跟自由，辯證的關係。它很精確地用生態書寫的角度把一個孤獨、不為人所聽聞的鯨魚生

態跟牠的各種特徵描述出來。第二點，它也可以作為我們這個島嶼或我們這個國家的一種象徵，尤其是牠在大海裡頭有著海洋的語言卻不為人知的一個狀態。他在整個書寫裡頭一直在辯證類似的問題。在第三段提到「是的，我也有自己的母音與旋律／對冰山與陸地無邊的吟唱」。他透過這樣的描述去展現一種屬於自我的部份，包含最後他再一次說「所有的猜測都說 我的寂寞就是／海的寂寞，卻沒有人仔細聆聽」。這大概是個人的命運，也是這條鯨魚的命運，如果說是他個人情感書寫也說得通。也許以鯨魚作為台灣在國際上的寂寞。它有一個詩言志的意志力在。尤其是「我還是要繼續唱歌／直到山脈起伏 碎為浪沫／流血的腹肢還可以在月光下／層層為你攤開風景」。這四個句子讓人聯想到日本詩那種氣魄，他用非常當代的語言展現出年輕人一種追求自我的意志。所以他說「歌聲是我化石不了的甲骨文」，我覺得他也想要把這個屬於自己導引的聲音變成一個歷史文字的一個想像。這首詩打動我，看到年輕人有一種比較強壯的意志的時候，我覺得是台灣之幸。

鄭：坦白說這首是這次評審的作品最喜歡的一首詩。這首詩有幾個優點，第一個就是它的語言魅力。讀起來有節奏感，有一點音樂性。第二、它詩的焦點非常集中，比較緊湊，幾乎沒有贅語。第三、詩的隱喻性。「52 赫茲」在它的註裡面科學家認為這個聲波、頻率可能沒辦法讓其他的鯨魚接收得

到，所以稱牠為世界上最寂寞的鯨魚。剛才須委員也說詩裡面提到兩次「孤獨與自由」的詞句。世界上最寂寞的鯨魚這個象徵性、隱喻帶給作者生存的地方——台灣——有一點重疊性，非常地巧妙。像第三段「月光照亮的琉璃瓦片無法承接我的歌聲／是的，我也有自己的母音與旋律／對冰山與陸地無邊的吟唱，低低的／就好，簡單卻也自成一種飛逐的賦格」。這首語言的雙關、象徵性用得非常不錯。

### 〈永夜調〉

吳：〈永夜調〉是這些作品裡面我特別偏愛的一首，一方面是它的題材在台灣的歷史上有特殊的意義，更重要的是整個敘述非常地緊密。每一段的銜接，結構非常完整。它的語言也非常平順又有音韻感，讀起來就像調、歌。我讀這首詩會心動，尤其讀到後面她的歌聲。我想建議一點，如果能夠把這首詩的故事背景放在前面，在閱讀時會不會更快進入這種情感？

陳：我不反對詩加上註腳。像剛剛吳委員所說如果註腳擺在前面，把創作源起寫上去。像古典詩裡面小序的表現方式。雖然詩裡面寫的沒有什麼問題，的確寫得很緊密，但若是沒有那個註腳它本身的情境好像沒有特別感動人。詩本身有重要的書寫題材，事情也很明顯，但這個明顯似乎來自於事後的註腳。我提個小缺點，最後一節「身後拖著好長好長的影

子」，那個影子可以說是時代的陰影，或是他在演唱環境裡面那些令他不快的心頭陰影。「一條黑色的河流，由許多人的影子匯聚／跳入，就不會再浮起」。沉浸或陷溺在這樣一條黑影的河流，又說「喝下它，便永遠哽咽」，這個地方沒有處理得很好。接下去說他唱著一首關於自首的歌，如果連結他的父親這個「自首」就顯而易見。從詩中的我—高菊花的角度來看，這一首關於自首的歌不是不能理解，但是似乎沒那麼精準地傳達她個人的心理。因為有這樣一點遲疑，所以沒有把它排在最前面。

曾：這是用第一人稱寫的詩，作者把高一生的女兒當作我，就是我之他者這樣來寫這首詩。基本上這首詩我覺得寫得蠻不錯的。不過這裡面有些東西一直在重複他那份哀傷。這首歌裡面說「是的，我有罪，因我已不認得自己」，這種是白色恐怖或是受難家屬的痛。在整個書寫裡面，如果你有罪的話，你要接受還是反抗？這裡面並看不出來。最後這自首的歌裡面，看不出她作為一個受難者後代的反抗性還有自我的尊嚴。用「他」第三人稱的角度來寫，會不會比較好一點？用第一人稱「我」來寫的話，陳述的每一句話感受比較真實。這個真實裡面我們看到對生命的一種無奈，這樣的無奈是接受。對於這樣一個悲痛事件的本質，你沒有去碰它而且迴避它，在文學書寫方面對於事件的受難者應該要審慎去思考。

須：這首詩的題材採用比較敘事詩的方式。它提到在白色恐怖時期 1952 年的時候高一生被逮捕。高菊花在受訪的過程中除了少部份說到她去青島東路探望父親那種父女情感之外，多半在公開描述時都說她非常痛恨父親帶給她中晚年命運的悲痛。這使得類似故事它的悲劇性格或是受難者本身抵抗的力量會相對地不像曾貴海老師所期望的那麼高。這首詩裡頭也許有些抒情性的部份讓人覺得太直接，或是沒有那麼多深情、動人的地方，大概是由於選擇這個故事所造成的限制。這首有個比較大的問題是，她唱的是拉丁歌，可是在第二段「將我翻譯在另一名女人；陌生的拉丁語」，如果用「拉丁語」就錯了，拉丁語指是已經死去的拉丁文，這裡講的應該是西班牙文，這大概是作者用詞不夠講究的地方。在音樂的描述上也顯得比較粗率。譬如說「我的人生充滿音樂性」，一個歌者當然充滿音樂性。「我多麼希望自己／只是一首無調性的歌」，「無調性」在現代派的音樂裡頭也是一個象徵，不代表無調性就是沒有意義。有些地方使用的東西有點怪，譬如「身上長滿哀傷的黑鍵」，黑鍵都是半音，為什麼跟哀傷作連結？也許作者本身對音樂不是那麼理解，有些套用的顯得有點尷尬。這首有它好的地方，可是在整個書寫上有一些問題傷害到它整體的評價。

鄭：這首〈永夜調〉透過作者的註解，描寫他的創作背景以及主角跟高一生的關係。如果沒有那個註解，讀起來感動可能會稍微減弱。其實這個題材連結高一生、高菊花的關係，

應該給作者很多的材料才對。他做出來的結果只是一個真實故事的梗概，然後他自由去聯想、發揮。整體來看，他在語言的掌握方面還算不錯，他用一種娓娓道來的親切感在敘述故事，有它的可讀性。

吳：我補充一下。有關台灣歷史悲劇的題材，以往大部份都是以犧牲者、當事人來作題材。這些年我注意到其實更痛苦、更受害的應該是家屬。當事人的痛苦、受害，我們大致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整個歷史上的書寫很少人去注意這部份，這個受害是延續到他的身邊的人，他們不得不去承擔。當我們談這些歷史的悲劇的時候，是不是更應該注意到當事人的親人所受的悲苦？

### 〈我缺席的人生〉

曾：一開始我們說如果互文性太強的，有的典範或是提到作家的故事拿來當作文本，產生一個互文性的強烈影響，這個影響有點類似抄襲的味道。這首詩它用辛波絲卡（Szyborska）一行詩，但是我仔細看了辛波絲卡這首詩，跟〈我缺席的人生〉影響很少。只引用她這個詩裡面〈在一顆小星星底下〉的一行詩，其他的都是作者的創作。這首詩，是日常性一個充滿魅力的生命哲學，這樣一個體驗，是我與他者的互動關係。最後一段「誰為我雙目失明／站在命



運的盲點上／等壞了的紅燈轉綠」寫得非常準確。這一段可能大家會注意到「等壞了的紅燈轉綠」，我的他者情況剛好是失明，這樣一個他者為我犧牲種種生命的幸與不幸。「等壞了的紅燈轉綠」這個轉折可能是一時性裡面賦予一個可能性的、希望的存在。

**陳：**我一開始沒有選這一首，後來看愈看愈覺得這首詩有相當了不起的表現。它思索人生際遇，而且不是我們經驗過的人生，它要表達的是未曾體驗過的。我沒有體驗，但是值得我去思考。也有一些可能是我們不知道，但是其實跟我們有關聯的人。作者有一顆非常細膩、寬厚、悲憫的同情心。這題目也很特別，叫作〈我缺席的人生〉。它把缺席賦予新意，這裡說是被動避開的、本來不應該缺席的、我應該要理解的，因為我的局部、我的片面、我的無知而缺席了。這一首詩相當深沉，語言很乾淨不繁複，愈讀愈耐人尋味。它沒有用很多元素來處理。我對這首非常欣賞，願意把它擺在前面的名次。

**須：**這是一首以詩論詩的作品。它談的是創作。文學有什麼功能？文學帶給讀者一個缺席的人生。那個誰，代表每個作者。那個我，去到了他可以參與的那些人生裡頭。所以作者代替他去了這些地方。這可能是這首詩另外一種互讀的方法。當然這裡有可能是生活經驗的交換，一種人生的錯過、

情愛的錯過。但是我比較傾向前一個說明。讀小說的時候，我們經常涉入小說裡覺得自己就是這個主角，這是文學常常會帶給我們的一個經驗。每個作者都替讀者量身訂做一個劇本或一個夢，讓讀者在裡頭感動、哭泣。〈我所缺席的人生〉有時候看起來虛幻，然而不管看小說、電影或讀詩，都有人不斷地把我們帶入那個我們不在場的世界裡頭。它很輕巧而且思辯，確實是不容易進入的一首詩。我覺得作者用一個比較輕巧的方式完成了蠻高難度的思想辯證。

鄭：這首詩是這次作品中非常特殊的一首。它摒除了看到的生活、現實等意象。直接思考比較形而上的位階，當然也思考到人生存在的意義。這首詩表現的內在意涵，哲學性的思考佔了很多部份。它的語言較抽象，但是在敘述的過程中仍然出現生活相關的事物。譬如說劇本、演員，還有「在命運的盲點」、「等壞了的紅燈轉綠」，紅綠燈…等等。最後「誰打開了我／隨時可以打開的一扇門／誰代替我走了出去／我又代替誰留了下來」，對這種人生的存在感又有點跳躍性的思考，它表現得非常深入。我們台灣一些年輕的作品，常常會被現實的一些事物所影響，比較少作者會去思考這些題材。這首寫得非常好。

### 〈詞性的日常〉

**陳：**〈詞性的日常〉是一首人生反思的詩，它用了一些詞語不同的詞性來演繹人間的關係產生詩意。這首詩分成四章，每一章也各有意義。第一章，命運的介詞，我們生命的轉折都有一些中介的因素。抉擇，或是無法抉擇的。它的關鍵詞是「命運」。第二章代詞是最好的掩護。裡面有我、有你，以致於我們，落到人與人產生關係。人生的發展不只是命運，人與人的關係、因緣也都會產生影響。第三章講到回音、擬聲詞，這可以聯想到每個人都有記憶，這個記憶會在心靈裡面回音，是不同生命階段的關聯。過去的我跟現在的我也會影響未來的我。第四章，被修飾的我們，是一個總結。第四章第三行「丟棄多餘的傢俱用品」，用這個日常比喻我們馬上可以了解。在詞語、書寫裡面相當於造作的詞彙，意思是人生要拋棄虛飾造作。它是詞性的日常，也就是日常人生，是每一個人都會談涉到的。我認為這一首表達得很好，很特殊的一首詩。

**曾：**我非常同意義芝委員的見解。這首詩寫我們生命的日常，用語言學的詩歌來表達日常性。它談到三個面向，第一個是生活裡面的日常性，在種種的生命際遇裡面必定會碰到的日常。另外，我認為這是一首情詩。它用這些日常性、語言學、詩歌來敘述一段愛情。這段愛情最後分手。分手以後產生第三段回音的模擬聲。它不寫想念、相思，而是以模擬聲代表一種想念。情愛透過回音、模擬從他的心裡面穿過去

或是回到他。最後，修飾就是調整，也是放下，佛學裡面放下的意思。放下以後生命該怎麼做？這裡面有兩、三個可以解讀的意義存在。作者創意性很強，用介詞、模擬、代詞這些看似枯燥無奇的詞性，轉化成一首充滿感情的詩。我非常欣賞這首詩。

吳：這首詩整體設計很有巧思。他用語言的特性，介詞、代詞、擬聲詞，最後直接代換他這些心情。這樣的安排很巧妙，可以理解到他的心情。尤其是第四段，我特別喜歡。「丟棄多餘的傢俱用品，與一切／過於造作的詞彙」然後重新「輕裝上路」，有點拋棄既往、重新開頭的心情。已經拋棄掉前面這些東西，決定前往新的城市，有一種新生的輕快感。

須：這幾年帶年輕的學生創作，類似這首詩的寫作方式我要他們戒之戒之。我覺得這有點學院派，談愛情卻用這麼多語言學的概念來作譬喻，其實並不新鮮。90年代以後很多學院派的作者不斷套用這些語言學或是文法上的辭彙。這些辭彙本來只存在課本上，把它拿來表情達意或傳遞愛意就是修飾再修飾。如果同樣是文科的同學，可能彼此看了會有會心的微笑。這樣的修飾完全違背某段落的邏輯。作者說要剝去所有的裝飾，用最簡單的字眼。然而，第一段、第二段修飾得很明顯，它內在有一個悖論存在。對於這首〈詞性的日常〉，我覺得它並不那麼日常。這個大概是一個比較學院派的書寫方式。

鄭：這首詩思考非常新，是一首對語言的思考和反省的作品。在七〇年代末期有一場座談會，批評當時台灣的詩患了形容詞過多症。就跟作者第四章寫的「丟棄多餘的傢俱用品，與一切／過於造作的詞彙」。很明顯作者對於語詞方面有非常的反省能力以及他所追求的目標。是一首蠻吸引人的作品。但是對我來說，它只止於這個階段。它裡面比較沒有敘述到生命的力量，只是觀念性的鋪陳，比較不能感動我。

#### 四、決審投票，確認得獎名單

評審仔細討論十五篇作品後，對於進入決審的作品，分別以第一名七分、第二名六分…依序遞減給分，由積分高低決定名次，結果如下：

作品名稱	曾貴海	鄭炯明	吳晟	陳義芝	須文蔚	總分	序位	獎項
52 赫茲	6	7	5	7	7	32	1	首獎
我缺席的人生	7	6	2	6	3	24	2	評審獎
永夜調	2	5	7	2	4	20	3	優選
詞性的日常	5	4	4	5	1	19		
荒年	3	2	3	3	6	17		
河嫂	1	1	6	4	2	14		
卑微的形狀	4	3	1	1	5	14		

主席宣布 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新詩組名次如下：

首獎：〈52 赫茲〉

評審獎：〈我缺席的人生〉

優選：〈永夜調〉









# 台語新詩組

台語新詩組 265

## 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台語新詩組評選感言 方耀乾

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台語新詩總共有 49 篇參賽。由李魁賢、李敏勇、簡上仁、方耀乾、胡長松五人擔任評審，2017 年 9 月 17 日下晡佇高雄市文化中心會議室舉行評審會議。經過初審、複審、決審，最後選出前 3 名的作品：名次分別是首獎一名〈記念戰爭佮和平記念公園〉，評審獎一名〈打狗風雲〉、優選一名〈食夢 ê 獸－讀葉石濤作品集〉。

這屆參賽的詩作雖然數量無濟，毋過整體來講台語的語法佮語詞有比以早的參賽作品較端的，這表示母語的推動佮教育對語文的書寫有一定的正面影響。另外，閣較使人歡喜的代誌是這屆的參賽者對詩的認知佮詩的創作能力攏有提升。我時常咧講：一首好詩、抑是一首傑出的詩，是需要語言藝術佮主題思想的高度結合。一首詩需要有情感、思想深度，同時嘛需要語言技巧來做載體，閣加上爰有藝術創意。這需要定定觀摩、閱讀好的作品、閣爰觀察人的生活、思考藝術的經營才會當精進的。台語文學提倡遮爾濟冬，到今已經有看著進步矣。

這屆參賽詩作的主题真多元。其中以地誌參人物做主题

的作品上濟。這是值得肯定的，表示咱對咱倚起的土地有深刻的情感。其他的主題猶有對社會的關懷、歷史的沉思、生態的保育、愛情的向望、外勞的關照、民俗省思、政治批判等等，這表示台語詩的參賽者有掠著社會脈動、關心咱的社會。毋過，評審委員有發現一種現象，就是這幾年以人物做主題的作品有增加的趨勢。這本底是好現象，因為各縣市文學獎人物詩著獎會濟，若親像形成一種“跟綴”的現象。若真正是因為“可能”著獎機會大，參賽者就綴咧寫人物詩，按呢這種現象就無好，是投機而且貧惰的做法。另外，若講用組詩參賽，愛注意首佻首之間愛有有機的連結。若無，就毋是一首有完整結構的作品。有敏感的評審提醒這個現象是愛注意的。

參賽詩作的主題非常多元，參賽者對詩的認知，對作品的經營攏比以早較進步，這是今年打狗鳳邑文學獎台語新詩予人歡喜的代誌。

台語新詩組首獎

---

〈紀念戰爭佻和平  
紀念公園——寫予台灣  
老兵許昭榮〉

陳利成



---

### • 作者簡介 •

筆名陳胤。彰化縣永靖鄉人。淡江大學中文系出業，捌仟國中和高中教冊，現此時是柳河文化工作室的總舖師，專工咧做藝文創作，嘛關心咱的土地俗母語的發展。目前出版2本台語詩集：《戀歌》佻《月光》。猶閣有4本華語詩集，以及6本散文。作品捌得過一寡仔文學獎，辦過兩擺台語詩畫個人展覽。繼續咧寫詩，無暝無日。

### • 得獎感言 •

嗨，這擺著頭獎，有影，咱打狗，正港予人疼會落心。過年進前，會當閣來港都行行楚楚咧，有夠歡喜啦，足濟、足濟的故事，攏佇詩內面發穎，這是我永遠的春天……。多謝評審老師，成全一蕊花，小小的願夢，咱島國的未來，定著有迷人的芳味。

有影，日頭誠猛  
閣有鹹鹹的氣味，咱島嶼的番薯仔尾  
總是遐爾仔熱情，佢傷悲  
大船入港，奢颯的歷史  
雄雄共繁華的世界載入來  
有啥人閣會記得早前  
小小的漁村，純樸過謙的形影  
你定著有聽著，打狗的聲嗽  
毋過伊，若親像共你驚惶的眼神  
拍毋見去，拍毋見佇南洋火燒的戰場  
拍毋見佇支那，奸詐險惡的深坑  
甚至，拍毋見佇伊家已妖嬌美麗的目矚底……

啊，運命這隻怪獸，毋知欲按怎講起  
你，才對地獄平安倒轉來  
煞隨予人閣揀落去茫茫大海  
無疑悟，彼个大鬼魔定著陰魂不散  
這個祖國，彼个祖國  
哪攏揣無祖先堅心的跣跡？

日頭，有影誠猛  
燒燙燙的光線，予你少年時的眠夢  
燙甲小可仔臭火焦，毋過  
總比留咧生菇閣較好

大船入港，一寡仔號做公義的物件  
若親像袂記得，綴咧駛入來  
鹽埕埔的鹽，佇記持內，是曝袂焦矣  
苓仔寮，目箍澹澹 的魚網  
猶原貼心，共全世界的向望貯佇內底  
啊你，總是一隻漂浪的破船  
巴士海峽也好，烏水溝、太平洋也好  
欲揣一个有尊嚴的肩胛頭靠岸，哪攏無？

有影，美國的月娘有較圓  
予你看著咱正港的祖國，毋過  
祖國有夠酷刑，煞共你點油做記號  
成做雲頂，一隻孤單的風吹

有影誠猛，日頭  
鑿甲予你的目矚擊袂金  
大船入港，落葉終其尾，嘛是愛歸根  
規身軀的風霜佻皴痕  
攏做伙還予這塊，鹹鹹的土地  
打狗山，佇倒手片迎接  
旗後庄的媽祖，好心替你引水路  
故鄉，目一下矚，隨變做溫暖的家鄉  
啊，這時你才發覺，熟似的祖國  
已經袂認得你矣，講你是日本兵  
講你是共匪軍……有影，日頭一直誠猛閣惡毒  
感心矣。你雄雄放火共家已燒掉  
賭一支白骨，tshāi 做冷冷的記念碑  
佇打狗熱情的海岸，向當坐船出港的祖國攞手  
和這個錯亂的世界，相辭……

註解：

1. 許昭榮(1928-2008)，咱台灣老兵，做過日本軍、中國軍，因為「海軍台灣獨立案」被判刑10年，1968年出獄後做生理維生，1981年煞變做「烏名單」流亡海外，1987年轉來台灣，開始佇旗津海岸公園做基地，為參與二次大戰佻中國內戰的台灣老兵爭取權益，2008年5月20號，新總統就職彼日，抗議中華民國政府藐視此事，佇「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頭前，自焚身亡。
2. 鹽埕埔佻芥仔寮，攏是高雄的舊庄頭。
3. 猛(mé)：「猛烈」。
4. 奢颯(tshia-iānn)：「大排場」。
5. 拍毋兒(pháng-kiàn)：「遺失」。
6. 過謙(kòo-khiam)：「謙虛」。
7. 支那：「中國」。
8. 揀(sak)：「推」。
9. 澹澹(tâm-tâm)：「濕潤的樣子」。
10. 貯(té)：「裝」。
11. 鑿(tshák)：「刺」。
12. 矚(nih)：「眨眼」。
13. 感心(tsheh-sim)：「極度失望」。
14. 賭(tshun)：「剩下」。
15. tshāi：「站立」。
16. 攞手(iät-tshiu)：「招手」。



台語新詩首獎〈記念戰爭佾和平記念公園——  
寫予台灣老兵許昭榮〉評語

簡上仁

以台灣老兵許昭榮自焚以求真實生命價值的感人故事為題材。

藉著相同文字，不同排列的三個句子：「有影，日頭誠猛」、「日頭，有影誠猛」及「有影誠猛，日頭」，導引出作者對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與人生哲理等層面的觀察與見解。

此詩作技巧精湛，用字遣詞富有創意。抽象中顯露出具象的意涵，具象中隱含著抽象的想像。彰顯出台灣人在無奈的歷史中，為尊嚴、靈魂與存在而掙扎的堅韌精神和不變意志。

許昭榮先生就像「一粒日頭」，日復一日，燃燒自己，無私的用光和熱照料人類，追求光明與真實。

台語新詩組評審獎

---

# 〈打狗風雲〉

柯柏榮



---

### • 作者簡介 •

1965年生，台南市安平人。1998年4月因強盜案入台南監獄，2009年5月7日假釋出獄。2003年在牢裡開始自習台語文學創作。出獄後曾任：「台文筆會」秘書長、「台南市菅芒花台語文學會」總幹事、「台文戰線社」社員、《首都詩報》總編輯、《台語教育報》執行編輯。曾獲：教育部、打狗鳳邑、府城、南瀛、海翁、大墩、阿却賞、桃城、夢花、鄭福田生態等文學獎。著作：台語詩集《娘仔豆的春天》、《赤崁樓的情批》、《內籬仔的火金姑》。現任：台南市國中小台語老師。

### • 得獎感言 •

閏2冬無動筆創作，筆尾淡薄仔生銼！  
今年初重擲詩筆，走揣台語詩的新出路。  
打狗對我這個府城人來講，袂生疏，定定落來參加活動，  
做打狗人。  
真感謝評審的肯定！

時間是十七世紀拄起磅  
打狗對馬卡道族的祭典精神  
詩筆來到肚臍地寫一部風雲  
第一筆欲對佗寫起？

咱先縮小海水的鹹度、埠岸的層次  
閣再放大漁船的航線、人口的密度  
1624 年到 2017 年，打狗到高雄市  
按呢拄好耷一輾，一節嘹拍

殖民者擱牢歷史的筋脈  
起造嬌氣的欺詐  
經營高長 (tshiâng) 的眠夢  
魚網的張數等於一家口的腹肚皮  
巷仔佻打仔膠路越摸越長  
無人會去致意彼寡  
紅毛鬼佻鄭家軍的刀痕 (khi)  
清兵佻阿本仔的歹聲嗽  
陰鳩的柔軟，掩炭  
兇惡的內才  
時代粗淺的誤讀  
親像魚釣仔剪斷線

驚惶佇白色的油彩內底滾絞  
語言佻文字是袂見光的暗器  
親像肉砧的魚、鍋仔內的湯  
沉覘、拍翻 (phún)  
地獄大門開現現  
天堂的鎖匙斷截

刺竹林的筋骨不時發出文獻的哼呻  
大樓間接吮焦打狗四箍圍的原汁  
落勾的馬卡道族佇遮攏歸零  
鮮沢的文學筆尾  
黏貼粗俗的餅條骨、器官  
寫出假包 (pâu) 的學術景緻

瘠狗湧懸五米  
滾蛟龍衝到八級  
八字運命逐字重寫  
掠舢舨仔佻捷運、苦澀佻繁華  
擗擗作伙發酵  
予高雄港的記持上岸

瘡黃的相片跑佇傳奇的死角  
散赤的歷史會佇弓開身世的封條  
坭飽寫實的真理  
這部風雲歲月疊疊 -- 咧  
欲倚四百冬

有台灣俗打狗大歷史的闊度，嘛會使反映外來殖民的悲劇性，語言的經營袂穉，佳句濟。俗現此時文學比賽時行借名人典故／作品來「互文」、經營思想的簡省做法比起來，較有原創性，嘛是本詩可貴的所在。有部份時空的進行傷緊，形象密度較無夠，轉幹嘛較無自然。詩有寫著大的歷史概念，毋過對概念的內涵猶欠缺形象的經營，比如「馬卡道族的祭典精神」，具體的形象是啥物？對詩的大結構來看，整體有指出問題，毋過停留佇問題現象的書寫，到尾段意念的延續無夠，是較可惜的所在。雖然有遮的小缺點，毋過基本上猶是真值得讀的優秀詩作。

台語新詩組優選獎

---

# 〈食夢 ê 獸— 讀葉石濤作品集〉

陳正雄





---

### ・ 作者簡介 ・

1962年出世於台南縣柳營鄉，現住在台南市安平區。經歷：台南一中專任教師，菅芒花台語文學會總幹事，台江台語文學季刊總編輯。現任：台南一中兼任教師，台文筆會常務理事，台江台語文學季刊編輯總監。得獎：鹽分地帶文學獎、南瀛文學新人獎、南瀛文學創作獎、府城文學獎、海翁台語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教育部母語文學獎、李江卻台文獎、台南市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教育部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國藝會文學創作補助、台南文學獎、打狗鳳邑文學獎。著作：台語詩集「故鄉的歌」，台南縣文化局。/ 台語詩集「風中的菅芒」，台南市圖書館。/ 台語詩集「失眠集」，南一書局。/ 台語詩集「戀愛府城」，府城舊冊店。/ 台語詩集「白髮記」台南市文化局。

### ・ 得獎感言 ・

這幾冬來，有緣佇葉石濤紀念館湊相共，對葉老ê生平事蹟kap文學創作，有koh較濟ê認捌。寫這首詩，是欲向伊致敬，感謝伊一世對台灣文學ê貢獻。進前參加幾擺比賽，今年嘛有考慮敢欲koh投稿。後來想想咧，一來，台文創作者ê人數有較少，加一個人參賽就加助一个聲勢；二來，家己寫作ê態度無夠積極，有壓力，才會較認真寫，所以，就面皮激厚厚，繼續涼落去。橫直，著獎當然真歡喜，落選嘛是無要緊，看著一篇作品會當完成，才是上重要ê代誌。

## 1. 浪漫 ê 心

紅樓夢鬧熱 ê 繁華過往  
早就袂堪得現實 ê 風雨攪吵驚醒  
大觀園奢颺 ê 葉家祖厝  
嘛已經予無情 ê 戰火踏踏 kah 無看影跡

行入去你 ê 回憶我沿路搜查可能留落 ê 線索  
Kan-ta 揣著少年時陣彼張林君寄來 ê 批信  
一直完整收藏佇散亂 ê 冊堆內頁  
褪色 ê 墨水猶鼻會出青春 ê 氣味  
茫霧 ê 筆跡閣聽會著熱情 ê 心跳  
彼是寫予文學女神初戀 ê 情書  
明知自今後這世人注定愛朽飢失頓  
天生浪漫 ê 野性  
猶是甘願選擇做一隻食夢過活 ê 獸

## 2. 白色 ê 網

巴列伶俐紅色 ê 芭蕾舞鞋猶佇拄才落眠 ê 夢裡  
無停咧轉羗  
彼領白色 ê 網已經無聲無說對四箍輾轉包圍  
單纏過來  
kā 單純平坦 ê 人生網縛 kah 拗曲變形

跤手會當上銬靈魂無欲服刑  
面對世間所有 ê 反背欺騙 kap 傷害  
猶原 kā 笑容囡佇面頂憂愁藏跔心內  
你總是慣勢點一支薰  
將火燒過後 ê 刺疼 suh 入胸坎吞落腹內  
予無人知影 ê 苦澀留咧嚨喉底含佇心肝頭  
是非恩怨就親像薰煙  
隨在伊風吹四散

### 3. 烏色 ê 光

稿紙一位一位四四角角 ê 空位  
親像一間一間細細隘隘 ê 牢房  
關禁一个一个受傷著驚 ê 文字  
逼問刑求了後 ê 身軀  
無聲咧喊喝無力通伸 kiu

你一筆一畫敲落專制 ê 銅牆獨裁 ê 鐵壁  
挖開一條會當予眠夢逃亡理想偷渡 ê 出路  
佇規个白霧茫茫分袂出方向看袂著未來 ê 世界  
烏色  
顛倒是上明 ê 燈上利 ê 光

#### 4. 文學 ê 路

對少年到老歲面容慢慢改變  
無變 ê 是自頭到尾彼粒對文學 ê 堅心  
打銀街頂頭 ê 擯鏈仔聲暝日無停  
繼續佇小說內面打造幾百冬來留落 ê 風俗傳說  
葫蘆巷底彼个算命仙 ê 透早到暗  
猶原佇作品裡推 tshiâu 伊規世人算袂清楚 ê 人情世事

對府城到舊城景色漸漸無仝  
仝款 ê 是一路行來彼份對土地 ê 熱情  
拱辰門下出出入入 ê 身影  
予月光 tshiō 做一支固執 ê 筆  
寫到最後一滴心血猶是無想欲停睷  
蓮池潭邊來來去去 ê 跂跡  
你一步一字深深刻印佇一頁一張 ê 石枋路面  
踏出規部 ê 台灣文學史

註：

葉石濤 1925 年出生於台南府城，1965 年定居在高雄左營，為台灣重要、著名文學家。1951 年曾因「知匪不報」被捕入獄，學者譽其作品最大特色為「以黑色幽默對抗白色恐怖」。

〈食夢 ê 獸〉以讀葉石濤作品書寫出對一位經歷二戰後長期戒嚴時代白色恐怖台灣前輩作家的人間像與精神史。以「浪漫 ê 心」、「白色 ê 網」、「烏色 ê 光」佻「文學 ê 路」四個篇章，描寫出其人、其事。

作家的人間像精神史，透過已經佇作家佻作品形塑的光影，借用佇這組詩。這首詩讀起來言之有物，予人感覺飽滿，嘛感覺作者對這位台灣前輩作家的深入了解。

借力使力，這首作品有某種程度的出色。但是因為借力，有真濟借用的輕巧，佇使力方面有占便宜的所在。比較其他參加比賽的作品，親像優勢較濟，這嘛會予人認為是某種缺點。



## 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台語新詩組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2017/9/17（日）15:30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出席評審：方耀乾、李魁賢、李敏勇、胡長松、簡上仁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陳美英、陳嫻如、黃宜婷

《聯合文學》雜誌王聰威、邱美穎

紀錄：黃子柔

攝影：郭宸志

### 議程：

#### 一、推選主席

委員 kī-tsiàn 李魁賢為主席，主席請各位委員發表整體 ê 閱讀評價 kap 評選 ê 標準。

本屆台語新詩 kā 徵得 49 件作品，經評審評選 kā 12 件作品進入決審，得票 3 票 3 名，2 票 2 名，1 票 7 名。如列表：



三票	〈紀念戰爭佾和平記念公園〉(李魁賢、簡上仁、方耀乾) 〈食夢 e 獸—讀葉石濤作品集〉(李魁賢、李敏勇、簡上仁) 〈打狗風雲〉(李敏勇、方耀乾、胡長松)
兩票	〈山林變奏曲〉(簡上仁、胡長松) 〈佇紅頭嶼咧喘氣〉(李敏勇、胡長松)
一票	〈持分〉(方耀乾) 〈散步〉(李敏勇) 〈打狗夢 望高雄〉(簡上仁) 〈阿祖的青草茶〉(胡長松) 〈最近好無〉(李魁賢) 〈今夜〉(方耀乾) 〈新英文法〉(李魁賢)

## 二、各委員發表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胡長松 (胡)：**這 12 首攏是誠優秀 e 作品，整體件數有較少，若是講欲按怎推揀，咱這 má 一直 teh 生產，文化局嘛誠拍拚用文學獎來促成、鼓勵大家生產。毋過，這 má 有一个消滅 e 問題，敢有可能進去學校小可推廣一下？譬如講教育部門 kap 文化部門之間 e 合作。這屆作品選擇 e 原則，我認為自然 e 運用語言是上基本 e 條件。經過詩，kā 這個自然語言進入佇詩 e 過程，上好是會使 kap 土地、直接 kap 高雄有關係，這是我較佻意 e 一个部份。

**簡上仁 (簡)：**基本上，我期待家己選 e 四篇所欲探討 e 內涵會無全款，全款 e 主題可能會集中佇全款 e 素材內底。當

然，這四篇攏是有文學作品 ê 水準。其中一首干焦我選，〈打狗夢 望高雄〉。打狗是傳統 ê 名稱，高雄是日本時代才改 ê，這首 uì 古早行到現代，閣有一寡節奏性，所以這是我選這首 ê 原因。拄才講著詩推廣袂開 ê 問題。這 má 詩 ê 系統所寫出來、大家較認定做台語詩 ê，毋是一般人 teh 讀 ê 詩、歌詞。一般人 teh 看 --ê 無遐深。按呢欲 kā 滾開，可能有困難。欲培養遐个人，就愛有文學技巧 kap 思維 ê 人才會當進入彼个境界內底，毋閣這種人本來就較少。詩 kap 歌詞有足大 ê 交集點，毋過彼毋是台語詩人欲要求 ê。假使講欲予詩普遍，可能就會通來思考這個部份。

**李敏勇（勇）：**本來台語詩、台灣 ê 華語詩，無仝語言本質應該攏仝款。但是台語 kap 華語 ê 詩發展無講真平等。戰後 ê 華語至上，台語詩 teh 發展有時會有歌謠化、歌詞化 ê 情形，定定 kap 真實 ê 生活脫節。用台語寫詩，就變做農村、艱苦彼个感覺。無應該是按呢！詩欲轉做感情，無仝款 ê 語言應該主題攏是仝款 ê。台語詩 ê 問題，內底有詩閱讀 ê 問題。教育抑是文化政策可能對閱讀有幫助。但是，反倒轉來講人是按怎需要去讀這個作品？台灣是按怎足濟人無愛讀作品？當然有一寡文化 ê 問題。但是，敢有好 ê 作品予若欲讀 ê 人感覺足想欲繼續來讀？這閣牽涉著文學若無普遍市場 ê 時，伊愛靠足濟非閱讀前 ê 文化 kap 社會條件去約束，影響著文學特殊。欲按怎改？除了這個社會愛有普遍 ê 閱讀文

化，嘛愛有足濟人認真寫，來形成一款社會 ê 氣候。這擺本來我選〈記念戰爭佮和平記念公園〉、〈打狗風雲〉。尾仔放棄〈記念戰爭佮和平記念公園〉。台語詩 ê 評選，這幾冬這個主題幾若擺出現。最近幾年文學獎著頂 --ê 攏借已經形成 ê 文學條件 ê 題材來發展，像吳濁流、鍾理和。遮 --ê 本來就較有文學地位、意義會當 giú-- 出來。尾仔我改選〈佇紅頭嶼咧喘氣〉。台語語文 ê 寫作幾冬來慢慢仔有一寡順序順序 (sūn-sī sūn-sī)，但是詩 ê 內容抑是形式猶無感覺「啊！這就是咱欲愛 ê 台語詩」。

**方耀乾 (方)：**第一，按怎來推揀？其他組件數有增加，咱台語較無增加。佇學術界嘛是全款。差不多按十七、八冬前到十冬前，台語文學、母語文學 ê 碩士論文 kap 博士論文件數較濟。2008 了後研究台語文學、客語文學 ê、研討會發表 ê 件數攏開始扯 (tshé) -- 落去。這是社會、環境 ê 因素，致使件數無法度增加。遮有一个通參考，兩冬前台中文學獎 ê 詩有正式 ê 母語文學獎，客語、台語 ê 文學獎。In 有收林沉默、路寒袖 ê 投稿。因為爭取足久、誠無簡單才揀 (sak) 出母語文學獎，若件數 siunn 少會漏氣。In 去大學內底台灣 (語) 文學、客語文 ê 相關學系拜託，件數就袂 siunn 歹看。抑是去客人聚集 ê 所在，看重點去揣。這是一個推揀 ê 方式。第二，這屆 ê 比賽。十冬前 ê 投稿者無機會讀現代詩，毋知欲按怎寫詩。當時 ê 流行歌是台語文學上大 ê 素養來

源，現代詩 kiāu 歌詞無一定有絕對 ê 分別。不過，彼陣寫出來 ê 物件較皮面，較少講著內涵抑是創意。In 大多數認為家己 ê 題材非常值得書寫，毋過寫出來 ê 就若像初學 ê 人。我 kã 台語詩作 ê 語言分做兩類，基本語法結構 kap 文學語言。文學基本語言、語法結構影響著寫作 ê 好 bái。你文學語言 ê 掌控有挖入去內底無？若欲著頂，文學語言愛自然以外閣愛成熟，呈現誠端 tiah、符合內容題材 ê 語言。就按呢來講，這十二首語言攏無問題。除了〈新英文法〉，伊 ê 語言唸出來無問題，毋過足濟字選毋著。頭前三名〈記念戰爭佾和平記念公園〉、〈食夢 ê 獸－讀葉石濤作品集〉 kap 〈打狗風雲〉，語法結構真 gió--tò，文學語言嘛真好。有人感覺著頂 ê 台語詩攏足本土，攏寫傳記，像葉石濤、吳新榮、史明彼款。〈食夢 ê 獸－讀葉石濤作品集〉這篇有一定 ê 深度，寫了誠用心。不過，伊內在唯一 ê 牽連干焦葉石濤 ê 作品 niā-niā。為著欲 kap 做伙賭五十 tsuā 左右，閣分作一節一節，這首我無選。我有選一首干焦我支持 ê 〈持分〉。真濟著頂 ê 題材攏寫足硬 (ngē)，伊 ê 題材較軟，講著翁仔某感情。〈記念戰爭佾和平記念公園〉這個戰爭題材可能干焦高雄才會出現，伊 ê 語言誠好、意涵深入、表現自然。〈打狗風雲〉講著台灣，我選這篇 kap 在地相關 ê。閣一首是〈今夜〉，伊探討外勞 ê 議題。這首無沉重 ê 歷史氣味，伊描寫人來到異鄉，不得已留落來思念故鄉 ê 這種感受，寫了誠好。以上是我選這幾首 ê 原因。

李魁賢（魁）：咱知影文學 ê 文 kap 詩互相牽連。台灣文學、台語文學開始推揀文字化 ê 時，文 tuè 較袂到，就是敏勇 teh 講歌謠式 ê 文無法度深刻表達思想性 ê 問題。這幾年 teh 評審詩，發現文 ê 表達方式愈來愈進步，台語文字 ê 掌握嘛進步真濟。不過有 ê 會對字典揣較少人用 ê 台語字，可能袂曉台語 ê 人就讀無。總是，不管有入選 --ê、無入選 --ê 攏出現焦點 ê 問題。就是無去講究詩 ê 結構、語法，甚至較深一層 ê 象徵語意。台語詩、華語詩攏全款，佳哉台語詩猶無真嚴重。文學獎對詩要求 ê 行數較濟，行數濟就愛有故事性來 tsih-lat 這個 架構，若寫偉人故事一般讀者較好理解，所以真濟人 teh 寫中古 ê 物件。題材重複無一定好，好處是一開始有人啟發，尾仔 ê 人會愈寫愈好。總是，詩本身有試驗性，選著 ê 詩愈多元會愈選愈豐富。台語詩有 teh 提倡，氣脈才會繼續留落來，有做加減有功效。

〈記念戰爭佾和平記念公園〉是一個戰爭和平 ê 題材，個人 teh 對抗外在。講著個人 ê 表達敢有法度扳規个 ê 觀念。雖然分做幾章，伊 kā 串連甲真好，伊佇作品內底印證家己 ê 一寡物件。抒情詩較歹講戰爭，用敘事詩寫會較方便。若抒情詩寫二十行就寫甲不得了矣！這幾年評審 ê 時，若題材寫著人 ê 故事抑是有伊 ê 過程 ê，整個架構 kīng 袂起來。有一寡是受行數條件限制，有 ê 是創作者推測評審人 ê 想法來寫。其實，有當時看著一寡寫著較好、較新 ê，評審就感覺足滿足矣。

勇：這嘛比賽攏規定行數，為著欲達到彼个行數 kap 大家比較。總是，不管是干焦一行抑是真濟行 ê 詩，有 ê 讀幾行就予人感覺足充足矣。所以，為著欲寫遐濟行，〈食夢 ê 獸—讀葉石濤作品集〉伊分做按呢。Wystan Hugh Auden 講性命 ê 感覺 kap 涵養是詩 ê 條件。像韓國 ê 詩人寫兩個乞食咧分享人施捨予 in ê 食物，第二節寫月娘光照著 in ê 面。干焦寫按呢 niâ。詩 ê 長短是拄仔好充足去表達一个物件。

魁：我最近讀一个庫德族 ê 詩，伊寫四行詩 niâ。彼首講普通山頂落雪會愈來愈白茫茫。但是庫德族遐，雪落來變紅 ê。用足簡單 ê 話，戰爭 ê 鏡頭、彼个苦難就攏走出來。拄仔我 teh 講焦點。不管長短攏有焦點。

簡：我補充一下。咱幾位前輩、好朋友，恁對歌謠 ê 詞 ê 評定是毋是伊較粗淺、較容易接受？

魁：毋是。我意思是伊 ê 質，好 ê 歌詞一定有詩味嘛。

簡：歌謠本身欲較簡單予人知影，本來就較袂遐深。拄才 teh 討論欲增加詩 ê 讀者這個問題真重要，所以這 má 我揣真濟寫詩 ê 人來寫歌詞。

魁：其實咱看舊年諾貝爾獎彼个是唱歌出身 ê Bob Dylan。

歌毋是無詩質，歌 kap 詩當然有一寡無仝，歌較直接，感情 ê 特色較重。詩嘛是有感情，較抒情性 ê 嘛是有。有當時詩 kap 歌有一寡本質會無仝款。其實，有寡表現是真仝款 ê 物件。無必然一定歌就毋是詩、詩就毋是歌。為啥物這幾年攏辦「詩歌節」，真少「詩節」？日本是「詩祭」，伊內底並無歌。這內底閣有真濟會當推敲 ê 物件。基本上來講，詩 teh 唱 ê 時，訴求直接。坦白講，我真反對唸詩，唸詩 ê 時真歹馬上體會。詩一般 teh 表達有一寡抽象性 ê 物件，若無先去讀、去思考，接袂入來。歌袂使，歌 teh 唱 ê 時愛閣思考就唱了去矣。所以，毋是講歌就無詩質。

**簡：**咱選 ê 大部份攏敘事詩較濟，毋 bat 選著抒情 ê 。毋閣抒情 ê 物件較容易去感動人。

**勇：**毋是毋 bat 選著啦！我 ê 詩若有人欲作歌 ê 時，我攏會閣改寫。彼就是形式上有足濟 kap 一寡本質上無仝款。

### 三、入圍作品討論

經過評審議決，入選 ê 十二件作品內底三票作品直接進入決賽。兩票 kap 一票作品會逐篇討論，若得著其他評審 ê 支持達三票 thang 進入決賽。最後，k，得著三票以上 ê 作品做總討論。

## ◎二票作品討論

### 〈山林變奏曲〉

簡：我 teh 選 ê 時無愛選全類型 ê。這首講著關懷大自然，語文內底有摻一寡平埔傳統文化。伊用這種反思 ê 方式，來提醒大家敬天、敬大自然。伊佇關懷生態 kap 關懷人文兩方面視野有夠闊。本來我有 teh 想欲選〈佇紅頭嶼咧喘氣〉彼个，因為伊 uân-á 是有講著原住民 ê 文化。毋閣，尾仔我選這個〈山林變奏曲〉。除了伊有講著平埔族 ê 代誌，閣，文字有創意性、原創性。

胡：我會使 kā 〈山林變奏曲〉 giú 票。伊 ê 語言誠純熟嘛嬉氣，詩 ê 形式 kap 結構攏完整。拄才簡老師嘛有講，伊有文化 kap 環保 ê 題材。伊有「樹葉仔四箍輾轉／轉彎直角／揣無回鄉的路」抑是講「山溪破腹／腸仔肚流落萬里深坑」這種詩句，這首詩 ê 結構水準較有。我無揀著〈記念戰爭佾和平記念公園〉 kap 〈食夢 ê 獸－讀葉石濤作品集〉。我感覺詩獎應該愛有行情 ê 觀念，逐个攏 teh 寫這類題材，變作一種「因襲」。我期待寫敘事詩 ê 人家己愛拍拚，去田野調查一寡較有行情 ê 代誌。若是佇家己 ê 詩集內底寫並無問題。總是，文學獎比賽選出來 ê 詩應該愛有作者家己 ê 意象。我認為這點愛堅持，已經連繼兩冬首獎攏 kap 人物有關係。一个



文學獎牽涉著一个地方 ê 文學發展，伊有一个主要 ê 策略佇頂懸。假使選這類作品，是變向鼓勵這款取巧 ê 行為。我會選這首是感覺作者足用心咧經營伊認為重要 ê 環保、平埔文化遮 --ê 有價值 ê 代誌。

討論結果：李敏勇支持，達三票進入決審。

### 〈佇紅頭嶼咧喘氣〉

勇：我 teh 選 ê 時就是考慮著這個，後來兩首提掉一首。當然〈記念戰爭佾和平記念公園〉、〈食夢 ê 獸－讀葉石濤作品集〉讀落去隨會當予人感覺欣賞，毋過〈佇紅頭嶼咧喘氣〉kap〈山林變奏曲〉題材較多元，這幾年嘛有類似 ê 題材。這首無啥全款，寫著島嶼、自然、生態。

簡：這首有一寡反諷 ê 技巧佇內底。總是，尾仔我選〈山林變奏曲〉。

胡：這首我有看，毋過伊 ê 名次毋是我心內上懸 ê。主要是伊 ê 敘事者 kap 最後欲強調 ê 有解構性，這個解構性佇伊 ê 詩文經營內底倚無啥會在。

討論結果：方耀乾支持，達三票進入決審。

## ◎一票作品討論

### 〈持分〉

方：這首較抒情，是我會選 ê 原因。拄才長松兄所講 ê 彼種現象，佇台語詩這幾冬非常嚴重。若變做一個風潮，了後予投稿者推測按呢寫較好著獎，會變成一個足 bái ê 現象。歷史事件 ê 人物因為有一個歷史脈絡 kā 支持，若是要求寫五十 tsuā、一百 tsuā 攏足好經營。抒情詩若欲寫五十 tsuā 非常困難，佇要求五十 tsuā、七十 tsuā ê 文學獎內底較少著獎。全世界上原始 ê 詩除了敘事詩，上大 ê 詩種其實是抒情詩，這 má 抒情詩反轉變做放無去矣。翁仔某這個題材用持分 ê 角度毋是泛濫 ê 比喻。我感覺這首 ê 語言會使，情感袂過頭泛濫，是一首「清新小品」。當然伊較無歷史 ê 意涵，抑是一個人物佇社會內底彼種重量。毋過，我感覺咱著愛來提倡這種物件。

討論結果：胡長松支持，得兩票，無入決審。

### 〈散步〉

勇：這首足輕鬆，講著春風、看海、晝夜市、高雄熱 kap 一寡景，尾仔講對高雄 ê 一寡愛。這首足清氣相（tshing-khi-

siunn)，一个散步之歌，足生活、無悲情抑是歷史 ê 沉重。滿足佇高雄這個有山、有海，看海晝夜市 ê 生活，足有高雄 ê 意象。

**簡：**這首本來我嘛予伊袂 bái ê 分數，後來我選〈打狗夢 望高雄〉。這兩個攏用「打狗」、「高雄」做主角。其實這首我猶原有恰意，伊無像〈和平記念〉、〈葉石濤〉彼款較艱澀 ê 文辭，伊 ê 用詞較淺白，一般人較好接受。另外，伊間接應用春、夏、秋、冬無仝 ê 季節去連結高雄。這首較簡單讀、較有感情。

討論結果：無其他人 ê 支持。無入決審。

### 〈打狗夢 望高雄〉

**簡：**我會選這首是考慮著欲選一个高雄特色較明顯 ê，這首直接用高雄做主角。這首 ê 文字較無遐深，伊用無仝款 ê 歷史階段做回顧，去反省打狗過去行過 ê 路。真濟詩干焦做回顧 niâ，無前瞻。我講伊「打狗就是回顧，高雄就是前瞻」，尾仔伊用較開闊 ê 視野 kap 希望，來前瞻、回顧。

討論結果：其他評審無支持，無入決審。

### 〈阿祖的青草茶〉

胡：咱 teh 講敘事詩是一種脈絡，這首用後代囝孫 kap 阿祖講話 ê 角度來寫噍吧哞事件，予人感覺詩內底有一種延續性、未來性。噍吧哞事件內底有談著反抗精神，佇遮反抗精神有一種未來性。這種未來性會達著詩 ê 一種領域。詩 ê 物件有 ê 寫較精神面，有 ê 寫較單純。像反抗這種物件是 kap 時間有關係，伊有延續性。新化彼个所在 kap 噍吧哞事件有一定 ê 牽聯，伊用這個角度來寫伊佇遐回想彼个歷史。伊彼詩句對歷史 ê 摘要 kap 意象 ê 壓縮攏誠有技術。譬如講「阿祖揸一袋青草、川七（一種中藥材），全是虎頭山的精英」予伊一種意象 ê 經營；「1915 年的中元普渡，規个噍吧哞普渡家己」，這種話語 ê 力量誠強烈。若以敘事詩來講，這首逐家會使讀看覓、考慮一下。大部份敘事詩 teh 寫表面，毋過這首內底有達到一種未來性 kap 一種後代囝孫 ê 延續性。

方：這首我會當支持。伊文學語言 ê 控制誠心適、誠好，另外閣講著意象 ê 表達，內底所欲表達 ê 意義有真深刻 ê 呈現。伊 teh 經營敘事 kap 抒情這個部份，結合甲誠好勢。

魁：這首我 teh 讀 ê 時，感覺趣味仔趣味。煎（Tsuann）足濟無全款 ê 草仔茶，我想講伊應該是欲連接一个線索。但是彼个故事讀到尾仔煞散形去。

胡：可能是伊彼个關鍵 ê 線索無經營出來。

魁：照我 ê 經驗，詩若有一个主軸，前後無關聯 ê 物件 kâ 牽聯起來，詩味就走出來。這首看起來真濟攏是單線描述。我讀兩、三遍，看到尾仔煞毋知伊 ê 目的佇佗位。伊意象無澁出去。創作本來就是一種創新，若無掠著新 ê 觀點，就會像拄仔講 ê 構思一再重複 ê 時變無新味。詩 ê 創新是一个真重要 ê 觀念。雖然題材全款，用新 ê 觀點寫就會新。若題材全款觀點無新，干焦 tiàm 遐重複就敢若別人 ê 作品矣。咱 teh 看創新 ê 原則有足濟，話語 ê 創新、想法 ê 創新，有 ê 是顛覆原來 ê 觀點。

討論結果：方耀乾支持，只有兩票無入決審。

### 〈最近好無〉

魁：這首有優點嘛有缺點。足濟事件伊無詳細描寫，干焦一个名詞、事件一直跳過，但是真強烈。伊有一个缺點，〈最近好無〉應該是欲強調最近，但是伊歷史拖 siunn 久。看袂出來敢是特別欲對比古早 kap 最近？尾仔七十冬應該是二二八事件，看袂啥會出來伊是毋是欲強調這個，kâ 頭前 kap 後壁串連做伏筆。伊有一種反諷，上尾仔講「我足好」，對比一大陣兵仔掠人、槍殺、美麗島事件，雖然詩 ê 後壁有焦點，但是前後 ê 統一性無走出來。我 ê 看法是按呢。

討論結果：無其他人支持，無入決審。

### 〈今夜〉

**方**：這首描寫外勞來到港都、高雄，透過楊三郎 ê 《港都夜雨》來串連伊 ê 感覺、感受。這首詩內底有 kā 外勞來到異鄉彼種心內 ê 虛微表達出來，毋是像感情做大水彼款。譬如講，「我真知影遮是恁的港都，來……／無要緊，咱繼續…／繼續添：手頭 7 分滇的塑膠杯仔內底／恁的港都——嘛已經是變阮的被 kap siū ㄟ」伊運用主詞 ê 轉化，誠深刻呈現一个外勞 ê 心情。這首詩可能題材有較無全款，外勞佇咱高雄 ê 比例算非常懸，這個題材值得咱來附合。

**胡**：打狗算是勞工城市，有一个詩人去關心勞工 ê 族性、現象，會使 kā 鼓勵。

討論結果：無其他人支持，無入決審。

### 〈新英文法〉

**魁**：咱攏知影柯旗化 ê 著作《新英文法》。若看內容，題目應該用「新文法」代替「新英文法」。這新文法其實無定著是新語法。對英文、日語，閣走來中文，這是語法 ê 變化，表達

彼代人 ê 歷史 kap 性命過程。這個誠趣味。譬如講，若聽李登輝 teh 講話就知影彼個時代 ê 人講話 ê 方式、彼世代 ê 語法。有當時仔 teh 表達彼個「斷代」、彼個物件特別會去按呢用。毋知伊敢是有意思按呢處理？不過，讀起來予人感覺趣味，罕得看人 teh 處理這款寫法。

**勇：**這首趣味，可惜題目限制 siunn 濟。伊欲講柯旗化，所以用「新英文法」。但是內底主要 teh 講文法。內容有特殊，意義 ê 構造 kap 柯旗化 ê 人生。但是新英文法 kap 這個物件連無啥會起來。

討論結果：無其他人支持，無入決審。

◎發表三票作品意見：原本入選 ê 三票作品以及後來得著其他委員支持 ê 二票作品進入決審，請評審委員逐人就〈記念戰爭怡和平記念公園〉、〈食夢 ê 獸－讀葉石濤作品集〉、〈打狗風雲〉〈山林變奏曲〉、〈佇紅頭嶼咧喘氣〉這五篇發表意見。

**方：**這五篇攏有一定 ê 素質 kap 內涵。頭前兩篇是 teh 講人物，伊 ê 語言非常順序 (sūn-sī)。我對〈食夢 ê 獸－讀葉石濤作品集〉較有意見，這首分做四葩，伊內在 ê 牽連性無蓋強，讀起來若讀後感。既然伊 kā 葉石濤成做一首詩 ê 內在結構，應該愛足 bā、足密 ê 才著。這個部份 ê 相對名次 kap 分

數我會予伊較低。〈打狗風雲〉講著高雄，這篇 ê 語言控制誠好，伊講著 17 世紀到高雄這 má ê 歷史。伊對高雄 ê 歷史事件有足深刻 ê 感嘆，其實內底藏著誠深 ê 意涵。這首詩應該是誠好 ê 一首詩。〈山林變奏曲〉相對來講結構誠完全。不過，伊 ê 語言算講較唯一淡薄仔。這五篇我袂予伊上尾仔名，有可能是後壁算來第二名。〈佇紅頭嶼咧喘氣〉這首詩伊結構可能有小可仔問題，毋閣，詩內底描寫受著生態、環境 ê 迫害，這種 ê 描寫誠深刻。伊深刻反省漢人 kap 原住民之間、對環境生態 ê 做法，這首詩我會予伊袂 bái ê 分數。

勇：〈記念戰爭佾和平記念公園〉 kap 〈食夢 ê 獸—讀葉石濤作品集〉有伊借著原來人物 kap 作品 ê 意義。若 mài 借用。咱看會感覺講較“飽滿”。〈打狗風雲〉借著高雄 ê 意義，〈山林變奏曲〉 kap 〈佇紅頭嶼咧喘氣〉各有特色。

簡：咱每一個人佇厝裡已經經過相當 ê 時間去消化，才初選出四首。今仔日來討論，別人發表無全款看法 kā 咱刺激「遮我無想著」。胡兄講著提較早 ê 人 ê 成就來用這個問題，但是創作者嘛有加入一寡思維，毋是完全無家己原創 ê 物件。這兩首我 uân-á 有相當保留欲選一首入來。其他欲選一首 kap 高雄有關 ê 來入選。

胡：〈記念戰爭佾和平記念公園〉 kap 〈食夢 ê 獸—讀葉石濤



作品集〉這兩首，其實我嘛看足濟擺。我個人較恰意〈記念戰爭恰和平記念公園〉。伊結構 ê 問題較無遐爾濟，而且伊藉這個人加減寫出一寡家己 ê 看法。〈打狗風雲〉袂 bái，毋過伊尾仔較弱。頭前 teh 寫蓋成會使伸展甲袂 bái，到尾仔小可較弱。伊有舉出問題，毋過我期待伊彼個問題有寡方向。〈佇紅頭嶼咧喘氣〉有一个解構 ê 問題。伊叫人 mòi 用研究者 ê 角度去看紅頭嶼，伊按呢會去予人誤解 mòi 研究紅頭嶼。這種對紅頭嶼研究 ê 「開導」，我有存疑。

**魁：**這五首看來看去，頭仔兩首焦點較明顯。兩個有一个無全款 ê 所在，〈記念戰爭恰和平記念公園〉上尾仔無望，所以家己燒掉去。〈食夢 ê 獸－讀葉石濤作品集〉透出一个夢，伊規个性命上尾仔寫一部文學史出來。無論按怎看 in 敘述 ê 方式，感覺較無走精。後壁這幾首，〈打狗風雲〉結構真大，處理了無真好。一開始 ê 部份真緊，可惜無好好仔經營。〈打狗風雲〉有合高雄在地 ê 要求。這 má 有設高雄獎，詩就無要求一定愛 kap 高雄有關。台灣史發展到尾仔愛有“典型”。人物、風景、地理愛有典型。典型若出來，台灣史無論是地誌史、人物史、文學史才會突顯出來。這幾年雖然人物較有人 teh 寫，猶無典型出現。這個〈山林變奏曲〉本來足用心欲用一個上大 ê 焦點，但是伊若分觀點落去處理，四個焦點繼續經營可能較好勢。〈佇紅頭嶼咧喘氣〉欲講 ê 話講誠濟，詩上驚話講 siunn 濟。話 siunn 濟顛倒聽袂著重點。這遍看來，可能創作

者猶未去注意焦點 ê 講究，但是這是詩 ê 精華上重要 ê 特質。

#### 四、確認獎項得獎名單，公佈得獎者名姓 (miâ-sè<sup>n</sup>)

投票 ê 方式以拍分數決定。逐人選出三名，三分第一名、兩分第二名、一分第三名，其他作品以零分來投。

#### 第一擺投票結果

作品名稱	李魁賢	李敏勇	簡上仁	方耀乾	胡長松	總分	序位	獎項
記念戰爭佸和平 記念公園	3	1	3	3	0	10	1	首獎
打狗風雲	1	3	0	2	2	8	2	評審獎
山林變奏曲	0	0	2	0	3	5		
食夢 ê 獸— 讀葉石濤作品集	2	2	1	0	0	5		
佇紅頭嶼咧喘氣	0	0	0	1	1	2		

〈山林變奏曲〉 kap 〈食夢 ê 獸—讀葉石濤作品集〉 兩件作品全分、全列第三名，評審進行第二擺投票。

## 第二擺投票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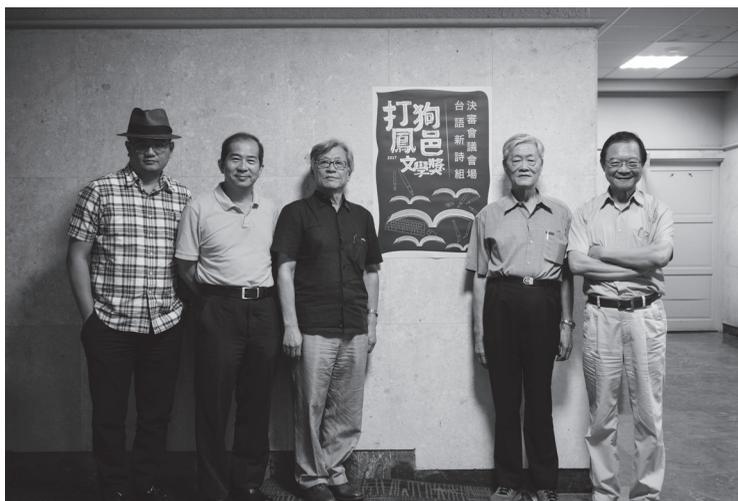
作品名稱	李魁賢	李敏勇	簡上仁	方耀乾	胡長松	分數	序位	獎項
食夢ê獸－ 讀葉石濤作品集	1	1	0	1	0	3	3	優選
山林變奏曲	0	0	1	0	1	2		

主席宣布本屆台語新詩組得獎作品名次如下：

首獎：〈記念戰爭佻和平記念公園〉

評審獎：〈打狗風雲〉

優選：〈食夢ê獸－讀葉石濤作品集〉



## 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徵文簡章

### 壹、活動宗旨：

鼓勵文學創作風氣，發掘優秀作品，創造豐沛文學寫作環境。

### 貳、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 參、徵文對象

不限國籍，惟小說、散文、新詩組需以正體中文（繁體）書寫，台語新詩組以全漢字、全羅馬字、漢羅合用書寫均可。

### 肆、徵選類別及獎項

#### 一、小說組 至少 6000 字

獎項：首獎 1 名獎金 20 萬元及獎座，評審獎 1 名獎金 10 萬元及獎座，優選獎 1 名獎金 6 萬元及獎座。

#### 二、散文組 5000 字以下

獎項：首獎 1 名獎金 12 萬元及獎座，評審獎 1 名獎金 6 萬元及獎座，優選獎 1 名獎金 3 萬元及獎座。

#### 三、新詩組 行數 50 行以內

獎項：首獎 1 名獎金 8 萬元及獎座，評審獎 1 名獎金 6 萬元及獎座，優選獎 1 名獎金 3 萬元及獎座。

#### 四、台語新詩組 行數 50 行以內

(台語，同台灣文學館台灣文學獎之台語、臺南文學獎之福系臺語、臺灣閩客語文學獎之臺灣閩南語用語)

獎項：首獎 1 名獎金 8 萬元及獎座，評審獎 1 名獎金 6 萬元及獎座，優選獎 1 名獎金 3 萬元及獎座。

#### 五、高雄獎

為呈現多元高雄樣貌，將由本屆小說、散文、新詩及台語新詩四組獲獎的 12 件作品中，選出 1 件最具代表性作品為高雄獎，頒發獎金 30 萬元及獎座。

### 伍、收件方式

一、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2017 年 7 月 17 日（一）止，一律採掛號郵寄報名，以郵戳為憑。

二、收件地址：高雄市 802 苓雅區五福一路 67 號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文化發展中心

信封上請註明投稿「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及參賽文類。

### 陸、評審方式

一、原則分初審、複審、決審三個階段。

初審由主辦單位作資格審查，複審及決審則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作家等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評審

工作。

- 二、參賽作品若未達水準，得由評審小組議決獎項從缺。
- 三、得獎名單預定於 2017 年 11 月間公布，12 月舉行頒獎典禮，確切時間地點另行公布。

## 柒、投稿須知

- 一、參賽作品請自留底稿，恕不退件。
- 二、參賽應繳資料：
  - (一) 報名表 1 份。
  - (二) 投稿作品 1 式 6 份。請以電腦繕打於直式 A4 紙張，標題及內文採新細明體 14 號字，文字橫排（由左至右、由上至下）方式雙面列印，1 頁以上請編列頁碼，左邊裝訂。字數不符規定或字跡不清者，不予評審。
- 三、同一作者得同時參加各類徵文，惟每類作品以一件為限，並分別封裝掛號郵寄。信件封面上請註明參賽文類。
- 四、參賽作品上不得標註姓名、筆名或印製任何可資辨識作者身分之記號、符號、圖像或文字。
- 五、參賽作品限未曾出版、未曾獲獎、未曾獲補助、未曾在任何報章雜誌、虛擬媒體（包括網站、部落格、facebook、BBS 等網路媒體）發表或公開展示者；參賽作品不得有抄襲情事；本次投稿後至得獎名單公布

之前，不得重複投稿其他文學獎及媒體刊物。違反上述規定者，取消參賽資格；已得獎者，撤銷其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已頒授之獎項，主辦單位並得對違反人求償作品集銷毀及修正印製之費用。

六、得獎作品如有著作權糾紛涉訟，經法律程序敗訴確定者，取消其得獎資格，其損害第三人權利者，由作者自行負責。若因作品抄襲致主辦單位名譽受損時，主辦單位得請求賠償。

七、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於該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授權主辦單位得以任何方式利用、保存或轉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出版權（含電子書）則為作者與主辦單位共有，主辦單位為推廣、行銷、上市流通之用，有發表及印製權利，不另支稿酬或版稅。

八、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同仁不得參加徵文。

九、報名簡章及報名表請至網站下載：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http://www.khcc.gov.tw/>

洽詢電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07)222-5136 分機 8817

**捌、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並公布。**

## 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作 者 王怡仁 張蠡雪 沈信宏 夏靖媛 陳馨妍 梁評貴  
毛毛弗斯 游書珣 陳利成 柯柏榮 陳正雄  
發行人 尹立  
企劃督導 王文翠 林尚瑛 簡美玲 陳美英  
行政企劃 林美秀 施雅芳 張文聰 陳娛如  
出 版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地 址 80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67 號  
電 話 07-2225136  
傳 真 07-2288814  
網 址 www.khcc.gov.tw

編輯製作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林載爵  
社 長 羅國俊  
總經理 陳芝宇  
總編輯 王聰威  
專案總監 周玉卿  
執行統籌 邱美穎  
執行企劃 溫耘安  
文字校對 謝恩仁  
美術編輯 陳怡絮  
封面插畫 蕭啟郎  
地 址 22161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369 號 1 樓  
電 話 02-86925888  
網 址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

印刷廠 沐春行銷創意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 年 12 月  
定 價 300 元

Print in Taiwan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Bureau of Cultural Affairs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聯經出版

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得獎作品集·2017 / 王怡仁等 著  
初版 高雄市：高市文化局；台北市：聯經·2017.12

面；公分

ISBN 978-986-05-4519-7 (平裝)  
GPN 1010602511  
830.86 106022951